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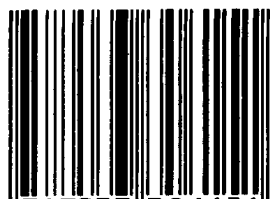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三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四三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八代文鈔一百六卷（三）

〔明〕李賓編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羅昭諫文抄

蛛虫賦　　唐　羅隱

蛛虫蜘蛛也致身羅網間實腹亦羅網間恐惑其理有得喪因以賦之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爾身之危兮腹之餧兮吁

唐　羅隱

潁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儒曩者與余聲跡相接於京師各獲譽於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於蒲津秋試之場自後俱爲小宗伯所困不一其甲申春告余以婚嫁之牽制東歸前門操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溥在幕賫其文軸謂余曰陳君罷而歸豈期斯文之終窒乎予[illegible]及之爲我歸其文而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適其言相歡月餘而後

別我謝范楊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絕天復元年四門博士江夏君[illegible]家相好於吳越而余於及場中襲之名士及希儒之表也予不覺愴然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惡業爲之序以寓俾余繫進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儒之才美則非常之人失者矣夫惡行莫若敦於親戚文章莫若大於流傳今已備於江夏之筆矣予不克再敵止書交道于是噫

別調

湘南應用集序

唐　羅隱

隱大中末郎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陜州盧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廻皆謂隱不宜佐屬邑於乎隱自卜也將江表一白丁耳安有容舒卷謫與公相予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咎[illegible]諸觀且虱於洞庭青艸間因思湘南文

湘南應用集[illegible]

許十不一二益以失落於[illegible]也今分爲三卷而舉牒祠祭者亦與焉

請追癸巳日詔疏

唐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於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罷水鑪香蒲蕭絳幡輩致於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爲明天子憂人雖禹舜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瀕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縣亘四瀆之宏遠陛下

癸巳日詔疏

命百執事祭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羣稿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輩爲請者豈陛下爲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祝陛下之公輔列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蕭輩彼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月死請追

癸巳日詔符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敎訓蹠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服椴豈蒲蔬輩之所及乎哉。昔殷湯之代不以旱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而陛下憂已過臣請因旱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上宰相啓。

唐　羅隱

某聞日麗于天洪纖必及月麗于地枯槁皆蘇斯則推扳無私彰於大信苟關於宰匠咸仰以生成其或淵接西郊流金未已光承北陸豐蔀猶深則亦分作窮人甘爲棄物歲華超越京洛風塵忽爾號咷固非阮藉泫然沾灑不爲楊朱路忘覗冐之辜惟以哀矜爲主伏顧三餘簡廬六尺伶俜臨濟輝華昝懸陳榻洛陽羈旅今造膺門已驚於自棄流根敢望於裒多益寡但以謝家故墅非屬臨川陸氏先疇名遷好畤同氣雖均於昭泰連枝或累於榮枯是以更就洪鈞求呈鎖質雖藏蓬之弟志尚無聞而何準之兄恩輝已遍豈宜荷希河潤更望餘波投驥尾以容身執豚蹄而望歲然則迹同水子質異山郞梓柱雲楣獨居蝸舍綺襦紈袴已臥牛衣若乃淸旦問安長筵稱壽韶璿必集少長俱來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鬢銀簧之末則青草爲袍莫不顧影苞羞塡膺茹歎儻或王庭辨貴許厠九疑京縣坐曹令懸五色校於同列未越

篇章則衛館孤遺常聞出涕山陽舊曲不獨傷心某

將居必在勤行惟艱後潛知崇託所望於江州必勸

忠貞得酧於吏部無任惶恐之至

投禮部鄭員外啓

唐 羅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爲惡文上于嚴重尋嬰疾劣遂曠門墻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愿倦施功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拾釣紫陌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窮而魚肥易曝計疎而鬼脛難加所以甯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摛華口裏雌黃旋成典故座中藻鑑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噓枯之便儻一拂華陰之土聊拭蘇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

達啓

投河南于常侍啓

唐 羅隱

某啓某聞淮王鍊跡於真仙舍靈蠡去鄒律移暄於寒谷衆卉皆芳豈羽毛可從於蜺旌豈凋枯盡開於茂律蓋以至道無遺於一物殊私必及於羣生某嘗佩斯言請陳丹懇間者豹藏不穩魚躍無成澆山谷啓事之書累王衍雌黄之口捫天莫及踢地興悲向浮世以傷懷俯勞生而自悄况陰不駐齒髮漸高當家貧親老之背是失路亡羊之日淚將欲盡口不敢

開直以非漢代之簪裾困晉朝之流品物藁雖逃於傷狗孤寒竟陷於蟲沙所以仰蟾桂之高高悲無仙骨視魚蓍之歛歛忽有癡心竊希常侍從來許與之言作此收張之計俾其七郡與奏一官致之於將黍短簿之間責之以駑馬鉛刀之用所冀肉貲骨肉外磬筋骸但繫受恩何須及第必若終憐薄伎尚憫前途則科號三篇判稱六部早嘗留意頗亦偏人將今晨禱祝之詞爲異日覲覦之路情雖可恕僭亦堪誅對膠柱以軫懷願漆身而在此謹啓

稍變梁陳之習

投鄭尚書啓

唐　羅隱

某啓某前月某日輒以所爲讒書一通貢於客次尚書俯憐羈旅遽賜霈霈既受厚恩則宜前去然而疆境有牽於感慨風煙式軫於追思所以公子亭邊重嘘懦氣侯嬴關畔再轉危腸何啻昔有殉義之人而今日無死恩之士輒復更彈馮鋏上指膺門某也江左孤根關中滯氣强學早亡其皮骨趨時久困於風塵禍星不照於命宮旅火但焚其生計徘徊末路惆悵危途竊覩八行之詔書空仰聖人在上詠吾言之章句未知游子何之典言而幾至銷蒐至秋而自然流滯尚書縕稷契皋夔之事業負卿軻遷固之文章入則藻鏡冰壺品量人物出則油幢瑞節控御山河固已藏宙於何蕃之背待夢於驅羊之際苟有一物未登其所一夫不遂其懷亦宜上下聰明旁搖惻愴武王衍之雌黃借潤仲尼之日月廻光則其人也三千里之別離免爲虛滯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歸發自門闌百生知感謹啓

流逸

投永寧李相公啓

唐　羅隱

某啓某去今月三十日獲遂起居伏以黃閣尊崇雖容展敬白衣卑賤不敢與言今則輒於隕穫之間聊舉證明之事晉代則司空試劍漢朝則丞相問牛彼或以頑滯幽姿或以瘦駑下乘猶能動搖至化感達深仁而況生稟五常早知恩義跡居十等不至輿臺伏思癸卯年中惟陽城畔謝傳裂土疆之日羊公分節制之時珠履瑇簪朝盈望府雞香豸角暮出行臺

轉輸則萬井魚鹽統御則九州侯伯當時務重難之際是籌謀閑暇之初南國佳辰長聞賦詠東山勝賞屢見篇題爲教化之笙鏞作經綸之彩繪所以漢陽計吏得詣軍門厭次狂生叨蒙客禮惆之以轉蓬之質安之以負米之心進趨獲奉於麾幢倈入仍資於甘旨其後何武捧詔平陽趨裴參佐廨中方虞浪跡新城棣下忽受溫言嗟其未了之身勉以難遷之性且憐色月猶可發揚其是以不揣狂愚重萌躁妄出則祝趙衰之日永冀流暄入則擣傅說之星惟希借擢令者風雨得生成之候鑪錘升鼓鑄之司郭令軍前潛拙妓樂崔寧城外暗毀池臺登庸之時序未搖反旆之鎡基已兆若某者族惟單緒藝卽中流旋以佩服殊私緘藏厚旨假昆蟲而稟信指鵝履以輸懷竊以浪逼龍津風吹律管魚皆五色禽必九苞揚錦者彩羽之姿候啓鼓吹葭之便獨某行迷要路坐守窮株九品班資略非親舊六街車馬莫接聲塵捫心而一寸寒灰泣淚而萬行淸血良時易失司馬遷猶是再三知己難逢越石父於焉感激相公儻或俯廻

鈞柄曲賜褒稱雖朽蠹不凋則推常理而孤寒無命祇繫洪鈞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唐　羅隱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廻望旌棨涕泗不任
某莊檪粗疎庚膂昏鈍不能量力脊欲干名隨貢部
以恓惶將隮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剃
滅許都退則歌終漢壘地雖至公人莫用容憑執爨
以無由假隮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
仇覧之官資近陳遵之尺牘禍由無妄榮亦何酬近
者以江表歲饑具中力困肯甘旣闕晨夕繫懷常侍

不顧人言將逾事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
之資俾以東歸救其西旅蔡澤北遊之日鋕䶵不存
陸生南返之年橐裝皆滿聊將自衒粗可諱窮但以
感切逢迎情深去魯辭盡戟而心猶但醉上孤舟而
淚始如流葢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强近之慰薦祇因
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
則少以玆自誓安可儵忘今則尚有廻期猶寬旅思
石尤風定橋口浪衰展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
地名北渚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波之色

謹啓

謝刑部蕭郎中啓

唐 羅隱

某啓某伏以內揣荒蕪早乖投獻近者某官曲傳尊旨伏蒙郎中賜及卷紙令寫近詩捧對憂榮莫知所處某利非楚鐵鈍甚燕錐濩落危枝低摧壯節藏豹之功夫不至屠龍之事業愈踈受自南國辭耕東堂奉貢劒迷船畔膠在柱間靡旗而何啻再奔繞樹而豈惟三匝所以騷人避熱不忘吹虀玄客求聞長憂蓋醬姑息於輿臺之類殷勤於閽侍之徒而猶往往拒闕時時毀櫝豈謂郎中俯敦吾道[illegible]提頹波不慚容嘲先從隗始寓㪘蘇而下授指巳何以旁微榮異當年事殊近俗而況風流漸泯翰墨難言別路萬般中堂千里雖欲壞虞卿之履詎有動心哭羊陟之門何嘗留意復安有對紛華而輟玩叩寂寞以搜遺因使斯文亦歸淸鑒揣厚旨而時猶可待荷殊私而力欲不任寧惟玄晏吟詩空增紙價兼冀武卿窺後兒遂灰寒謹啓

謝屯田金郎中啓

唐 羅隱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剝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撥蜩逞伎偃蹶軻於風塵之際流離於灰琯之間雖瀝膽隳肝竟將誰訴而煎支熬髮終不自醫已甘與物沉浮隨波上下今月某日見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戶開譚驪雲於道士梁間校藉於眞官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先霑曼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涕泗縱橫某散樗非才章纒失計通衢十二惟弊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黃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暖律旁吹和風外扇擢之於枯荄之側致之於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緘未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投前夏口韋尚書啓

唐　羅隱

某啓某今月二日輒以近文一通上憑閽侍辭達既久僭越是虞勤蹇步以戴恩捨醫門而奚適伏念隨計渚宮之日求聞漢浦之年王儉望高芙蓉比幕陳琳筆徤璘琄爲瞽因務窺豹之能遂竊登龍之譽習池侍讌峴嶺從游許之以向者爲文頗勝張詡戒之以偶然成事恐似李滂其後歲月萸熬輪蹄頑禿催逾十上幸免一鳴角羸而只有因時天盡而未知降處聞者尚書理兵夏汭栽郷武昌文聘江山粗資吟玩費禕欄檻聊奉登臨某此時嘗駐征槎仰邀盡戟方知叩洪鍾而待教指隧陵以明恩而疾惹所牽依投不暇伏枕而初慚數蹇揚帆而竟歎途窮今則顓永政成旋爲故事中台位缺已副急徵風雲將騁於康衢神鬼肯論於宣室輒預提勃筈先立丘墻雖哲匠論材則須良木而洪鍾許叩豈獨兼金謹啓

投秘監韋論書啓

唐　羅隱

某啓某月日以所著讒書一通寓于閽吏退量僭越伏積憂惶某聞樊子昭之處屠沽發光輝於許劭郭林宗之游鞏洛張聲價於符融其後物態弄訛風流委敗下有自媒之誚上無相汲之由某由是反抉輿懷捫心注恨又安得不屬耳於輿人之論傾懷於長者之談而尚書以盛名鎮乎當昔以盛德傳乎奕世不趨趄於闒茸不浮泛於奸回動則致聖主而活蒼生以爲己任靜則導沖襟而養和氣以守家聲恭惟大朝尚在吾道若某者燎薪就學擲楯攻文一則以神氣低凡不足動王侯之瞻視一則以家門寒賤不足辱卿相之搜揚十年索米於京都六舉隨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比多岐所以覽嵇叔夜之書則伏膺戶外讀張季膺之傳則大嚼窗間長恐一旦月桂情衰江蘋思起不得揖兗國山庭之相不得窺漢朝王佐之才是以重拂塵衣聊希藻鑒儻尚書以儒予可教則隨洛下之書生儻尚書以斯人若狂則訪江東

之釣叟靈著神蔡惟禱所從謹啓

能於肥習中別啓新聲

上招討宋將軍書

唐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勛肆毒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良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秩安文祐皆自盜而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滄汴滑以東濱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鋮梃白挻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犄剝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草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待將軍其濟汴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宜潰商斃。

首之家長於韓。韓族屍其族而籍其有無。比二賊盜壽春。陷潁上。制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掠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太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勛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愆度之將軍之行。辭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

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躋韓之賢。

鎮海軍使院記

唐 羅隱

惟天子建國必惟九牧九牧旣序區分局署兩漢三公府有掾屬魏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秦王儀鎮中都高齊以辛術監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人也其官屬則令僕以至於尚書丞郎唐制由行臺而置採訪使洎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大丞相以錢塘之衆禦漢宏西殲逆朗天子不欲易其土故自符竹四命然後移軍於錢塘生以物宜租賦以便斥

大舊址廣以新規廊開閈閎扳起階級俾幢節之氣色豼武之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闢大廳之西南隅以爲賓從宴息之所左界飛樓右劃嚴城地絆勢峻約而有敞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苒苒非若越之今而潤之舊也彊場之事則議之於斯聘好之禮則接之於斯生民之疾痛則啓之於斯軍旅之賞罰則參之於斯非徒以酒食駢羅而語言嘲謔者也其府屬巳下或八都舊將或從公於征武稟之於朝廷或扳之於鄉里故天子用清宮傳道之

選以佐之轂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秋卿曹
職領相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噫大丞相
之勳德既藏之天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樂石其
可久乎是年冬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爲記

杭州羅城記

唐 羅隱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
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晉之祁丘齊之小穀猶
以多事不時而城況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
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
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
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以南北蠢然而峙帑藏得
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
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爲牧人之道其盡此乎
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殲於花陵
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謀未
足以爲百姓計東眄巨浸輳閩夷之舟櫓北倚郭邑
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不意攘偷之無狀則向
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榮由是復與十三都經緯羅
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於冬十
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翼合於冷水
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

服童耄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於人而損之已者吾無愧與其年月日記

伯樂川記

唐　羅隱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懋德以元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以駕四牡鏘八鸞旆旌悠悠車轞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己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闢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馹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

刎其五兵若敖懲其六卒洸洸乎信可以惜篝廬而宸高闕也於是地主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旣盈醴酒有萸胥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爲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捨之則候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畧而入覲于王議工徒而東爲此會爰救爰度匪遊匪追蓐食

無非舍之勤抒誠爲一夕之衛不忘于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舍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爲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罷秋集以褒其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力近利者藪之所生於是乎禁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權火通於大漠書田厄賦講射訓騎蓄信義爲國寶修德刑爲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聳龔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

戎之利郤穀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易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爲後晉大夫以同官爲僚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舍將何述焉揚厥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釣臺記

唐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若若以言之尊莫尊于天子賤莫賤于布衣龍爭蛇蟄分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艱破昆陽之師造二百年之業者三尺劍之基者其惟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爲一旅入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等差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

已而

風雨對

唐 羅隱

風雨霜雪。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復何言。

説天鷄

唐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鷄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鷄之雄也。伺晨則他鷄之先也。故謂之天鷄。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傳。見敵之勇。峩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辯害

唐 羅隱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爲害也則絶流不顧漁人之鈎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哉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絶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鈎網者也於戲

荆巫

唐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徒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誦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異於是者乎

拾甲子年事

唐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衰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鶯離昂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卄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悲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

方人怪訝有實甚事欲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亞市廛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扳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華率無賴人且章武以雄才傑器而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且襲如

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繼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諫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說石烈士

唐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熱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股者再三吏不

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恐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若不勝按驗吏罔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具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與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與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

碑一如孝忠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爲將所以教人爲下

家史遺志

唐 羅隱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洋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梅先生碑

唐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紀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劍履間從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綱突幸臣牙止於極一正人嗟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罷黜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唐 羅隱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為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為眾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為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

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為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為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淤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為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于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旰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臥黃軒致順風之請穎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鰥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況天子厚載之恩而為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為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生之餘

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城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灞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悅於眾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與非以一人之力自強

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爲強者所伏強爲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

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輟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椿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醢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修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抉革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健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況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持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

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成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己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情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處至令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大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為天下之足一人為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不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堯舜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

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為天下無為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階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損無用之器薄賦斂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翫無用之器厚賦斂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離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啗口不足謂其美也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為其踵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濫豈異心之濫耶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其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其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

損已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耆頤之壽也益已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周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為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莫止士饑糟糠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

土水榮其錦厲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途鯨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蓋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聖人乃道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制由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

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賁束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眞龍就位振鷺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昧王之於天下也披衮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爲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願逃其耻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式干木之閭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羣才必至駿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有諸侯不附大臣搆逆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

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薄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愼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墜谷頓爲虀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爲勞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

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鷙鳥將擊必先以
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
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髀重於四海萬物少於
一身雖禀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
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栢者有凌雲之操也若栽
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朞朔已見其憔悴矣
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峰

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栢之性非不貞矣
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凝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
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致也况夫人者異乎松栢
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
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
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
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
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
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湎色之樂極情肆志此

非不自厚也然卒逐夭折之痛自殞於泉壤之下是
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
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
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
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
所宜者膏也水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消其
尺燼斛庾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
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
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

禮誡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
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
之不存則五臟四支猶非我有而况身形之外安可
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
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
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
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
子故[illegible]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
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

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遜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為人主者誠能內實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誠宗頤養之旨永保神仙之壽常為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

理亂第六

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

契以適隱情剡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坊陸賈諭以為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兵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伏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斂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挺器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為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恥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

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昔伯益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為害亦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旅而

分晉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雖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必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晉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政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騏驎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鸞鶯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强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姦宄無端眞僞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遠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怨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隙此則著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眞僞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患僞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綰

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誕賞以頰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寘於指也月以鑷之爪之不鑷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近在己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爲之難況於臣下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

是非益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由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毋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眞僞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蹂形彰而影附唇竭而齒寒苟有其眞不能無其僞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乂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麕然麟鳳有圖麕鷄無識猶復以眞爲僞以僞爲眞况忠逆之情靜躁之性愚靖者類直智狂者類賢潔巳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澠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眞所非不必僞也故眞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我之所疎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理洪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身於漢主而非傅說之才

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察識不必是
獨見未為得也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已慮先難
而後易考著以究微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有罪者
不逃其責然後可為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
駑駿可分不藉孫陽之鑒也桀刃微之於斷割則利
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
事則真偽自辯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
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
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居視以

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
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呂尚之
八徵驗臯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
渝黃葉蕭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偽者去而真者得
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
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
蛇非山霧虵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羣異

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鴽自鼠為而鴽
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
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疎矣其心未必異故梓叟思而
重華聖盜蹠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
而角哀死亦猶烟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
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齊大易難之同人
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
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
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

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
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
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隙夷吾小白
初有射鉤之怨末為魚水之歡田氏懷詐義於齊君
齊君彌信亞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
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
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
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豎耳漢武委之
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

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况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碏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碏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况乎君臣朋友之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齊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蔽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滲土則影象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寵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搆其乱鶴乃賤矣衞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别誠有分矣而猶愛之况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聊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諒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爲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求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諂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已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罰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有過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

祥無德是親自下闕

司空表聖文抄

書屏記

唐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陝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艸隸著稱爲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眞跡一屏以爲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艸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艸或隸尤爲精絶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且拔猊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鋩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匿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爲灰燼痛哉今旅

寘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所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與精於賞覽者必將參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衍溯撰錄謹記之

休休亭記

唐　司空圖

休休也亦美也既休而且美在焉司空氏王官谷休休亭本濯纓亭也濯纓爲陝軍所焚愚竄避踰紀天復癸亥歲滿稔人既安歸葺于壞垣之中搆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爲奇蓋量其才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瞶三宜休也而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旣而晝寢遇二仙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曰鬬顧謂吾曰吾嘗爲汝之師也汝昔矯于道銳而不固今乃爲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于亭之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矣休休休乎且又設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于國家矣復何求哉

竇烈婦傳

唐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塘塘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旣夕盜作乃仇家也捽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盜急乃持其袂垂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賫之酒帛蹬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逾月方克備全恐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亦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爲貞夫女必爲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爲知言乃著其事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况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盎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爲臣爲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容成侯傳

唐 司空圖

容成侯金㴩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長者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寵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之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問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族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奩匣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耻耳既稍進用又鄙其爲人退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烱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illegible]
薦於上能强記天象地形艸木虫介萬殊之狀皆歷
諸掌握益其術亦用事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
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
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俯下衰然流寓太原者
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覩烱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
不善嫻世界爲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人雅君子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陶硯傳

唐 司空圖

陶硯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
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
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
名字也硯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
知生者通於八音陶命人爲鑿潜記歲時取其聲不
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
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

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
而硯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
物秉興春行硯且名聞朝廷又値天下無事經過郡
邑無不招延硯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
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
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
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
又古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
捷遂悉以錢而貫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蓮

入佰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
以爲戲樂見時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
摩訶經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囓遽刃去一
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益水
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其常慕謝康樂之爲
人終當樂死山水但徇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
旅之中鼓於大鬼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
跡浴湖僅二十載間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
功惠養遂志不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

襄陽山便歸吳郡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
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
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絶殆不任持曰劍
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
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
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
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
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
回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

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
望計還程崔湖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
曾舟何所詣日旗歌扇正相迎

文中子碑

唐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于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于戰國致其道于孟荀而傳焉得于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于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佐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恨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

辭曰

聖胜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宜賦而不私克輸于我貞休之基

題東漢傳後

唐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垂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汩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勢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爲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况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呶呶以至大亂惟摽正而能扇巳者庶可與權

題柳柳州集後

唐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撑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曲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注愍征賦後述

唐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肯道文學以佽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譏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蚤蚊之飲鐵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畏於此俟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偷持倖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弃黜而能以愍征爭勍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面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邪愚前述雖已發其道壯慢黷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嘗之宅生又嘗著擢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稱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

控告驅於讐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操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移雨神

唐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刳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竊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怯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介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掠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爲仁息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茂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傲竊爲神危之奈何

疑經

唐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謬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

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誡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慢忽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儻以取金爲不文盍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貢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指一言而措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銘秦坑

唐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旣坑厥祀隨覆天復儒替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仙巖寺銘

唐　司空圖

巖之巔森戟鏡天中宅靈偃游之作風幹洞墜地海山鑿越之裔區之陋人逆而腴某其帥某其牧寺圮而復

三賢贊

唐　司空圖

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果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illegible]致力必濟瀆庸厥後果然宜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風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勞臣惕荒夷阻闢百千年社稷

與王駕評詩書

唐 司空圖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今之贄藝者反是，若即醫而靳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爲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左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浸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

與李生論詩書

唐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澀，方可罷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快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艸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

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寒下則有馬色
經寒慘鵰聲帶曉饑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
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
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凉清
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
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原則有
遠岐春旱滲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曉粧留拜
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
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過歌成雖庶

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
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
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
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殷勤
元日日歌午又明年皆不拘於一槩也蓄絕句之作
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
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爲
工即知味外旨矣勉旃某再拜

弔作友詞

唐　司空圖

范陽盧氏子驤與人交必先熟仁信道德然後言蹟
無間始卒之道必全或惡之以非辭固不洩于心或
風之以巧言亦不間其言盧子之性達于玄盧子之
成志于古與好歌詩吟風吸月往往有前輩體調七
爲文皆不爲時道病乎其人皇帝十三年以故東觀
歸考輒達于鄉里悉得盧子事一旦沈痾瞖不大卒
于山陽嗚呼天付盧子之至道而時違之天生盧子

之孝節而時反之命耶以其欺天之盜跖胡爲福以
其逆天之顏回胡爲促時之爲其跖耶時之爲其回
耶明然子之爲固不及跖之時也某之措意不足以
書孤山雕碧寒水澄練子今已而

二十四詩品

唐 司空圖

雄渾

大用外腓真體内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
横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沖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
荏苒在衣閲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稀

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
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真
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沉著

綠林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
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
如有佳語大河前横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斗
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虚佇神素脫然畦封
黄唐在獨落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
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
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洗煉

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緇磷空潭瀉春
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載歌幽人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
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
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者屢深霧餘水畔

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尊酒滿伴客彈琴
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卽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着手成春如逢花開
如瞻歲新眞與不奪强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
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己若不堪憂是有眞宰
與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
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
海山蒼蒼眞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
曉策六鼇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
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
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眞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開
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
猶春於綠明月雪時

疏野

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室松下
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
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
步屧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
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
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
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

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
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適苦欲死招憇不來百歲如流
富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
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
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
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至
臨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
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惠中
令色絪縕御風蓬葉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
識者期之欲得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
日往煙蘿花覆茆簷疏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
孰不有古南山峩峩

流動

若納水輨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如愚荒荒坤軸
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聞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
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劉蛻文抄

文泉子集序

唐　劉蛻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水半埜水入廬潰壊簡策既明日燎其書有不可玩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冠余命也已矣故自褐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外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益師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精珠殘昧則將救之以雷亢衆盛乾則將救之于争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攟捃于襄陽之埜

弔屈原辭序

唐　劉蛻

序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班孟堅各有言蛻不載故也噫大夫之賢懷王之事蛻得之涕泗下不謫喜遯辭噫大夫之爲臣于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向東方朔王褒繼有悼語蛻一小儒也思賢人之作悲智人之使著弔屈原辭三章弔公之志也雨瀟湘波浮概捏欹既而悲伸紙波辭祈公兮來之

憫禱辭序

唐　劉蛻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爲民之禱者屬石燕不飛商羊不舞民有焦心請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彼巫歌伶吹竹鼓稷呼寀者訖唱屢夕俄然微酒輕霎若神之來意似憫巫之役延也作辭以弔民云

上禮部裴侍郎書

唐　劉蛻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爲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鉤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偕儷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續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固當背惶蹭蹬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也安能持一言於已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爲梔茜種之爲穀粟賈於市釣於江亦以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箋於縉紳家十二三年矣謂卅而習之亂而成甚壯所歷級乘時無難梗與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望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强大之親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爲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

月爲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媒妁辟渓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酉詔書用閤下以古道正時文以平律校郡士懷才負藝者踴躍至公蛻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復閤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從閤下退之蛻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閤下也未可知也干瀆尊嚴敢忘繆戾情或須露豈因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上宰相書

唐 劉蛻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歎泣之不同故當時則歎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恥聞之不在其位則恥不能言之其爲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愚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負戈殳彊勁壯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相半耗其精力良時不幾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蕪始反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今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蛻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閤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以使後時泣歌恥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用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苟今廢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

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所以得邪

復崔尚書書

唐　劉蛻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已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隱恐自置削簡授僕夫堂上猶遠況千里之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閣下響不私岸谷與高下爲應不致其侵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詞素未嘗遇知者嘗爲齊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隷而叉夫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

不逮安得勿相隷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叉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閣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數道乎則斯然後心因閣下而動已爲閣下而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已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卽欲立殊節於君叉不得其位卽欲垂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爲身𡈼則道不勝語卑則道不明以其諠譁不敢安已矜道也不敢矜於口也伏惟閣下以忘道而闘已孰若道勝而

已勞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閣下不以行己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與論議險直與儕伍擠毀與夫承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詈辱卒吏猶有陷人於急況蛻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乘人之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爲也使蛻一旦爲病狂妄人而行之俄而自成怪笑不止人之怪笑也然則希權門以媚孌膝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對南面如濠壁之相時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已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殘尸之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已久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豈曾論議險直乎蛻伏以冠衣不完潔趨拜未識威儀又伏念春秋時四人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蛻再拜

獻南海崔尚書書

唐　劉蛻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爲之哉以其進爲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爲諸侯師默成萬世法而已爲退默者爲避人得時而退默者爲自進爲進顯者爲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爲失志是以雄才盛德不可以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其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埋塞隔而自遁者又豈唯退默而已矣方今天下晉雖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根穿皮寇之患尋已伏誅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曹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試[illegible]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不[illegible]遊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文[illegible]者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illegible]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閤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十亦故不以天下之

廣居自臨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己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爲時乎未可也嗚呼蛻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皴瘃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於天下笑日暮而郵令閉今閣下進爲天下利而又斯爲諸侯師之時奈何得爲踰垣鑿牖之蛻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

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脣扳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劉歌詩共二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修笑

賀豸人拜右拾遺書

唐　劉蛻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它日無不棄之若驟以地遷耶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將有在也蛻欲用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俟不止爲執事且爲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得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所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蛻幸未老一二年得見

朝廷治平著歌謠爲訓誥也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丞相意

與韋員外書

唐 劉蛻

蛻性甚真須識不及高常以當今出文學求用遂其遭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於文窮泰不忘於文雖分不出畛質愛且專也執事以爲愛乎未也蛻爲人子二十二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爲俎豆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爲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

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車而問於路執事以爲可教與否如曰吾幸知其徑途安得[illegible][illegible]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專者有諸跡事之餘暇也辭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移史館書

唐 劉蛻

蛻早懷忿憤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蠱或病妄猶將自復其意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昬當在洪水下比湯與武王時昬當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軻時昬當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外其身反天維而亂中正自晉以來相率詭怪而狂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往者不其欺亦不資其

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爲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僞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寖護其事以愚其民爲殃罪疾苦隨所作詐僞而及諸身也是欲教化固天下之心以助行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爲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絶其法不使汙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出一天下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

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乎亂則有詩書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爲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爲則已若爲之斯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惟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汚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身處草野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

與京西幕府書

唐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旣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令按其本傳云官職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於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

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甚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于心謂小子之言何如哉

投知己書

唐　劉蛻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爲導衛羽儀金革乎勇衆之器今爲節奏和聲射宮逢蒿幽燕少年趾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漢旣治世詩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亾書者故冬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䟽拜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冢璧圖簡編修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蕃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

哉材力旣以相譽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妖言東漢爲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野死今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黨無私之道莫過乎當時譽能之心莫過乎閣下嗚呼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斯爲閣下惜有其人有其時而閣下苟不斷意屬念斯爲來世予蛻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過遇當塗之人皆成而嘗樂乎其時出車蒞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

蛻侵已才下於蛻畏蛻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爲來世邪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爲異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乎能盡門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旣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德有知己居窮守道矣且不朽復何事也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唐　劉蛻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破折尊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不過于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訴不順鄉里日起紛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

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與俯拜揖之事尚不能肅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耆老衰能固當然也然而有拳跽稽首于髡褐之前長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嘗酒肴不敢近妾婦者其于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慚髡褐乎髡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卽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漁者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爵者不由髡褐授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然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事而嚴者將訓習之毋使每歲臨事而嚴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

謝舊恩書

唐　劉蛻

蛻嘗感近世知己覊離交道沈廢不忍終日疚之于心思出其門閭上謁于公卿水行吳楚之城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晩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爲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之望況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蛻乃遇之不自介紹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綏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始終出處之事者況蛻之遇執事于南康也其來六月而餘無不得

日奉論議欲變陰谷爲生植之地起死人爲奔走之夫返覆踰時將止復動雖人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其病榮其達則或過于執事之心至于誘掖殷勤不遽以違命見絕者即昆弟親戚相強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蛻前日來求人爲知己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而大人之身宜如何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違命因難者則不敢書且試托之辞縈秀才風

實滿硯不獲多書

論江陵耆老書

唐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饗其仇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慓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后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忿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視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饟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饟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耳

太古無為論

唐 劉蛻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為而人化其禁畏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既為之君又為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生而自禁畏令而君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為太古時人也既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辨孰能得人心而化其無為哉夫天下之服一人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巳果心服歟而心無為也巳誰為太古之人也而勤何居焉夫庖犧氏之用契書也始代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無為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為之信果使有其心則是喪教而尚不教者也夫人之祭也必待詔相敬而後能敬若豺獺也則不教而祭君子苟責其敬而能則豺獺亦敬也何貴人為故曰不得時者之言

疏秦論

唐 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巳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背天下之離心而背巳也豈秦區區之心歟益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官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罝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巳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巳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亡歟今或怨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筆性自別

朱氏夢龍解

唐 劉蛻

長安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賀朱氏予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夢之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笑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不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畫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邪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海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鬬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氏之學妄哉大龍不輕出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鬬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爲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螾如螘如蛇如魚未可知不爲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較農

唐 劉蛻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達順德以化於民敦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後世之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則俎豆其功聖人救壞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達其情法達其欲者也是以生爲旅人疵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罍然後爲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罍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肯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

疏亡

唐 劉蛻

盜惡名也取之有以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死而生之則民樂其取也後登擇其故歟故昏夜之盜爲小人衰亂之盜爲丈夫能知其取者而嘗蹈其背也故不以無人而棄其守者有大棄天下者仁義盜其名有小棄其國者小人有盜其罷故春[illegible]其罷聖人以正其名嗚呼盜非惡名也左右[illegible]可懼哉

禹謗

唐 劉蛻

有肪兮墨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溢兮欄而謂之不芳有軌兮鉄而謂之不轍聲亙嘶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咽既愁愁以悄悄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爲孺兮謫殤子以爲老毀衆人之難借兮樗今各之不悅佞爲贊兮何去奸爲寵兮莫劓嚚爲瞽兮莫衒諂爲玉兮何切龍既朧而必烹兮木方斐兮必折心朧朧以似車兮思綿綿而如颭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縛既不辨於顔跖兮遂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悒悒念帝座之不爍兮胡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傍刺

騷怨

刪方策

唐 劉蛻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爲昏詖淫逆徙而將徼於古謂古不盡善若其涕泣以信其詐罪已以固其恩陰謀反覆從書以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民也去善者不足懼晉紂讀是夏書而嘗咲其亡國嗚呼惡既不足以鑑則刑可也古無其迹可也無其迹可也

古漁父

唐 劉蛻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呂而獄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冈山而譬獄呂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以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呂末之年富于澤上反鬬叟舜教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閒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矣而鬬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矣天下而天下入臣矣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嫋宾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鈞魚方聑臣鈞未及犇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盡戮于爕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鬬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鈞魚必爭而且威後其餌然而猶相與聑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而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澤有二舟遐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鬬以薄雨舟果與俱覆明日訟于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叢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日賊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紿一器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禹書

唐 劉蛻

上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壽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忍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勤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咈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者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帝心之人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恐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山書

唐 劉蛻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泓洋乎無窮自號爲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爲山也融者而爲川也結於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疏決以忘其及故山之性爲近正川之性爲華爲是以處其結者有君子處其融者爲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爲人民爲禽蟲萬物

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寂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爲萬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而象動則有爭殺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爲吾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數人乎心矣故知指生六而爲有餘生四而爲不足不足與有餘也爲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揄出先濟其用故甘覩之矣出於揄末而後網罟不足于野以半養于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熱而棄其皮亦足矣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杲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然則造其爲而耻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耻人學者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流以爲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而蛟魚相市以其居泉而遠于殺者也今則造泉

之具成是大道存而興其質大道亡而遁其禍

利以覩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下去嗚呼爲利物所間爲道亦不偶故始愛其應者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以滅其後道薄而所去者胥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者則殺人甚于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功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冦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于野則無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珮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旣爲之貴[illegible][illegible]欲觀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敎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刀械可以殺人于天下天下從而共奇私佩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爲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

山書　三

爲學豈有歲故勞于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于使人然而雖佚不忘學以其勞而未嘗運是故死而不得止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韶飛鳥走兎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鷹信以入其中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者不使人付有道者不使人求

布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于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于名則君子愛身不甚于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爲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爲善不獨樂欲爲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願天下之貴矣

山書　四

有惡雀鹿之甚者揮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帚罟旣可以駭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破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破其心哉

子書之尨異者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唐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艸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爲故飲食不忘于文晦㝠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于侯社夏翟之羽文于旌旄登龍于章升玉于藻百

工婦人彫礱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于天而不獲助于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噫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illegible]如蛟宮之水又有熾如屯雲如久陰如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湲遲如震[illegible]動盪怪異夫十爲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覩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

之使逆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illegible]之
使戎虜以順文于野文于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
山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
其甚稀豈非不獲于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
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
朱墨圖者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坤上震下之同人䷌
乾上離下筮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
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夔吉卜于火如
泰兆惟曰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

吉卜于木而悶悶土叶吉累累爲冢則汲之兆乎峭
峭爲壁則營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
英將不崩不朽爲滋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
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絜祭祀之粢
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壞乎生芻藁以食牛羊乎
化塗泥爲甄陶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茅社分封
乎流于樂爲土鼓爲由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爲郡邑
以典宮廟坎爲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爲壇竈乎瘞爲
升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爲吾用唯速化爲

百工之用慎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爲金
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滴爲醴泉以味乎謟口慎無藹
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錯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
無萌爲蘭蕙以佩服見藝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能言
舒而爲黃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覓之未返者亦命
巫陽而爲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奄爲塵垢
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覩汝魄在口吻而來歸兮磐不
汝久隱乎絕之年而鱗見異文其無祟乎吟非珠玉
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

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
秋銘云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雖貞將利其子孫乎
漢陵唐寢樹爲荒草冷煙此冢都留千古每讀之
道以大白流蛻墓前呼曰劉生勸汝一杯酒

劉軻文抄

三傳指要序

唐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磨乎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楯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績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沿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據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公經緯而從組績者矣既傳生於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恭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與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併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幾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上座主書

唐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祗奉牓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毋歲舉八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顧曾狃緣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寛明少寘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于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稱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己者之論是私己于有司非公有司于己也軻也曇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爲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嘗習獷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舍學與邊俗齒且日言忠信行必果雖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大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窗下日與古人磨礱淬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于時其于兩曜無私之燭不爲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裘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未何能發聲光於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鹿戟搴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擷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刖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哉乎無刖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乎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衡百祿豈秖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末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明于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崔相公書

唐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為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鴟狼子是宜微蟲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盜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害導誠素則無以為也然而潛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兇孽新夷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寒是望者獨相公是以明相公以是為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磁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於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為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時亦不難行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望為房宋者也又非何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嵒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為諸侯盟主有半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閻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子下識上非獨貞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於今稱為聖賢兄當相公首崇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所求瓴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遂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房無能為見趙魏之地亦一師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為巍巍蕩蕩之績乎抑其開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為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為平準者邪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為滋味者邪若輕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為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為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烁也謹獻所

嘗著前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
恩幸恩幸輒恐懼再拜

上韋右丞書

唐　劉軻

右丞閣下共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爲不多其閱今之事及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参乎其心者也行之千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揲乎蓍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貞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黄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形法言思願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于房魏而太宗果爲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于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于閣下聚

手而指以爲提持大柄在閤下掌握中耳閤下知人意參於天意耶先天而天弗違則自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寶號中興閤下必欲爲黃老而館令下有膠西蓋公耶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耶必欲爲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耶此三者在閤下所嘗而行之耳夫横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周多然其下有

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坐積至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閤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毎病此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自麻未及下而門巳扃鐍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賫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

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瞽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閤日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爲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閤下之所覛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閤下蹤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爲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狩意恩幸其恐懼再拜

重與陸賓虞書

唐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泝洞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恐不酸鼻出涕為吾及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于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illegible]與否脫有知韶卿人間烏有不心躬黑禮靈冠統以得之邪夫然亦何啻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為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蓋為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孰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為不知味者也

與馬植書

唐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鈆黄外飾而索予心于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繇以懸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而予何人敢不以心友于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愬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烱與相面者其能異于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卒君時日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畜積竟未得露一毫于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

嗛嗛于内若飲者實滿于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吐于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見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嵩岑于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忘且未决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氣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爲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莠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于時若名未揚于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悲歲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于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郴而南泝湞江浮滄湞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春秋爲道者也始得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于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指伊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類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剝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于古人然于聖人之道非不孜

孜也既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于心有經實施之于事有古道猶不愈于堆案滿架矻矻于筆硯間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爲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憤思欲以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澌周焉此其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于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贊竄語經之

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于泰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講掌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于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聱吾目然後國語刖吾足然後兵法抵宮刑然後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聱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又史記十卷黄中通理三卷孟子三卷隋監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毎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緜絡指統或有鼓吹于大君之前曰眞良史矣

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啻于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于今人待邪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寔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覬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茅耀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晳王詮詮于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模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胄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

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于時及修撰未既者如閒並藏于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聞良史至于實錄品藻增損詳畧亦各有所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益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覗予力志何如耳昔阮

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責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于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貲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闡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臣慮之下猶有用一成耕牛爾其備仗爲相秣書萬卷亦是以養高爾卿誠知非丈夫所宜也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唐 劉軻

前蘭陵令臣况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章甫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鬬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多沽賢市名達諸侯聞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濟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鰲蔑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蝎蠆之爲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孱固俾臣爲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

敎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弃臣如脫故屣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弃臣邪臣尙念古者交絶不出惡聲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自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冀相君擇焉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敎西伯弟子洎汾冒熊繹蓽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文成始臣妾

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丐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鬭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尙所短王怒疏屈平平既疏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

懷王因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尸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疏屈平親靳尙而至於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嚼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豈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尙之口與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塹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

楚而何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薦寵喜以陰計中上很結枝布瀪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斬尙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號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眞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斬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攻郮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兄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旱辭

唐　劉軻

元和九年旱不周織斗位直午祝融權威焦金爍石火雲峰馳雄獸逝足棲鳥不飛太陰厄薄雨龍慵癡石泉涸源有木拆枝有地文裂有草戕萎炎光鬱洞太陽赫曦川莫可牛稼莫可歛瞻彼雲漢萬民莫綏嗟既罷矣奚療民饑行者燔趾居者炊肥迺命長吏分土之師縣巫于日徙地而市偶泥而龍歌鍾彈吹迎搜祠廟牲醪繁祀威巫虔祈以期是擬期而越應答巫不媚萬民首仰日瞻其尚渾碧萬里光蒸交盪於戲天胡不降原也煌烈極目一狀民罕求穀殍莫求瘞拒饑而懲困煩而瘁持願訴天急睫而望於戲天胡不降汝南周子宇靡其間土靡其壓不嫁不穡焉就口食祇伺蚤暮暇惟涔滲天既不棠我憂孔益徙市曝巫揮時紛徙俗宜此尚天其弃虐汝南周子稽首謂曰大凡天地陽壯春夏陰結凝冴當陽之盛陰而施雨過而不時陰陽失序帝心既憂吏民亦苦命太史兆何失其所昔漢宣帝遭憫旱暵憂焦不寧逃避正殿公卿大夫省宰損膳以禳民災以拯大艱為今效昔冀憇民患無使蒸庶蒼徬渙亂於戲胡不為滂荒爇之境不勞旻蒼地惠中國以綏天子邦

農夫禱

唐 劉軻

丙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黃爲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伍君祠其意誠而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有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逹精誠於明神嗚呼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邪曩者仍歲薦饑人爲餓殍田無耕夫桑無蠶姬癘疫瘠痍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毆荒餘之人挾弓持戟

女子生别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群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蠲其租今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爲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爲螟蝗又慮夫廄馬之奪其食賦吏之厚其斂焉嗚呼必馬無廄粟者爰無厭羅紈者吾飲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廄馬無寒蠶婦以煖妾妓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蹄不齕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爲苟不此爲民其嘻嘻神其怡怡尚饗

盧山黄石巖院記

唐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爲山岳洩而爲川瀆然則臣阜之氣其大也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怪異自麓至頂周下宇里餘大于黄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外行峻節入事雖能僕高其人而信宿忘返乃覩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毫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兎走吾復何歲耶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悴

去留之沿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絶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故其宜也復何言哉視大烟雲生於履舄風嵐出於襟袖群形浩擬儼人睥子每至烟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兢上冥冥安知不能與洪厓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綈懋容於後而遠喧卑於腥穢乎而不得然蓋鈎也餌也名爲利鈎名爲利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安得跳躍於此乎是知夫禪僧心去桎梏四支宜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也

王氏廣陵散記

唐 劉軻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滄兄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於戲天地鄰悋而絕神明側塞而授中散沒而王女生其間寂寥五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待而聞者鼓鍾將動殷告於太師

無媿於篇聚矣然猶未盡厥聲聞之縛既而探曹溪頭之旨沉研覃思朗然內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是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馬飄鼓星辰凌歷云云彼我何事焉後尼官寺其徒聚謀而請曰尼官寺寺之名刹也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捨是而不居吾屬安歸始出山居焉從人欲也無幾何謂弟子志誠高湘等曰吾休矣丘井夢電之喻必然耳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於尼官寺律堂是月景申歸毗塔於新亭之後岡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一門人臨壇者有若廬陵龍興寺明則廣陵定山寺道興鄉邑寺行銓臨淮開元寺澄觀九江寶珎寺智滿當州彭城寺惠與尼官寺靈津崔林寺常靜天鄉寺日耀龍興寺惠登皆津梁後進為世燈燭賢七十子而後仲尼大聖睹儒釋子得不為師氏名為今賓稱領摩訶苾芻衆壇歷廬岳大江西南卓然首出若商那之後繼以掬多得不謂釋氏之繼千輔嗣承資稱之知見命叙述且曰吾得子銘吾大師吾無恨矣文曰

有晉氏家地高瑯琊裔栖霞兮宿殖有自許身佛氏
爲釋子兮結决纒蓋恵刃中淨誰何對兮璞琢金鎔
潭澄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師兮
擁深匡高以遊以遨鐙蒲羅兮梵行旣立薪傳火襲
光炭炭兮

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

唐　劉軻

維元和十年冬十月巳亥我具壽大師歸于廬山東林寺旣庀事門弟子道深如建等以銘誌爲恩自彭城劉軻軻嘗説吾大師之中錫大師行業德狀精能善之乃走其徒持中狀于山陽草室具道其所以來軻旣受事仰而哭且曰軻何心逃怨銘吾大師俄而曰我而不銘而誰爲于是銜涕漣漣作石塔銘誌云大師諱上弘俗姓饒其先臨川人祖公悦父知恭世

爲南城聞儒故大師自童子耳熟家訓故風流舉動造次必于儒者年十五脫然有方外之志遂依舅氏出家暨二十二歲具戒于衡嶽大圓大師大曆八載勅配本州景雲寺後依南昌進律師學四分毗尼旣畢精研究或從我駕説而逼者日有百[illegible]時謂景雲且在無忠無律貞元三年止南昌[illegible][illegible]寺四方風聞者鞏至時江州峯頂寺長老法[illegible][illegible]清寺法裔荊州㚃門寺靈裕並有大名于時合在事于臨境故三長老鞠大師以臨之至四十年春九江守李公康

以東林遠公售社不可以無主罔請住焉前行筆草凡一十八會彼域之男女孫我而作比丘者萬有五千五百七十二人大師既明通大教祖述毗奈耶寔章修多羅心同曹溪事同南山故及我門而陞我堂者未嘗虛返我所以駕白牛以驅羊鹿試謂我爲小乘者予謂是爲紳先生若顏魯公姜相公並願依遺民莽民傳事侍大師于虎丘鴈門之上故游二林者謂生遠猶在將大去乃遺言于二三子曰吾生七十有七臘五十有六年非不耆臘非不高今則去矣爾

無謂吾死門人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智則智明雲皋圓信行允等長號無愬乃相與立石塔于香爐峯下是月丙寅歸舍利于塔從故事也輒不得讓爲誌于銘銘曰

塔有德功有銘功可祖德可宗宗可師師有資嗚呼千載而下資而後者知是塔有毗奈耶之宗師

歐陽永叔文抄

秋聲賦

宋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曰：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

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其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集古錄序

宋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使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更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采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梅聖俞詩集序

宋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

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稾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江鄰幾文集序

宋　歐陽修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殁爲之銘者至二十八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殁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殁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淸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釋惟儼文集序

宋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

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皆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之人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釋祕演詩集序

宋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續思頴詩序

宋 歐陽修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頴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强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盖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頴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强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盖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

叨塵二府遂歷三朝盖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材竊位謗咎已盈頼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盖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寛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頴連壤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頴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盖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强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

淡叙自佳覺古鍊藻繢者反失之

內制集序

宋　歐陽脩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自非新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内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凉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宋　歐陽修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

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絶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緑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送楊寘序

宋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相州晝錦堂記

宋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夷陵縣至喜堂記

宋　歐陽修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敕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

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荊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峽州至喜亭記

宋　歐陽修

蜀于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千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州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極力摹蜀險之不測以形出人情喜幸之至

醉翁亭記

宋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往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豐樂亭記

宋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

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叢翠亭記

宋　歐陽修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崭巖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于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絡繹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頹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好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

游鯈亭記

宋　歐陽修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于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江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施惠游于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鯈亭景祐五年四月初二日舟中記

荆川曰歐公零零碎碎無甚緊要而說來感致徧

然最其所長此記尤稍奇

峴山亭記

宋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

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俾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

泗州先春亭記

宋 歐陽修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于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為然人力出于州兵而石出乎旴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于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于此于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于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

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息故曰善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海陵許氏南園記

宋　歐陽修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其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浙荊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

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于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

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嘆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于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閒之草木有

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眞州東園記

宋 歐陽修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

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于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

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
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
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
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
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于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
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
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
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
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有畫意

李秀才東園亭記

宋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
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
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
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
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于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
見僻居荊夷蓋于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于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
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
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
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
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
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
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

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聞問其勤李氏詩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茭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于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

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隨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于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道二年十月二日也

荊川曰為人作一園記直從鄒國說起何等布置

有美堂記

宋　歐陽修

夫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可兼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然其樂不可得兼也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

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聖宋受命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者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雲烟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

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宋梅摯出守杭州仁宗御賜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故梅取以名堂而歐記之

畫舫齋記

宋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者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嘆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

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寘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遯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于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永叔畫舫子固學舍皆以身歷江湖為出一段學問別有餘致

偃虹隄記　宋　歐陽修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荊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于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荊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曰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于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于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于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

大明水記

宋 歐陽修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于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

以楊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楊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楊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

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水
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
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
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
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
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怪誕甚妄也水味
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
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
羽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
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遊浮槎山水記

宋 歐陽脩

浮槎山在愼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
二山其事出于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
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
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
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
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
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
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
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
李侯嘉祐年李侯以鎭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
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
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
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
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

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耳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于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善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菱溪石記

宋　歐陽修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于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于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溪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于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

者棄沒于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
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
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孫
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
去也哉

荆川曰変曲幽妙

署園伐樹記

宋　歐陽修

署之東園久燕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爲蔬圃
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
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
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
植者不得暢以茂故其材拳曲臃腫疏輕而不堅不
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
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
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
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
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
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
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
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

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
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
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
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
之

洛陽牡丹記

宋　歐陽脩

花品敘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靑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
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靑州紅
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
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陽敵而越之花以
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
高下是洛陽者是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
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
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則不
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眞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
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
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
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
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
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
崑崙旁礴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四

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瘿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一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

妖語曰天反時有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鞓紅 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蕊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擫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擫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

葉底紫皆志其異者

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

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眞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

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爲其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

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斸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閲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圃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眞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

鞓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一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馲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鞓謂之鞓紅

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

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也

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本肉紅如鴻鵠毛色

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

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蕚色深至其末漸淺

此花自外深色近蕚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

一擫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三指擫之

九蕊眞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蕊爲

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陽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

丹州延州花者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

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

左花者千葉紫花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

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

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他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

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

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篆]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

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

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荊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

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隄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為留守時始進　御歲遣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朶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蔕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斵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篦子人家治地為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

著者一人謂之門園子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券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蒻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唯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

引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翦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

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再辭轉吏部侍郎表

宋　歐陽修

[illegible][illegible]待罄況彼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惟知蹈路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局[illegible]寡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慶塡壑之後時弓劒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維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駑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

無功之爵賞非唯愚慮所不敢及頗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誓之始下駭群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彿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愊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固難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或幸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以息謗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

宋　歐陽修

門下昔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侈帝女之儀湯沐之封愈列蓋敎國體匪曰親私維始彼於寵章當推擇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質婺秀聯仙源葉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爲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謀茲膺蕃衍之祉俾新禮命式永褒榮於戲寵秩既崇在乎有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祗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

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戶部員外郎李倘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
等磨勘改官誥

宋　歐陽修

敕具官李倘等內家外建厥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退之法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能異效者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于官久勤歲月以勞叙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內
殿崇班儀州寨主誥

宋　歐陽修

敕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大異賞俟爾立功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誥

宋 歐陽修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征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兹以爲寵猶有乎責爾其勵之可

大慶殿恭謝御札

宋 歐陽修

勅内外文武臣僚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己使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之民佚因敢怠忽庶幾治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頼上穹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宜獲兹康豫加以邊鄙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之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即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兹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内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即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兹札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　歐陽修

省表具知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巳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蓄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虚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畀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縉紳之望愈隆朕内決於心外詢于衆僉謂有得卿其何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宋　歐陽修

勅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黃絹袋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牧樂此有秩之實擇其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上范司諫書

宋　歐陽修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於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

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而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一朝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副時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雄偉

投時相書

宋　歐陽修

其不使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鑿盜取備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闊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栖惶奔走孟子之賊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

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殺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任賢者任之以能不肖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棄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賤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謝景山書

宋 歐陽修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駔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甚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與郭秀才書

宋　歐陽修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諸甚詳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鴈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鴈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甚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姑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絜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蔚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夫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宋　歐陽修

修啓鄙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illegible]乃直以其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illegible]也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書[illegible]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風調流美

與黃校論文章書

宋　歐陽修

修頓首啓業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於中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滁上與梅聖俞書

宋　歐陽修

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移以至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與蘇子容書

宋　歐陽修

拙詩趁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行香後乘涼枉駕作一盃飲奉待却有絕品茶數種可試絕類子贍

與仲儀書

宋　歐陽修

新歲晴和不審尊體何似湖園清曠春物鬱榮然尚在道音必未欲會聚其如閑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界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惜也。

跋景陽井銘

宋　歐陽修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録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跋唐中興頌碑

宋　歐陽修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顔眞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黄絹爲圖障碑在永州摩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葢十年前崖石眞本也尤爲難得爾

跋瘞鶴銘

宋 歐陽修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摸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顧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跋王獻之法帖

宋 歐陽修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玩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翺文

宋　歐陽修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策問

宋　歐陽修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　明天子仁聖思致民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殺而教詳迹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迕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此術何古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將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夫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講衆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孖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悌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抑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弟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春秋論

宋　歐陽修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

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

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歐公每正論必本其說之自而隱括人情以折衷

之故往往痛快

縱囚論

宋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

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

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朋黨論

宋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

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晩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五代史宦者傳論

宋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内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

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宋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

豈獨伶人也哉。

此文與莊宗雄心可上下千古

桑懌傳

宋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遂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頴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臝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因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其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

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黜出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嫗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嫗饌而以其餘遺嫗嫗待以爲眞盜矣乃稍就嫗與語及羣盜輩嫗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

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嫗爲察其實而愼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嫗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于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于某處取某盜其尤强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盜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患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悲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

知青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過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葢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梅聖俞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兹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五月丁丑葬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

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

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通篇以詩爲案

黃夢升墓誌銘

宋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嘘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

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于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敘生平交游感慨爲志

張子野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權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亟水厓窮居獨游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贈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斂中皇考　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祉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决平居酒半脫冠垂頭顚然若且臥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闕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總寫交游之情而自任及樂善宛然言外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巳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許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

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太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遂爲之銘以慰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奈予雖毀其何傷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宋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㱄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

于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

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各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

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艸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揣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

次適劝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然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

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悲咽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强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與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張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也果可欺其知與

無限深情

尹師魯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强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

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

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

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宋 歐陽修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

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去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法度怡好

毋鄭夫人石槨銘

宋　歐陽修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卑七月己亥既成銘曰

於乎有宋歐陽修毋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石曼卿墓表

宋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太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遂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

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以悲慨帶敘事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宋 歐陽修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氏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蔭祿仕以進厚孝謹多材能爲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强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弟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殁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温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同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衛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氏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

恭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篇末有銘別是一體

内殿崇班薛君墓表

宋　歐陽修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内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護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銘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宋 歐陽修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月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離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記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瀧岡阡表

宋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葢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

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

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

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
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
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
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
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
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
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
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
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
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
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
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

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
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
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
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祭蘇子美文

宋　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享

祭石曼卿文

宋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橫風凄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域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丁學士文

宋 歐陽修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論困孰憙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灌之而已小人得志甚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其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吊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illegible]于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觴[illegible]漣

悲痛慷慨

祭吳尚書文

宋 歐陽修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修謹遣驛使官[illegible]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illegible]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illegible]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譽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illegible]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illegible]以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逝此搢紳大夫所以祭弔于家而友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illegible]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此篇以也字爲節段亦一體也

12361

王介甫文抄

慈聖光獻皇后復土返虞慰皇帝表
起居舍人司馬光知制誥
參知政事歐陽修父贈官誥
賜勑獎諭評議官詳斷官等
勑諭交趾
提舉考課勑詞
上田正言書
與沈道原書
與王子醇書

答李秀才書
答蘇子瞻書
答楊忱書
答張幾書
同學一首別子固
上時政疏
讀孟嘗君傳
讀孔子世家
書刺客傳後

原過
禮論
伍子胥廟銘　新田銘
翰林侍讀學士梅公神道碑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屯田員外郎鄒君墓誌銘
度支葛公墓誌銘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泰州海寧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鄞女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詩義序

宋 王安石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歟謹序

詩義序

宋　王安石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而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故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

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按公書與詩二序皆應詔爲之者其辭簡而其法度自典則

周禮義序

宋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謹序

周禮義序　一

老杜詩後集序

宋 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鄠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倬老

靈谷詩序

宋 王安石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趾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山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友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茅坤曰荆公文往往好爲深遠之思遒婉之調然

亦思試入於沙而調試入於詭須細詳得之

石仲卿字序

宋　王安石

子生而父名之以别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子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宋　王安石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君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戯今之公卿大夫據徼要機錯隙抵巇僥不爲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取景藏釆恬處

下列扳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満而弗扳也

道勁

送陳興之序

宋　王安石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皐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皐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

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荆公文往往好爲洪遠遒婉然思或入於眇而調

或入於詭有之茅坤評

送孫正之序

宋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觀於楊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

欲默安得而默也

倩詞可掬

芝閣記

宋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絶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議論甚大此文章之有識者若使齊梁人爲之多

徵芝之事不知添幾番塗抹矣陳仲醇評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宋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

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强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

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宋 王安石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于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于兵火沐浴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于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壞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于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于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其賢者爲其

所樂與天下之志以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
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説者曰召公爲政于周方春
舍于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宫
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職蓋其隱約窮苦
而以自媚于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于不
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
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夸細徧
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于是酒酣客皆歡相
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

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
木川原陂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于山而
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前後左右若蹲若踞
若伏若鶩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
于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
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
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
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茅坤曰托通判與客相對之言而又托之書以爲
一篇文安可

撫州招仙觀記

宋 王安石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愛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于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小小結構自有遊山景態

石門亭記

宋 王安石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游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游眺望乎其亦于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于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而遠望其中必有慨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游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游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

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揚州新園亭記

宋　王安石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

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亭吏休而宴于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于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于兵材資于宮之饒地瞰于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簡而有法

鄞縣經游記

宋 王安石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峽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

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寶福寺莊過五峰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去

縣令如此洵非俗吏已

遊褒禪山記

宋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

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復有力而又不隨以怠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宋　王安石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覩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旣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其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慈聖光獻皇后復土返虞慰皇帝表

宋　王安石

臣某言伏承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反虞聖心傷摧。何以勝處恭惟太皇太后天功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佑功施三朝粤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踰常禮顯情報德內外殫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欷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知制誥誥

宋　王安石

勑先王誥命之文何其雅馴而與美雖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討論潤色葢有助焉以爾具官某操行修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俾掌贊教往諧朕志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父贈官誥

宋　王安石

勑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可

賜勑奬諭詳議官詳斷官等

宋 王安石

勑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絶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擢任在讞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賞不忘于懷

勑勵交阯

宋 王安石

勑交州管內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蠲征横賦刷卹蠲除冀我一方永為樂土

提轉考課勑詞

宋　王安石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傳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勑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其使布宜以勵能者而擇左右可信之良使典治之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焉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而考慎其實與士大夫宜力于外者皆安于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幸爲奸則朕之志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

上田正言書

宋　王安石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奪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聞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痼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瘵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益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嘗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强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與沈道原書

宋　王安石

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卜歸之思耳上聰明日隮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栢間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因欲漸治垣屋矣

與王子醇書

宋 王安石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為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為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為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氈也誠能使屬羌為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見且王師以仁義為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為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誠能撫董氈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為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為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為國自愛

不宜

答李秀才書

宋　王安石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問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恭之不肯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言雖短而思眇

答蘇子瞻書

宋　王安石

知尚盤桓江北俯仰逾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肯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此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

答楊忱書

宋　王安石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諶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僞其言濟其實僞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其嘗竊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歉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

足下特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歉然其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其也甚有樂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張幾書

宋　王安石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於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雖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食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爲進說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

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同學一首別子固

宋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上時政疏

宋　王安石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

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于大亂伏惟皇帝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
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
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
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于上民貧
于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
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
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
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

故災稔禍變生于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
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
有爲有爲之時莫急于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
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
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爲
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
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
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

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讀孟嘗君傳

宋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孔子世家

宋　王安石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舃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刺客傳後

宋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原過

宋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禮論

宋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斷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轡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猨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猨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伍子胥廟銘

宋　王安石

予觀子胥出奔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于善而有補于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

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盍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顛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祈之民勑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予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唐荊川曰隻眼之論足破千古之疑而文字淋漓動

磊落可喜

新田銘

宋　王安石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侍書比部郎中趙君尚寬之來問弊于民而知其故乃募推官張恂以兵士興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溝陂教民自為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帑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收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為稌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于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為數而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于世也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為作銘銘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于首其來其來僕僕鋟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儀歲仍大熟飽及雞豚船輿車四部出榖今遊者處昔止者萊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穌寎侯其歸矣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來之

陳繼儒曰文從周禮來而銘尤妙絕

翰林侍讀學士梅公神道碑

宋 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百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得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存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

涉秦不見史策有鋗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進士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士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閒階柰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荷紓西師臣不愛死出背投之往訖爾謀至疆勒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箝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淛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俾得故官又以謫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淛壯遷自滎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仁宗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詔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

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眞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荊乃還侍御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報之銓衡乘傳臨弁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閱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紬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予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獨及後晩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卽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

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
明年季秋抉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
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
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
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此篇事在銘內別是一體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
治春秋不守先儒說務發一論一識暢達簡明超厲
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爲吏按姦發伏振擿利害夫
人之以辭名權勢驕士者常道爲君自紬若君有以
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
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
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

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君
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
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
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
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所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
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
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
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
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

昪畧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昪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徵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隹致蔚然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晁望潁川衛有卿西鉏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千家徙鉅野縣碑時蘇屯出宋而顯廼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

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爲君曾祖有子迥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上簿上虞宰鄮政易君仕初從容調䯀吏莫玩法累以廉終弱伸強懾按察援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聖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賊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哀僞券懲于即辦完蠹噓枯傃戒以勸

秦王諸孫上冢入郭卒榜驛隸君檎而誅將刻中人
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
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
里閭宴衎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廚傳費劇輸之殆貧
君曰、閔哉、責豈無、像操、菁儲、守多、紬其、數遷官博士
去領開州大巢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聽實不酬課
歲斸五萬奏自君可坻疾不治謁巫代醫敎以餌藥
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暇、
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恩

始正郎位攝舒蕲年條敘逾肆婷來鄰邦賑使無偃
扶陽他去乂遺之糶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樅陽河
避羅刹石柝池、口、征、介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
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
茂深百航黎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
帝覽驛聞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殂壽五十五
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
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
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俁彥俁歸而發

范胡二壻純粹僧孺纫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籙
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黙無與爭
祿賜族婣恩稱踈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恍尤靜曠
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予丐埋辭衰麤走汴
掇其緒餘以質幽竁
事在銘內別是一体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邵公既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内修不摽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

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吏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乘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簡勁

度支葛公墓誌銘

宋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典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

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姓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置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

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欲我所爲也悉捕劫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頼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劒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己未卒也年月日也

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嶔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嘶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痒

此篇以也字爲節段別是一體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强記捷見能

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之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嘻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

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骿濁墜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入宋調然亦有一段風致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

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瑰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銘亦韻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塟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廪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
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嗚咽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宋　王安石

臨川吳氏有子與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絓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塟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歿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

二日與其母黃氏共壄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
偓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
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
娶楊氏生堯逌枉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輾轉嗚咽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嘗慶曆
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充行高江淮間
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囊
蹋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
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
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
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

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
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畜於身而施
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
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
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
使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
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
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
方壯而卒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

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先
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
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荆公以兄常甫才而不遇故特於文章虚景相感
慨令人讀之而有餘悲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縣諱某之子南豐
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
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
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
某月日卒于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
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
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

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
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
然䘏子慈䘏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
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
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
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内外親無老幼疎近
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
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
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

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戚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嫗愉愉敎察帀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厲之顚愚猗差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僞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通篇虛景語如貫珠如連環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茂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從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瘦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舍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竝壅母瘞銘斯石子閔余姓母氏惟陳埶埶其行姚姚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誌不過二百言而文多頓折可悲此等處大似歐

陽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獮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棠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貲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欣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艮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

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𡉚祔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篇中多韻折多倒句

鄞女墓誌銘

宋　王安石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憫㛅其成之難也噫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宋　王安石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雕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位諫職以觀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旣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特照綴虛景當屬別調

處士征君墓表

宋　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病疾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歿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

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
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本爲歐君征君作表而詞連他人別是一體

先大夫述

宋　王安石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益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旣數月皆畏翁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是豈吏能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

邪即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

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
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
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莿蘖一切擿抉
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
瑗爲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勑捕之民
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
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
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部小州即有
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

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劾佐吏因爭請付獄既
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劾之以叛衆乃愈服
公究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
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
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
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
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
法不聽在新任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
奉如甚窮者與府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

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
毋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
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
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天嗚呼其命也毋謝氏以公故
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
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
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祭范潁州文

宋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嗤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

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强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窒謂宜耇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畱涕洟馳辭以贊醪羞

范公爲一代殊絕人物而荆公祭文亦極力摹寫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

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幾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爲第一

祭張安國檢正文

宋　王安石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旣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挽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

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東向原道文

宋　王安石

嗚呼東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廉不起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衆鳥偶鶚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躋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勦颿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

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宮君實其鄉傾心剖肝逆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閟閟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于今萬世之別嗟屯悲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中多奇氣

祭王回深甫文

宋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曾博士易占文

宋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偕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月蝕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是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竪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悲戚

祭李省副文

宋　王安石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别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旣至郎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列我於君情何可極具兹醪羞以告哀惻

有逸調

祭高師雄主簿文

宋　王安石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曾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奇崛之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宋 王安石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危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夕以忠出怨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擠之使以憤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磐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周幾道文

宋 王安石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覗隱憂困窮貌則倅年心顏如翁俛仰悲歎超然一世皓髮蕭蕭分當先斃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昔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稱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文多鉤洗字字琳琅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宋　王安石

兒郎偉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維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構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祇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萃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慕禹之

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考嚴刻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藩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擇吉日以庇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抛梁東　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睍日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抛梁西　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抛梁南　丙地星高芒歲占千障減烽聞嶺徼萬艘輸貢引江潭

兒郎偉抛梁北　邊城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憲燕然勒

兒郎偉抛梁上　彷彿神遊今可想鳳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斝年年往

兒郎偉抛梁下　萬靈順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南宮之

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藩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累代襲寵光肩一心而顯相保續祀之無疆

皇帝萬歲

司馬君實文抄

百官表總序

宋　司馬光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機至㲋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於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

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為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寖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為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務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緹衣旦紆公衮者矣流及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為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衞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為煩文人不復貴凡朝

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畧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閤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删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為百官公卿表云

洛陽耆英會序

宋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

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敬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

其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傾以官守不得執巵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羡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宮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字不疑年七十六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諫院題名記

宋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 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宋 司馬光

熙寧四年迂叟始如洛六年買田二十畝于尊賢坊北隅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與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狀如魚人之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于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于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昔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先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悒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文中子補傳

宋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大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畧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虬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虬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

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大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琠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

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

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

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害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

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泛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

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鍼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諡曰文忠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

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

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
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
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
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
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
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
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
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
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

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
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
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
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
通對李靖聖人且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
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
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
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
邦和黎獻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

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彼於
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
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
之敎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
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
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
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
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
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

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
鼓之餙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
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齊
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
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
傳道其書者盖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敎乃司空圖皮
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
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
誠博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

退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其隋書之闕

圉人傳

宋 司馬光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弃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騶疾之譖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遂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然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飢之欲之秣之覗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渥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巳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

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與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隳驕隳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宜其用不任恩遲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級悉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慓悍何憂哉沂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沂國大治

無爲贊

宋　司馬光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在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

劒銘　　宋　司馬光

武王古者君子居常佩劒以備不虞今也無之倉卒何恃焉應之曰君子恃道不恃劒道不在焉雖劒不太體不能救其死故苟得其道則劒存可也亡可也作劒銘云

昆吾之精太阿之靈深慮過防却除不祥倏忽縱橫萬夫莫當用得其道利器可保道之不明器無足憑怙刀弃常匹夫以亡敗德阻兵國家以傾逆不敵順暴不犯仁上以守國下以全身長鋏蕭蕭七星炤晉不離於道神鋒可銷

槃水銘　　宋　司馬光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也

說玄

宋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楊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甞觀玄謂雄曰空自若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楊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楊子不贊易而則爲玄易之

道其於天人之藴備矣楊子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楊子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若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高山者必踐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畧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便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楊子眞大儒者邪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楊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巳之心矣

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楊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楊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

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楊子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楊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訓儉示康

宋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

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illegible]鄙吝故

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　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

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

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

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遍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論北邊事宜

宋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于始而應患于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恭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于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過生于高宜北狄之際起于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寤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抄劫邊民所亡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火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切責如此而望戎狄賓伏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切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洮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爪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于介河捕魚及于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才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虜民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之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忿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于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强然後命師以討之可以驅穹廬于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讀公論議當時理事灼然

論階級

宋　司馬光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横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于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于死于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虚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寛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悦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驟添悖慢淩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于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于此臣聞聖王刑期于無刑今寛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

風則所係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嚴敕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後有敢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警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固

溫公諸疏乃治天下正道藥也于宋之家法尤爲近之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疏

宋　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

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雖則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皆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爲公卿百官而有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横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

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廵察之
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
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
罔之源絕僥倖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進資治通鑑表

宋　司馬光

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跡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
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
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
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
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刪削
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
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　英宗皇宗資睿智之性
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
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
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
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
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
書未進御　先帝違弃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
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
愚荷　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

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
劇乞就冗官　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
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
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
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
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
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
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

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
淹久其間抵捂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
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
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
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
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
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　陛下寬其妄作之
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
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
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
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答劉蒙言

宋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恐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擬擬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

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為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

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于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

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乞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

[illegible]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夜散之於親舊此
[illegible]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
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
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斯亦其理宜也
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
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
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
己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
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

所稱韓退之亦大文章不足以繫足下之事業錢財
不足以賑左右之匱急稇載而往垂槖而歸足下亮
之而已

上樞密書

宋　司馬光

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在醜妄
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青門除惡務本周
須日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
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于安定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宋　司馬光

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縱置之則太長横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

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此來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借使古之律存則吹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

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爲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

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
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
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
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
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
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
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
負戴瘢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
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二分以
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
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
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
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
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
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illegible]取其容與其重非
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
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
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

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
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
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
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
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
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爲此
譊譊也不宣光再拜白

與范堯夫書

宋　司馬光

久絕榮進之心委順田里凡朝廷事未嘗掛慮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故事多所遺忘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人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乞深致矜以所不及隨時示諭勿復形跡此不敢望於他人者也

濮安懿王典禮議

宋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子者皆如親子也人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　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　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　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　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　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切以爲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

一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序賻禮

宋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賓其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

一尤孝友燕謹過於人。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有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酒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咕之。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

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詔天下畫工詣京師
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亨者名
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
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
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
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
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
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
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

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
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論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
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亨
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葬論

宋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
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
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
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
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
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
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

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
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
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弃失尸柩不知其處者
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
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
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
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
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
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

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巳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

迄今亦無它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原缺第一葉

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
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
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
詔如其請旣而在職者遊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
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辭無肯唱衆爲之者獨
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
然尚未知築構之式庶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
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
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

文潞公廟碑　大　二

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祊在門中之右省牲展
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門外再重西
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以入輔出藩未遑踰時安處
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營廟而祀焉一旦授
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
而示後昆而爲我叙其事敘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
古率禮與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
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
爲氏與翼祖諱同至泰有丕丕生河東太守教始家平

陽其後有部漢末爲楊州刺史自部以來世乃可譜
部之六世孫頻後魏北絳太守頻曾孫顯儁以別駕
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覇業戰功居多終兗州刺史
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潁川郡丞名列
循吏以公直抗守文述老幼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
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
出戰沒頻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詠張易之
恭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
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翊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

文潞公廟碑　大　三

孫括爲御史大夫括孫晦爲太子賓客晦兄晞爲義
成節度使晞爲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儁至晦皆
有傳見於史其家平陽城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
寶鼎晦之從父昆弟瑭爲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
瑭生汾州參軍樾樾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郎公
之高祖考也諱溫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
平城三王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嵉太谷二
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
出歸於晉陽後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

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　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
起以所諱故復爲文氏考諱共以儒學進歷十二官
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
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司其治行之詳
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叅知政事王公所譔墓誌及碑
公貴朝廷褒崇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夫人
共氏配燕公爲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
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

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
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乘
唐周元陽議祠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齊一日
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人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
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
云誰敢誣天佑　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鈞
鈞克釐克諧允武允文井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往逍
逝不日而消　仁祖遘疾羣心震慄公入密勿四海

淸謐出殿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
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
爲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于洛汭允樂
茲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劃是斷
是斲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捄是植
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
予居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痒公堂公曰
予康人隘公廷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
勿予痒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爲

美匪目之爲麗廟堂既闢四室有侐黍牲孔碩導黍
及稷豆籩既滌掃洒既備旨酒既沛封牲爲籩乃薦
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祉彊胡
壽愷帝錫公祿崇榮豈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
公優公勳是酬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紹終始式
詒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宋　司馬光

熈寧二年春傅欽之遺光書曰昔我王考材氣過人官不遂以没堯俞幼鞠於王妣以至成人恩隱殊厚堯俞或以事夜久未寢王妣常危坐待之及仕而之四方王妣不見再逾月則憂念氣濇而成癰逺王妣之亡竭堯俞之泣不足以償癰之血也今將以某月某日舉吾王考妣之柩葬於濟源吾嘗與子同在諫省子幸而知我必爲我銘其墓子苟自謂不能是愛

其少項之勤而使我抱終巳之恨非仁人之爲也光讀之愧且懼復書曰子以義責光光何敢辭然門内之美光不得聞也子爲光序其事以來光謹條次之則可矣有間欽之以其狀來曰君諱某字寳臣其先大名内黄人世爲富家曾祖考諱思進始讀書爲儒祖考諱凝贈虞部員外郎考諱世隆以春秋三傳登科官至駕部員外郎知邛州事始家於鄭君少通尚書屢舉不中弟用親蔭補三班借職累遷至右班殿直初監澶州酒税歷齊州雝濟賓酒税盧州巡檢以事去官後監趙州倉知定州新樂縣復以事去官巳而監博州酒税以疾罷歸明道元年十月十日終於家壽六十一君爲人慷慨方嚴家之子弟雖甚愛之不命坐不敢坐其當官明敏果斷在新樂有西山采木卒二百人謀刼其縣大呼自南門入君率左右操白挺逆之至則叱使坐卒不意君遽出皆愕不敢動君因罵之曰餓兵欲奚爲捽其爲魁者數人杖之各數十而縱之皆抑首去不敢出聲然不能與世浮沉平視貴要若無人故所至齟齬且老益窮因發狂疾

棄官歸卧一歲所忽起召家人與訣語言如平生人乃疑其非狂也故相國王沂公爲諸生家居未與人接君即以公輔器之巳而果然人不知其何用知之也夫人霍氏國子博士致仕若拙之孫篤於孝慈其父亡夫人未之知獨視雲烟亦皆慘悽變色泣下不能自止逾月而訃至後君二十二年年八十一而終男某仕至山南東道　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贈工部郎中二女其長者蚤世幼適楊氏孫七人長曰堯俞字欽之今爲兵部員外郎次舜俞郊社齋郎

文君命未仕餘皆早世欽之爲諫官處大議正直無所顧避朝廷不能用其言除知雜御史欽之固辭不肯拜必求得罪以去知和州聲振天下嗚呼得非承其祖之風烈邪欽之以夫人嘗至濟源愛其土風遂葬焉銘曰

氣直志剛難進易傷善抑不揚其後必昌皆理之常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虯墓記

宋 司馬光

右千牛衛將軍士虯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齊安郡公仲郃之子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宗望之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密國公允言之曾孫也母曰安康縣君李氏將軍生五歲以例賜名除右內率府副率明年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踐阼遷右千牛衛將軍幼而秀慧不嬉戲異於常兒七歲始就學授孝經孜孜不捨晝夜教授

劉仲章老儒生嘗於廣坐問之曰將軍誦孝經果有何得對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其所得也仲章驚嘆曰異日成長必爲德器數年愈自修立有成人之風親親尊尊動皆應法問安視膳朝夕無倦不幸遇疾以熙寧二年五月丙戌卒年十二宗室共嗟惜之朝廷贈右屯衛大將軍其年十一月癸酉塟永安縣謹記

叙濟河郡君

宋　司馬光

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之女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朝封清河縣君及爲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壬子疾終於洛陽三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君性和柔敦實自始嫁至於暝目未嘗見其有忿懥之色矯妄之言人雖以非意侵加然而受之終不與之辨曲直已亦不復貯於懷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撫甥姪莫不悅而安之御婢妾寛而知其勞苦無妒忌心嘗夜濯足婢誤以湯沃之爛其一足君挑其爛數下而止病足月餘方愈故其沒也自族姻至於廝養無親疎大小哭之極哀久而不衰咸出於惻怛非外飾也内外無一人私議其短者茲豈聲音笑貌之所能致邪平居謹於財不妄用自奉甚約及余用之以賙親戚之急亦未嘗吝也始余爲學官許中衣無幾一夕盜入室盡卷以去時天向寒余無纊絮客至無衫以見之余不能不嘆嗟君笑曰但願身安財須復有余賢其言爲之釋然近世墓皆有誌刻石具其文以遺人余以爲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故止敘其事存於家庶使後世爲婦者有所矜式耳

祭江鄰幾文

宋　司馬光

嗚呼佗人之生憎愛糾紛獨君不然見之者親佗人之死譏論交集獨君不然聞之者泣問君何修乃能致此率其誠心無有表裏是宜期耇光大顯融如何不淑星未五終平日之游晨往夕來宛其在目誰能不哀念君素懷於物何有叙茲永違無若巵酒尚饗

改葬先令公啓殯祭文

宋　司馬光

某曹惡不天禍衅罪薄昔甘甫備風樹永違日月貿遷松檟未植夙興夜處心不遑寧是用物土之良諏時之吉改卜宅兆恭啓攢塗厲以備位宰司任隆責大懇祈退避恩指莫從不得臨穴盡哀憑棺取訣永言罪負悶絕復蘇叩心長號五內糜沸

投壺新格

宋 司馬光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

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脩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爲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愚智莫不冀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脩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

以殘賊相勝孔子猶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已况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儁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爲賢苟不能全則積筭先滿百二十者勝後

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并
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箭十算

首箭中者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第二箭以下連中不絶者皆五算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爲散箭其迨中内有貫耳及驍者其箭別計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則二十算是也舊圖初箭一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連中不絶者皆賞之

所以勉人於不解也

全壺無算

無算者不以耦之算數多少皆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復計其餘算以決勝負夫爲由九仞功虧一簣全壺實難故君子貴之

有終十五算

末箭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五算也

散箭一算

貫耳十算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驍箭十算

亦謂之驍皆俊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反躍捷而得之復投而中者也爲其已失而復得之不遠復善補過者也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者其算別計復投而不中者廢之

敗壺不問已有之算皆負

謂十二箭皆不中大無功也若兩人皆敗則亦

計餘算以決勝負

橫耳橫壺皆依常算無賞

橫耳謂箭橫加耳上舊五十籌橫壺謂橫加壺口舊四十籌皆依常算無賞謂偶然而橫非投者工何足以賞若爲後箭所擊而墜地者與不中同

倚竿龍首龍尾狼壺帶劍耳倚竿皆廢其算

倚竿謂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五籌龍首謂倚竿正箭首正向已者舊十八籌龍尾謂倚竿而箭

羽正向已者隹十五筭狼壺謂轉旋口上而成
倚竿者舊十四筭帶劒謂貫耳不至地者舊十
五筭耳倚竿舊十五筭皆廢其筭謂皆傾邪險
詖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爲奇箭多與之筭甚無
謂也今廢其筭所以罰之然亦異於不中者故
於連中全壺皆得通數若爲後箭所擊及自墜
壺若耳中者與不中同

倒中倒耳壺中之筭盡廢之

倒中舊百二十筭倒耳舊不問筭數並滿此則
顛倒反覆惡不大者奈何以爲上賞今盡廢其
筭所以明逆順之道

疑孟

宋 司馬光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
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
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
友不友乎陽虎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
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
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
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
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
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
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
云君子不由乎

陳仲子避兄離母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
其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

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與

孟子將朝王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虚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佗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

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沈同問伐燕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旣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哉夫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父子之間不責善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性猶湍水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生之謂性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齊宣王問卿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若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所就三所去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

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爵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强焉而已夫仁義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瞽叟殺人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叟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臯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范希文文抄

說春秋序

宋 范仲淹

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袞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旨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諸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者輩方知聖門宜循師道碎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隳

唐異詩序

宋 范仲淹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書爲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弥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爲上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爲序焉嘻詩之爲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

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爲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咏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覩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爲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怨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隱憤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述夢詩序

宋　范仲淹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游甘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於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於四方得集外詩賦襍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楮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某覩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爲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劉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隊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吕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

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韋又絕韋皐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皐銜之會順宗病篤皐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皐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清白堂記

宋　范仲淹

會稽府署據臥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廢之由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盎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臥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中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有道之文

岳陽樓記

宋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

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際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嚴先生祠堂記

宋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楊文公寫眞讚

宋　范仲淹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於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眞宗朝爲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爲巳任由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當時豪傑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冦萊公當國眞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眞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水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閟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今覩公之眞而爲讚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游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眞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宋　范仲淹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遣李濬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尉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愛霈襃遷允爲渙汗臣中謝伺以眛臆參于幾微心則育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頗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言情爲未究姦宄既甦懲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令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勝謬訴伏蒙皇帝

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恕茲不及天地之容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効少贖失中之咎用效報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乞小郡表

宋　范仲淹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護得肺慟之疾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暈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豈敢避事無何赴

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力勉強精難見於永興軍請醫官看治次其本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賦性本愚處心至狹國家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乞寄以重難無思患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未踰數年貸經三黜頻招物議屢黷宸聰費大力之主張由臣命之奇蹇矧念抱病何可食禄處於善藩已多僥幸帶茲近職深未遑寧伏望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逢特發聖衷

不循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或於隨鄧均汝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痊瘉雖貪目微祿詎逃病者之譏而遂避清班少緩有司之責儻形骸未頓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亭育臣無任云云

遺表

宋 范仲淹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歿猶有戀蓋主恩之難忘輒罄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辭皆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决知聖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儻從中銓之冗遽忝麗正之榮恥爲倖人竊論國體肝膽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羌臣之負以顧將列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日地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横山之壤亟遏請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忝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于寵遇固當勉副于倚毗然而事久弊則人憚于更張功未驗則俗稱于迂濶以進賢援能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洎忝二華之行愈增百揺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讒因懇避于鈞衡爰就班

于符竹一造近習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于便安柰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遺拙疾之未平息鞍東徐益覺靈醫之不効雖積疢之見困非晚歲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穆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于數世圭組煥于一門有如臣焉足爲榮矣當臍月以無憾尚貪生而有云蓋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怛化以竭遺忠敢悼陳于緒言庶無負于沒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于未亂納民于大中如此則不獨微臣甘從于異物庶令率土永寖于淳風言逐溺零命隨疏殞臣無任惶懼戰湯之至

論元昊請和疏

宋 范仲淹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慚鄙懷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爲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辭厚禮請俯兀卒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爲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貿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爲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爲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

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濫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于人哉惟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爲號于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遼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强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由禁止今元昊于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陜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于四方豪士將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順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

望耶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于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苻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僞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矣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奸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詞頗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詞厚禮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營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

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為邊患偶未深人今復起詐端以紿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唃厮囉等諸蕃去秦川一帶籬落為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使所郡國之志今復强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蓄未挫之銳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欵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買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為亂今茲五年

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關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與兵以快本意狠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為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蘇害今既為强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人蕃或與奸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于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

身任邊事敵來請和不以為功而反抱無窮之慮是何等心事

論西事

宋　范仲淹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

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二三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前擊後乘風揚沙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將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論西京事宜

宋　范仲淹

臣近覲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絕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補宜以將有朝陵之名漸營廪食陝西有餘可運而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

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持德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俟臣口對不備謹再具狀奏聞

上張侍郎啓

宋　范仲淹

某啓聞漢相出守遽形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摯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執間希遠者景附以誠宜矧當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維留守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羣濬雅量於玉壺耀華姿於金冊經緯抗磨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仁助南薰下解吾民之慍道侔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是仙胃日升天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圖府之諮詢周紀漢綱振憲司

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得穆穆顧懷師師屬望參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新於周邦金鑑之功無銷於唐室翊宣帝問欽叙疇倫羲鼎載羹既覲於烹養魯扈在商俄黎於歃盈不盡君子之餘遽起達人之觀劇言黼扆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斷今則毗倚載重名敎薦登鳴玉北門寔奉觀書之座分北南閣崇司受籙之都爾重國威益嚴廟街蕭侯閣內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推布崇

周之化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莫不凝養粹
靈惠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
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遥之墟浩氣載盈仁
聲允塞然而三輔之輿適賀帶安庶邦之懷未忘高
仰佇見日圍迅命星駕嚴歸兎苑風移愛甘棠而益
茂龍池天近著温樹之重芳浹飁澤於百盧藹英聲
於億載如某者藝疎芳潤行慚直清蜉蝣之術未充
蝘蜓之嘲奚解依經斂學恥讀非聖之書約史徇名
勉附青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旅百之先洽吻
吻之鳴誤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謬厠於賓榮詎興
沈後之嗟尚冀騰驤之遇伏遇留守侍郎燕金慕秀
蔡展延才鋒宣百世之文旌習四方之善遠者近者
鼓之舞之某顒若望風恩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
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而況某將趍列鎮實附宏都
弗違鷄犬之音客奉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圖疊疊
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顧覩
魏相之誠雖才異唐英未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
庶登梁孝之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或爲霖而有助

效百年之齡幸構廈以無遺跡預洪
斗情無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時相議制舉書

宋　范仲淹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蒙聖恩俾膺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踈拙且驚且懼況庠庭循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于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于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于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

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帝王之正觀南朝之麗則可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帝王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

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于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于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顧相府爲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

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歌頌君之德晉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睦州寄晏尚書

宋 范仲淹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兹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亳忽數千里目思奏記賀於無階恭惟眷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聽日以增重某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廼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其所能恭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

接於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衢江濁歙江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鷺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干之隱茅又群峯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書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逆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共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昔觀

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
廉明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增戰懼尚遺門下
伏惟尊崇爲國自重

按家譜景祐元年甲戌公赴桐廬有瀟洒桐廬郡十絕郡齋書事一首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致書邵餗先生求嚴祠纂額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于堂移守姑蘇道出其下見東嶽絕碧知爲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一十八言又圖處士像於嚴堂之東壁而去公眞風流太守也

上呂相公書

宋　范仲淹

伏蒙台慈叠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爲報國安危之計而　朝廷方屬太平不惪生事仲淹於縉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爲狂士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遏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曾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知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宜仲淹惶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宋　范仲淹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某嘗遊於門下一日請

曰琴何爲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還於上京崔公既没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尭舜之音遊羲黄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薰之詩以爲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其狂愚之咎亦冀捨旃不宣某再拜

與韓稚圭書

宋　范仲淹

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項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少服藥專于積氣養生之說也道書曰積氣成真是也唯修真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已亂必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醒

寧海軍節度沈君墓誌銘

宋　范仲淹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葬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沈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覬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於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於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除杭郡榷酤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参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沉俊辟爲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寬孝悌于家

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已子與人交
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相弔
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
夫三子曰祁曰郃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
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
命齋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滕侯振意以誓之有以
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
書之銘曰
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其
昌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宋 范仲淹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
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秘之意百代
之下治亂之變覩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
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外郎宗諒
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莅池陽之権酤俄
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
洪流千嶽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

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
可隱志焉是可宅先焉即奉先公太博之靈葬于此
山之金鷄原斯又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
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
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史存焉皇考諱晃後唐
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泰寧軍節度判官考
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夫人歸滕氏服勤
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夫人夙夜誨導
內惟節儉外豐禮於賓客俾令人是視以就厥文行

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釆于朝廷夫人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祿仕二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十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人從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德於慶門沒反眞於福地葬於祠部同年之執也甯入拜于室上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莅莅萬年高岸可遷尚有人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墓再拜而去

太府少卿孫公墓表

宋　范仲淹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爲而王道不與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鶚字齊賢富春人也按傳誌公以奇文遠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憲爲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于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於會稽之南山今山陰守沔郎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迴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掃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旣而歎曰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爲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爲邦家光吾搢紳生宜樂斯時賓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追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鄠郊友人王君墓表

宋　范仲淹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數著乎命或修而壽或速而夭顏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而夭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鎬字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祖鼎邢臺之督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袞太子右贊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曾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

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宫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薄遊至止及宮之門因與君交耗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者早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開樽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別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閑暇紫翠萬叠橫絕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

風自發長烟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壺之中客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毎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之樂也豈待乎外哉暨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祿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今殿中丞致仕毋君隨居鄠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予美田百頃枕琴藉書釀醇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於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

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於甲等忽焉搆疾以三月九日不起於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於終乃斂其柩行哭道中歸於鄠郊又數年予倅河中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會周道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予經略西事遇君之長子以塋期來告嗚呼君幼而奇敏能歌詩筆札有聲於關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祿有肥遁之節後感毋

君之言倔俛一進遽以不壽妻譙氏生子五人長曰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藏于鄠縣某山某原禮也次曰慨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簿而亡次曰覽曰覲曰觀尚幼俱嗣其業二女適孫周道早卒噫予與君别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兹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如在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書曰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始終不汙兮其清而賢

祭韓少傅文

宋　范仲淹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爽若而立平而以進賢材一神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那憲以清褒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假息近藩有酒盈樽可以卧理不廢淸言功成名遂抗章而退爲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詵詵濟濟紆紳積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喪邦國不幸尚饗

祭石學士文

宋　范仲淹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交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今如生希淵之人必爲神明尚饗

蘇老泉文抄

送吳侯職方赴闕序

宋　蘇洵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其始不强而成易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變聖人見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河之砂礫而太山之谷納一石而不加淺于是有量見物横于空中首重而未舉于是有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權衡者因焉故度量權衡家

有之而不可闕至于後世有作者出以爲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見吾智于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欹水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嗚呼殆矣吾見其朝作而暮廢也夫不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踏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從而義存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爲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爲之此人心

之所自有邪强之也强不能以及遠使人之心不忍殺人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爲仁矣乎嗚呼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殺其身者然則異世驚衆之行亦無有以加之也吳侯職方有名于當時其胸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躍然務出奇恠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渟渟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于世

三十年而猶於此爲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爲此官矣哉

族譜引

宋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年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

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

也鳴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族譜亭記

宋　蘇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鳴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

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然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族

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慼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倩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

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告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彭州圓覺禪院記

宋 蘇洵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耻食其食而無其功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

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

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嘉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張益州畫像記

宋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兹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

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顔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

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

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詞氣嚴重極有法度

木假山記

宋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梁棟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沙泥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若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仲兄文甫字說

宋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予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

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風水之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揣出許多變態來今人口[illegible]

名二子說

宋　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字僅百而無限宛轉無限情思

吳道子畫五星贊

宋　蘇洵

世稱善畫曹與張繇牆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茂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鏡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高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驕雀雀土星瘦而長應四方遨遊去如飛飆倏忽萬里遙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裙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囂株非今人唇傳衆齊惟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遺

老翁井銘

宋　蘇洵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于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爲神之居葢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歲

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于泉上就之則隱而入于泉莫可見葢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爲作亭于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聞其老于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于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瀰飲以爲井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絜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諫上

宋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

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淩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

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

下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進諫　千古絶調荆川謂此等文章摹荀卿良是

諫下

宋　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

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

者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

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茍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議修禮書狀

宋　蘇洵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

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爲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旣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茍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襄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

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蓋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

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

樂論

宋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

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

不以美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滋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

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婣娜百折無限煙波

春秋論

宋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

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

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爲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

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

桓晉文而不遂以天下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權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

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子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

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荆川曰只是一事問答纏聯到底

史論

宋　蘇洵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

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

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明論

宋　蘇洵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

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

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

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知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辨姦論

宋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

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以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

浣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上文丞相書

宋 蘇洵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於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歛而揚之惟其揚之

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歛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畧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畧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

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者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韓樞密書

宋 蘇洵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潴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

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

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恐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

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

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下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雄深

上田樞密書

宋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

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

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
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
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
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
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飢
寒困窮之不勝而號于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
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
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

肖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
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
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
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
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
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聖人賢人之術亦
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
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

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
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
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
與我也曩者見執事于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咲飢
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
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
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
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
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

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
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
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
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
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
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
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
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
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

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
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王長安書

宋　蘇洵

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孔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

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

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唐荆川曰議論奇高

上張侍郎第二書

宋 蘇洵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盖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盖不爲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

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巳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而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縕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巳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盖窮困如此

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告知己者之言倩詞可涕

上韓舍人書

宋 蘇洵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閒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子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閒布衣與之論閒事耶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閒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

私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宜

丹稜楊君墓誌銘

宋 蘇洵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于學而美琳既仕于朝銘曰

歲在巳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其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賜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宋　蘇洵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于天誰不壽考而于彥輔
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
滿眼蚳蝝于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憯憯其惟
其下惟誰有直未往彥輔從予帶經而哭稽顙未前
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極哭長思念初結交
康定寶元予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鷹來奇文怪論
卓若無敵怵惕旁觀憶予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讙

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
胡爲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顔飛騰雲霄
無有遠邇我後予先拚拼淵谷無有險易我溺子援
破窓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
相持以安慶曆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
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
于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
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舟有昔辰至
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孩期生還
中塗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忽驚中夜起行
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
予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
瞋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
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俯連我還自東
二子喪歿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
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葉爲子收拾
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
天實喪之予哭喪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臥不能奔

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宋 蘇洵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

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

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强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

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
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
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
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
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
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
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

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
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
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
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
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
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鬬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
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
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
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

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彊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
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
其約攜矣險阻懼蹙疎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
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
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
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懼不進雖
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
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
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

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
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
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
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
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
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
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
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聘而忌敵以
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

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彊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

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邪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愛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設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

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彊其左吾亦彊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彊彊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彊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彊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彊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

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太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却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漢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

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

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吕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吕固

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吕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吕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吕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吕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吕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

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

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
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
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
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
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
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
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
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

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
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
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
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
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
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
讎吳也勾踐不頹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
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
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功

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此況
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
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
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
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
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
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
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眾闔
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眾惑之也故善

將者視三軍之眾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
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眾而其中恢恢然
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
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眾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
不正智者所以通其窮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
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
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

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觀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

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爲齊人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變誅

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

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

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

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

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即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蹦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蘇子瞻文抄

慰正旦表　賜衣襖表
謝梅龍圖啓
謝制科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與謝民師推官書
答李端叔書
答秦太虚書
答劉沔都曹書
與滕達道書三首

與蔡景繁書
與王元直書
與魯直書
與王慶源書
與徐得之書
答賈耘老書
答呂熙道書
答參寥書
答言上人書

與毛維瞻書
與巢縣楊元素
孔北海贊
郭忠恕畫贊
李西平畫贊
辨才大師真贊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顧愷之畫王初平牧羊圖贊
九成臺銘

桄榔庵銘
雪浪齋銘
潁州擇勝亭銘
六一泉銘
參寥泉銘
菩薩泉銘
徐州蓮華漏銘
文與可琴銘
郤鼠刀銘

前赤壁賦

宋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宋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范文正公文集序

宋　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殁既葬而

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畆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

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六一居士集序

宋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葢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葢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

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佘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

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

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晁君成詩集序

宋　蘇軾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民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

後吾嘗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旣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莽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我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絶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偵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送僧思聰歸孤山序

宋　蘇軾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眞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烟葱朧珠璣的皪識者以爲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

觀宋復古畫序

宋　蘇軾

傳聞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曰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余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余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卧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艸書復古名廸畫山水艸木蓋妙絶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

佩玉新絃雖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吉祥寺看牡丹序

宋　蘇軾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旣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

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濶寡與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艶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illegible]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錢塘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綵籃以獻于座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自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知花之存者有幾可爲歎息也蘇軾記

天竺寺詩引

宋　蘇軾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遥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思堂記

宋　蘇軾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喜雨亭記

宋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

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

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超然臺記

宋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
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
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
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
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
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
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
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
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
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
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也

凌虛臺記

宋　蘇軾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
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
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
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
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
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
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

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
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
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
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
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
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
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
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
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

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衆妙堂記

宋 蘇軾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大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艸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

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予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技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鷄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鷄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予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

而聞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某書

大悲閣記

宋　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

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

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倏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撫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執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眉山遠景樓記

宋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葢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

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葢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葢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

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黃州雪堂記

宋　蘇軾

蘇子得廢圃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焉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

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予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

留之故愚者覩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怪子爲今日之晩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爲藩外之游可乎蘇子曰子之於此自以爲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藩也名譽不足以爲藩也陰陽不足以爲藩也人道不足以爲藩也所以藩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内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嗚蹈蹶之而已則藩之於人抑又

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知既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袾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

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子之所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

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子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絶辭者也子以爲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

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溯而僾不寒而栗凄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彼其趦趄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予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綉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綉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三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鞿是堂之作也

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群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顉之曰有若人哉

靈壁張氏園亭記

宋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亭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于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放鶴亭記

宋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

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遊桓山記

宋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于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以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况於椁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宜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山記中如慧法師廬山陶靖節斜川王右軍蘭亭白傅大林寺蘇文忠赤壁桓山直爲胸臆借山發之斯爲善遊不爲法華轉者矣

石鐘山記

宋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廼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泰太虛題名記

宋　蘇軾

覽太虛題名皆以予時游行處閉目思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天際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李太白碑陰記

宋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李氏山房藏書記

宋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艸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

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宋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敎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旣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余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襪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余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淨因院畫記

宋　蘇軾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

於竹石枯木眞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登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壽寧院畫水記

宋　蘇軾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

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

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黄州臨皐亭西齋戲書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宋　蘇軾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

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而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

在太史於汝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寳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方山子傳

宋 蘇軾

方山子光黄閒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黄閒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歳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萬石君羅文傳

宋 蘇軾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温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巖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遊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漸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眞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

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死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書以毛純成以受褚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歎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藉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有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視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群才用之遂内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

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萊閒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户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絶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如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

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頗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

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黟歙間者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海南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途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懿而內淳稍長去襮類頎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矣萹及蔞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

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躡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夫子矣已而果然其

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疏失利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堵桎誠美士乎方其爲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衰其眞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愼也悲夫。

黃耳陸吉傳

黃耳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鷲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耳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耳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耳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群臣皆與耳坐出坐吉咈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耳曰唯唯吉曰齊趙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向耳苦卒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耳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蔕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汪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兒童亦懷之子才孰與耳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耳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梠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耳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耳子爲穰侯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欲斧衣尹姬悔耳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外曾祖程公逸事

宋　蘇軾

公諱仁覇，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牒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

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浴沐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一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宋　蘇軾

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詞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亦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盍徹之意焉

范子淵知峽州誥

宋　蘇軾

勅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毆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義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神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韓維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誥

宋　蘇軾

勑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於人。而况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蘇氏。少以女士秀於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稱弟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能以訓詞。庶幾采蘩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可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　蘇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慰正旦表

宋　蘇軾

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懷慕、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躋堯禹、行比騫參、方受圖於三朝、明發不寐、忽御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寛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

謝賜衣襖表

宋　蘇軾

齊官三服、已竟卒歲之憂、漢相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為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慄於天驕、丹詔下融、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德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惰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鶉之誚

謝梅龍圖啓

宋　蘇軾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揜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揜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倜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謝制科啓

宋　蘇軾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儁異之材隨問獻言謬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許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蘊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

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審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疏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歐陽少師致任啓

宋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懌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繫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知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與謝民師推官書

宋　蘇軾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宜

答李端叔書

宋　蘇軾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迓迓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溯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

肯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巳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巳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搀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巳何足爲損益軾每怪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艸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

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强食不次

答秦太虛書

宋　蘇軾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子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

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墻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到黃廪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遑遑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中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

棧岐亭臨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勿當作賀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

再拜

卓犖有高韻

答劉沔都曹書

宋　蘇軾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詩詞句僞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乃

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辭清婉雅與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宜

與滕達道書

宋　蘇軾

某聞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示諭宜甫夢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欲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償而已不罪不罪

又

其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枲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艸之樂為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其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綿竹人多藝然可閑考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一年與之稍熟恐要知之

與蔡景繁書

宋　蘇軾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其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憀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論前某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遊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來頗佳從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北來諸況何如剛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

與王元直書

宋 蘇軾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弃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艸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與魯直書

宋 蘇軾

見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與王慶源書

宋 蘇軾

高寀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粗。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刼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鬬訟煩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值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艸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與徐得之書

宋 蘇軾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耳恐得之惜別又復前來家中鬬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可爾

答賈耘老書

宋 蘇軾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答呂熙道書

宋 蘇軾

南都往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何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答參寥書

宋 蘇軾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又

頳沙彌書迹嚵徐可畏他日眞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尚留情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眞游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往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頳師收勿示餘人也此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有甚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胃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頳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自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答吉上人書

宋　蘇軾

去歲吳興忩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雲齋淸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毎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眞與武林舊遊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與毛維瞻書

宋　蘇軾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窻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與巢縣楊元素

宋 蘇軾

城南有亞父冢然非也冢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獄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孔北海贊

宋 蘇軾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

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泣涕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僞死見真性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疏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祚漢公使玄德誅操無難也予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

祝公如龍祝操如鬼

郭忠恕畫贊

宋 蘇軾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

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

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鬪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槀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李西平畫贊

宋 蘇軾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隙河湟兵益振謀旣滅終不能取尋常僵賊討困平涼卒罷兵赴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爲菹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辯才大師真贊

宋 蘇軾

余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宋 蘇軾

吾觀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真虛言爾。

顧愷之畫王初平牧羊圖贊

宋　蘇軾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牙咲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屩郎輿門舐地烹鹽湯

九成臺銘

宋　蘇軾

韶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三千三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籟使耳得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倡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凰而舞百獸者既以粲然畢陳于前矣

翻空見奇

桄榔庵銘

宋　蘇軾

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負屭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苦堂與雜處帝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髮不改視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濛之都乎

雪浪齋銘

宋　蘇軾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滑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飜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潁州擇勝亭銘

宋 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汶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檐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裀可使杜黃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醼我茶

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即古之幔亭也文亦空澗

六一泉銘

宋 蘇軾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

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

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參寥泉銘

宋 蘇軾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久矣

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眞身即是夢夢即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菩薩泉銘

宋 蘇軾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欵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眉五臺所見盖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此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徐州蓮華漏銘

宋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于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于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于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于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羸使凡爲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白公勝場

文與可琴銘

宋 蘇軾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郝鼠刀銘

宋　蘇軾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黠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牀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群鬭相視睢盱。舞於端門與主雜居。猫見不噬。又乳於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爲異以驚。夫猫鷙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猫擭於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硯銘

宋　蘇軾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眞手不壞居士曰眞硯不損紹聖二年十月臘日

天石研銘

宋　蘇軾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研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研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黄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宋　蘇軾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劍黍筆墨歲丙寅斗東北歸余者黄魯直

惠州官葬暴骨銘

宋 蘇軾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於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顱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十八大阿羅漢頌

宋 蘇軾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擬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

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為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於前老人發之
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
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陋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
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
何愧於猿為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

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為三為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
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
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
躍於濤瀧神馬房輿摵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稚獅子顧視侍者
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
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為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
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為傳法宗爾以願力為護法龍道成願滿
見佛不作盍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
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

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襆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
子擁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襆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
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
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鬆稽首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
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
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
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
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
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
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髬髵導師慈愍
爲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於右
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頌
曰
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
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
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髮然如雪是大長老薪水井臼
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
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
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
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

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
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游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
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
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眾生剛狠自用莫肯信人故諸賢

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本悟而峩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倘其然乎今於海內得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答孔君頌

宋 蘇軾

夢中投井及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且作此苦忽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道作如是觀

木峰偈

宋　蘇軾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褒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木山一峰供養乃說偈言枵然無根生意永斷刧火洞然爲君作炭

書東臯子傳後

宋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於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飲。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爲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

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
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淳于髡傳後

宋　蘇軾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
襍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
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覩變識妄而平生之嗜
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
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
書此

書六一居士傳後

宋　蘇軾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宋　蘇軾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焚鷄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卽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卽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若逵所書經後

宋　蘇軾

慎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匀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洒。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無法門。于刹那頃。轉八十藏。無一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宋　蘇軾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强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柳子厚牛賦後

宋 蘇軾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宋 蘇軾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裌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書醉翁操後

宋 蘇軾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安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合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徐州書會獵詩後

宋 蘇軾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絶人騎射敏妙按閲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黄宗閔巢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絶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城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邈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横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旣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爲異日一笑

書遊湯泉詩後

宋　蘇軾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于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絶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禄山所汚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慁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禄山之汚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于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卓錫泉

宋　蘇軾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唯惠人喜鬬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興元年九月廿六日書

跋南塘挑耳圖

宋 蘇軾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跋艸書後

宋 蘇軾

僕醉後輒作艸書數十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去也

書墨

宋　蘇軾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黒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黒方求黒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黒自是人不會事也

書硯

宋　蘇軾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艸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又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様其首有呂字非刻非書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黄氏家見一枚黄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書蘭亭記

宋 蘇軾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

記遊定惠院

宋 蘇軾

黄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脩潔如吳越間人竹林

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寅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饋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藂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記游廬山

宋　蘇軾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裡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於此矣

記游松風亭

宋　蘇軾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游白水山佛跡巖

宋 蘇軾

白水山在象頭南羅浮之東麓也有懸泉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四五丈不能及旁有巨人跡數十謂之佛跡巖巖西故有院亦曰佛跡院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跡巖沐浴于湯泉晞髮于懸瀑之下浩歌而歸有輿却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葱曨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來

游乎意忻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揔大士參寥子

題廣州峽山寺

宋 蘇軾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興元年九月十三日

書海南風土

宋　蘇軾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汲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題羅浮

宋　蘇軾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題羅浮

宋　蘇軾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四壇北有洞曰朱明蓁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曉並起有睟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題鳳翔東院右丞畫壁

宋　蘇軾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書臨皋亭

宋　蘇軾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書過溪亭

宋　蘇軾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

記海南菊

宋　蘇軾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大畧至菊有黃花乃開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書此為記

評荔枝龍眼

宋　蘇軾

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為評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啖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嚙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咂啄之味石蟹有時勝蝤蛑也戲書此紙為飲流一笑

僕嘗聞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蘇軾記

白鶴觀棊

宋 蘇軾

予素不解棊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戸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戸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宋 蘇軾

余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余甞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酒經

宋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汁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麯之精者也米五斗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三兩之麪皆澤以少水足以解散而勻停也釀者必瓮

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麯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吾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麯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五斗又

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猛也篘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日喻

宋 蘇軾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

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没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藥誦

宋　蘇軾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養性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眞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絶葷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虫館於吾後滋味葷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眞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青州怪石供

宋　蘇軾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黄白色其紋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

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同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頗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中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黄州東坡雪堂書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

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補龍山文

宋 蘇軾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遺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楩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騖駑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幘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右解

滑稽于文者

武王論

宋 蘇軾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廸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待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武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之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

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將行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

忍也自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策畧

宋 蘇軾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

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

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

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此篇以客形主甚有決斷

策別

宋 蘇軾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

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繫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

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大逆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

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

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因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涖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途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

不可得而加如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斷

宋　蘇軾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

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誘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繇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廪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

晉爭彊黄池之會彊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彊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絶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彊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

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並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華其犬羊豺狠之性而外

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去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

使之則其思内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固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

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懲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私試策問

宋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景帝

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已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

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撫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侯而内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

將朝文而莫質忽寛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省試策問

宋 蘇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趨之雖群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與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

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録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窮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

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
不如爲賢歟漢文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
此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表忠觀碑

宋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艸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説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

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

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淮陰侯廟碑

宋　蘇軾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餔於漂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胯下泊乎山鬼返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

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殫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艸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艸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

銘曰

昔轅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銘更似古詩

王子立墓誌銘

宋 蘇軾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遹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

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慍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於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琳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覿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謚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

年十一月五日其兒遯子開葬于[illegible]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慼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陸道士墓誌銘

宋 蘇軾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黄冠師子厚獨瘠瘦清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黄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略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予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丹外丹益精曰吾眞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予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黄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饑雀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寛無復清詩助痟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

朱亥墓誌銘

宋　蘇軾

維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持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顧視如豚猳。衿其在屠惟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武夫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陷辱而恐惟是居者其養可取。

保母楊氏墓誌銘

宋　蘇軾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頳然順善也爲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巳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黄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毁也

東坡此志極慕大令雖小文字乃知公未嘗一字無所本

祭陳君式文

宋　蘇軾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嗚歟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爲貧從政于黃惡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尊猶疎我亦自憐君獨顧文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賦哉斯言憂悲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卽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猗歟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饗

祭吳子野文

宋　蘇軾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閟門垂帷兀爾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机徧交公卿靡所求希志人緩己忘其渴饑道路爲家惟義自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卻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稀我獨何爲感歎歔欷一酹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祭刁景純墓文

宋　蘇軾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鬢鬚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死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蒼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於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歛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鷄聊寫我哀尚饗

祭龍井辯才文

宋　蘇軾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黄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莫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胷

惠州祭枯骨文

宋 蘇軾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聚遷。罕致全軀。幸襍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蘇子由文抄

古史序

宋　蘇轍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一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

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希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

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詩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譏己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

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

元祐會計錄序

宋 蘇轍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强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亡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

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維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蓄金帛爲珍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淸心省

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開出內藏之積以求舒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官邸官吏冗積負濫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悶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强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

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阯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

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之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

故臣頗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宋　蘇轍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眞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潁州擇勝亭詩并引

宋　蘇轍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徙卽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成不化，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鬲，後繫匽溲，晝設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瀾，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貉之民，駕車以遊，外纏氊毳，內韞貂鼬，芙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兔鹿，聚爬薪樵，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所至成聚，不懷一廛，今我奈何，徹自綢繆，翼爲華堂，湧爲層樓，繚以修垣，貫以通溝，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茲士大，泯焉周流，如燕巢春，知不期秋，修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潁尾甚清，湖曲丑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來，庶幾無愁，

二銘兄弟角技，真稱雄爽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宋　蘇轍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

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彊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文有生色

南康直節堂記

宋 蘇轍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廣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塡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

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栢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氷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泚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覩其所設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雪飛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

騷雅

王氏清虛堂記

宋 蘇轍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榦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士之居而忘其京都城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者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

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弃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宕於圖書翰墨之囿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顔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襍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

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解去外累而獨求諸内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

大近長公

遺老齋記

宋　蘇轍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西楹加明窗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秉道

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三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一恬曠之襟可挹

東軒記

宋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瀕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弃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

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謫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待月軒記

宋　蘇轍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爲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爲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艸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爲小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覆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黃州快哉亭記

宋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適於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武昌九曲亭記

宋　蘇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而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于山間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丈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宋　蘇轍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于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于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于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

所以寘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于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于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鶩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長公與李公擇書子由近作棲賢堂記讀之慘凜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慄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宋　蘇轍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于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

不幸而立于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于是言已策杖而徃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鑱嶮堙圮築室而奉之不朞年而山林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虚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以辯見我旣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宋　蘇轍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閭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畧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强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

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巢谷傳

宋　蘇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

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今至此矣不何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

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智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

裹子而前遇存寶後遇孚兄弟孚方禄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益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予家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與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淡岩

蜀論

宋 蘇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爲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

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讐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爲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氂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

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群盜散而爲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怨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

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蓋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快利

西戎論

宋　蘇轍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强則臣狄狄强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强而後侵畧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强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强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强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役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

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强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若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强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强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北方有强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

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狄戎之人惟其憑陵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其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鬥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

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然中將反而求以相訴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終其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慨切勃挺

北狄論

宋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驟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守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彊梁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

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斃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

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
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徤豪壯之氣索然無復
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
並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
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
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
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
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
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

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
屈服故其民覩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
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
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益天
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强虎狼之秦者爲非其
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
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
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
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傲其意此適

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横之勢耳愚以
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
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
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壯激

君術策

宋 蘇轍

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至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

夜渾渾，趨于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湧而不可收。旣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眾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

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躍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昔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

及於爲變苟其潴畜渾亂壅閉而不决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之人可不爲少决以順適其意也。

文氣如湖

臣事策

宋　蘇轍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

臣耶必將内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内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躬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

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天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專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

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猶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茅坤曰予由重臣一議往復淋漓誠千古絕調予

聽不能過也

民政策

宋 蘇轍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絜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强所最勞

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强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

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趑趄之心而闔門之内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切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無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豳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

民政策　　二

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不能深愧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强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唐順之曰孝友力田此古今不弊之政子由此策

民政策　　三

姹似漢人劉切

私試武學策問

宋　蘇轍

[illegible]韓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糧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士誠此二計者淮陰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陳其說

賀文太師致仕啓

宋　蘇轍

右某啓伏審御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韭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夔皐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尚父雖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況復坐而論道本無黄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翱翔嵩少之下沂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擇鼎鍾之重召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蚤以空疎謬辱知獎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晉將歸掃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棄尚許登門之游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爲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豪壯

上曾參政書

宋 蘇轍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亾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為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决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為哉温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游而明公適為京兆當

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慴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附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崤澠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

事亦不敢爲鹵莽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轍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群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略可也

上劉長安書

宋　蘇轍

轍聞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益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人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潔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

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夫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又聞執事之風流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慄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氣岸自別

答黃庭堅書

宋 蘇轍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較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艸木而友糜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illegible]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陳師仲書

宋 蘇轍

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自亦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得其所爲輒諷詠終日譬如新病瘠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管幼安畫贊

宋　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來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于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于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于知時而審于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

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辨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于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鳴于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裘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

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銅雀硯銘

宋　蘇轍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臺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而澤歸以遺予爲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斑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毁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衆爲吾硯明窓細氈老尚著書撫之長嘆用捨有時一愚一賢

六祖卓錫泉銘

宋　蘇轍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泉集須水本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益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卧帳頌

宋　蘇轍

子瞻在黄日以卧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巖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閡佛子樵不能荅紹聖二年九月訪予高安戲代荅之

鐵牛正卧佛子正滑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為我害爾是地獄業安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為降魔設

御風辭

宋　蘇轍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于東海之上夕散于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勵江海强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𡏖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盍歸于空令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蒲以為履斲柳以為屐富者伐檀以為軸豢駟以為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與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履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游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傾倒横從不眎海嶽晃蕩青紅叢襍陳于吾前者不可勝

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智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馮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盖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汍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隆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鐘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

十仞之墉非輕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况欲與之逍遥翱翔放于太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荀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于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學莊子

書白樂天集後

宋　蘇轍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怡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黄氏世爲儒粗有簡册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

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遊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没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絶句刻覈尤甚樂天雖

陋益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辨之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為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慧自生定慧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

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徧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予覩蘇氏兄弟於斥廢後並托禪宗一脉以自解脫此類可見葉石林云陶淵明白香山尚未盡禪詣恐未必然

書楞嚴經後

宋　蘇轍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跌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即是涅槃真際概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祭歐陽少師文

宋　蘇轍

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予心召於天下交游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兆鐘歘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頹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

毒病唇齒咀嚼荊棘斥棄羮胾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偕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墜在上無所非祺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群疑相㕍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詖佛公德日隆歷踐二府轍方在藪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亳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壤堵轍官在陳於頴則隣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

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訃來告哀根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人雲漢之光照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綱方知者不甚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剛有所多後來相承敢損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燠形去不返雖强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將既

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懈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繼其涕矣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宋　蘇轍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惟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廷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姒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

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釦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宅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勿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

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稽古

汝州謝雨文

宋　蘇轍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太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北岡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戾謫守茲土自春徂夏旱饑爲苦麰麥殄悴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予罪人餘譴累汝間行北園亭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傾聽昔賢願躡前武掃地而祭屏去牖戶清漪繞屋喬木環渚歘風肅然神物來

處吾儕祇敬齋宿吾府雲興山際倏遍天宇風來不疾雷發不怒祈祈甘澤如脯如乳酒不濡地雉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請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陽既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吏免訶譴民病蘇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祇薦醪牲以永斯祐尚饗

精雅

論語拾遺

宋　蘇轍

予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頴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至六十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

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在七十時焉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而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輗軏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輗軏轅端持衡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云云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息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皆

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飲疏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
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
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于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
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也子曰惟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大然猶有惡也無
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于
不仁者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

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
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于不仁則物有以害
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
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
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
雖多學而識之至于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
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稱爲學
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
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
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
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
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陳文子孔子
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
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

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故冉有子路之政
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
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
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
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
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
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

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弱很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

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讓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云云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共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

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愛願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决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贍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徼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饑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孝弟忠信汎愛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云云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

足怪也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者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

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讐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巳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

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曾子固文抄

戰國策目錄序

宋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

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

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
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
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
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
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
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
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
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

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
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
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
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
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
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
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三
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尤爲英爽軼宕王遵

嚴評

陳書目錄序

宋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

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化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與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

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謂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槪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旣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詳雅

王子直文集序

宋 曾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故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

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

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取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爲叙予覩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王深父文集序

宋　曾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旣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其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强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存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弃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

以其軍節度使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

而深甫既卒矣

王平甫文集序

宋 曾鞏

王平甫既没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為文思若决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强記於書無所不適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蓋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

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殄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没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世乃

蘊得之資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而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笑戲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書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心腹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閔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遂雅

范貫之奏議集序

宋　曾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辯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

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違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輙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太缺失群公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

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共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齊州襍詩序

宋 曾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夸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群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强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大夫及四方士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遠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絶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邪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于學長于朝其於武備固修

矣其于家有塾于黨有庠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教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其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

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illegible]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

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覯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宋 曾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贈黎安二生序

宋　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幷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序越州鑑湖圖

宋　曾鞏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

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濵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于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于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

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輙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

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與奪則謂毋歲農隙當
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
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
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
民田理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約則謂
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則湖可
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
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
水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

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
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
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内
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
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
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
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
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
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

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刑之法故罰有自
錢三百至於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
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
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
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
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
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
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
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

一國自王内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
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
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于人者則其利
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于承平
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言
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
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
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知吏孰
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

簿博而未嘗行法雖嵜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川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蔺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旣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旣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

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旣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于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餘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

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茅坤曰通篇點次鑑湖如天宮家之次三垣五星二十八緯以及飛流疾伏無不擘畫如掌而又恐

後之藝家或請爲田而廢也於是又詳爲辨緩務

最曾公之文固雄而其經世之略亦概見矣

謝杜相公書

宋 曾鞏

伏以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亡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唫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

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
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
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
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
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
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宋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
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
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
書而銘者蓋古人之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
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
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

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
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
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
人之子孫者一欲襃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
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
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
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
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
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

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

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蹷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滋深

答孫都官書

宋 曾鞏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凡三千首盛矣哉文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怨懟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至於是耶鞏之愚且懶且爲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

海不見其涯涘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敢議其大小高下耶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顧鞏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敎鞏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鞏誠怪閣下自處之過而爲以賜鞏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凡鞏之學益將以學乎爲身以至於可以爲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怠且蔽之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所以敎之也孟子曰吾不屑其敎誨是亦敎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尚且借視而先以此謝皇恐不宜

氣盲蒼然

徐孺子祠堂記

宋 曾鞏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殁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亡已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分寧縣雲峰院記

宋　曾鞏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瘠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

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棊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扑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後之門閎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

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視邑人者必道常乎此未可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息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

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齊州二堂記

宋 曾鞏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

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與世之好事者迺因嬀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

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

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巳丑記

辨証的確得太守嘗

學舍記

宋 曾鞏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婿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遑遑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爲身治人

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暴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錯飯芑莧之美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事生所

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借游覽說學徐文長文漪堂記似之

南軒記

宋　曾鞏

得鄰之茀地蟠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顧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與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歆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

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鑱冢刻浮夸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辯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

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頗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以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

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飲歸亭記

宋 曾鞏

金溪尉汪君名遘爲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爲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

于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紲塞空見于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强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其旗旄鐃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

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
攻駭驚閭巷而並逐于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
蒙霧露冒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
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
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
亭汪君之志與其識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
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鬬而喜勝其是歟夫
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

笏使士民化奸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
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
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
者耶

渾雄中並見典刑

尹公亭記

宋 曾鞏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
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
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
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
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
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

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
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
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
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
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
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
茅爲亭以茇爲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
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
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

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闢茏以覆之既成而寛深亢爽環随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悦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以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修而失之者豈獨慨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絶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瀰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

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道山亭記

宋 曾鞏

閩故隷周者七至秦盡其地列于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粤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于兩山之間山相屬累數驛廼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于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可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

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于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于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

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益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益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爲亭于其處而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于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于埃𡏖之外其志壯哉

[illegible]行不窮

醒心亭記

宋　曾鞏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使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

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

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清心亭記

宋 曾鞏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

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

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

擬峴臺記

宋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

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袵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

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身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茅坤曰此記本嘗家洲來

僊都觀三門記

宋 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絶嶺而上至其處

地反平寛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曄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曄里人也不能辭惟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曄之取予文豈不得

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已也夫

廣德湖記

宋　曾鞏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焉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鴈魚鱉茭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鶯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舟之所

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爲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彊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于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既

而務盜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甑嶴石其中有山曰白鵠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佑之間民復冒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

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于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于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堙水闕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喉於是又為之益舊總為碶九為埭二才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為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鵠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

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從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鳬茭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于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于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

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有知妨廢前人之功以求為此邪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閒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本末纖悉得記事法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宋　曾鞏

荆及康郎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

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一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弃于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于四方蓋水出于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于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于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于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濟水又王莽時而絶况于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

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于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

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荆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千年鄂木本末如掌

歸老橋記

宋 曾鞏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築吾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厓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于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

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凫鴈之下上緍于深而逐鰋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陵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于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于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何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

歸。今吾有事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人之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盖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于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趵突泉記

宋　曾鞏

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盖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盖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齊人名曰趵突之泉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盖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

墨池記

宋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僊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洪渥傳

宋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出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適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眞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

之云

六 二

劉伯聲墓誌銘

宋 曾鞏

慶曆之間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內弟劉伯聲從余遊余與伯聲皆早與人接得頗意以學問磨礱浸灌爲事居三年乃別後數年余以貧而仕見伯聲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校書史館伯聲數過余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伯聲未老然以疾故亦衰矣既而余去京師而東吏七州至亳伯聲子之美來告曰伯聲死八年矣將死時命之美屬余銘

其言曰葬而不得余銘如不葬也余惟伯聲始從余遊至今三十年見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故最久於其死而託銘於余固不得而辭也伯聲諱震爲人質厚沈深寡言笑恂恂蹈規矩與人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能拔其篤於誼如此讀書有大志慨然欲有爲者也少孤能自立尤貧然營疏屬之葬孤姪之嫁娶忘其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鄉卒不合晚乃得試將作監主簿曾大父澤左補闕贈吏部尚書大父居仁單州單父縣主簿考

經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葬開封府之東明今爲東明人伯聲卒於熙寧五年三月戊戌年五十有三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元豐三年十一月某甲子妻賈氏尚書庫部員外郎式之女子四人之美之純之奇之邵二女嫁倪良器李日新張又叔名彥博予爲之序其文者也銘曰

儉於求已尚行寡言篤於求古廣見多聞有孰界之而施則屯維舊則信以諗後人

戚元魯墓誌銘

宋 曾鞏

戚人宋人爲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遠近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眞宗時爲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爲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予爲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爲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爲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

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寖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遊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疏凡知其爲人者皆爲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爲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爲建州崇安縣尉

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爲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爲
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
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内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
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
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
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予師陟以書
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予文以見於後
故不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
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適道以

狀來速銘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
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
哀納銘於墓
此銘似以止緒墓爲韻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宋　曾鞏

予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著知士
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
數百年之間教化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
楊氏袁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
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序
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
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爲學

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
侍郎考綸事太宗眞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
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
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爲曹國公翊
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
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
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
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
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

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賢子儉孫陞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戚勳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川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歛侵其民而民之養

其父者得以其義貰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摇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蠢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益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

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歲材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益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荒詭怜肖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

塈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趍時趨務則惏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逢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歩辭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宋　曾鞏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考爲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廕爲將作監主簿六遷爲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爲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內衣庫皮角庫簽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諶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蚤夭君少孤能自奮厲力學問工爲文章又謹畏潔廉慕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愼而不爲察察於人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修而百姓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年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爲判官通判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將大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

閣近臣又薦其修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將用之以爲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益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奬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儁然自天聖至於今纔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顯於時而翰林君棄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刁氏年七十與君之孥羈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邪君之葬祕閣校理裴煜以茂諶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銘曰

維艱而勤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已無違在人有賜我志之艮孰曰非遂我材之尤孰曰非試不中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宋　曾鞏

唐之亡强者分其地爲國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溫爲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溫用事貴顯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去溫所與爲姓名者姓李氏名昪溫已子知誥事昪爲將死昪追以爲中書令臨淄王知諫子遜事昪子璟爲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爲其祕書郎賜緋魚袋宋旣受命平天下俘李氏

以歸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爲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爲殿中丞監揚州稅以死子天錫爲祕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二女與季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間後四十餘年嫁呂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於揚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收其土地而有之遭行密子弱徐氏實任其國至昪遂代吳而徐氏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變遷至於徐君遂死而無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挈挈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眞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旣入於有司天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爲尤多多不敢有冒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楡字偓材好學善屬文吏部黃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

自見也嫁呂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

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旣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誰歸此士女子之爲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此篇豐贍典實不爲溢美且有裨於世教非有信史之才不能作也

亡兄墓誌銘

宋　曾鞏

君姓曾氏諱曅字茂叔有智策能辯說其貫穿反復人莫有能屈之者身窮為生事或毛祭應之無陷而讀書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亦不廢也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氏騷人材士之作訓教警戒辯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興亡得失是非之際莫不能議為其文章尤宏膽瑰

麗可喜三代遠矣漢以來世有成事業就功名之時則將臣謀士材技之人同世並出常若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往往有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堙窮頓委於巖牆閭巷之中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辯博又其學如此使得用其意於事其施設必有異焉然卒不克見於世蓋亦豈非其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故太常博士娶李氏子曰覺曰贊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弟鞏為其銘曰

世或須人中士為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於君之學於己為足而材與世為乖刻銘幽石維以告哀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宋　曾鞏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之田而凝之囂囂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薦於鄉閭凝之夫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獲之累世人之所慕者無慊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

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子喪自爲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余爲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稷祖考內副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踈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教子能成其孝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某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秘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子中允黃廉孫某某凝之名渙筠州人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孫媲有人維不終窶又壽以康有續孔辰既庶而臧世迫而求獨優以取世懦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配于古

蘇明允哀辭

宋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旣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此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

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内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旣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祕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溫好爲策

謀務出已見不肯躡故跡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明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旣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厲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燦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翼

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晫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蔡少游文抄

揚州集序

宋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内簡編碑板亡鈌之餘凡得古律詩泊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潴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

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巳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巳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楊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集瑞圖序

宋 秦觀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爪生於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氲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指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旣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

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而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大蓋有應之者矣

精騎集序

宋 秦觀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

淮海閒居集序

宋 秦觀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藁於橐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删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游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送錢秀才序

宋　秦觀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闊然不見至數浹日典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覯逆輒嫚罵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爲常至秋余先浮汴絶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

邑令適節之係壻爲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絶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款小扉叱奴使通節自攜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棊或至夜艾而絶口未嘗一言及裂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汨没之人矣客閧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爲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

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嗤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所命之乎余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謝及第啓

宋　秦觀

光靈遠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維祖宗厖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能咸趾乎未仕圜冠方屨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故難被黜以忘懸懲於羹者吹虀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止枘人指爲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賈太奚爲用以貴本而不遺片獄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迪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即蒙昭雪拚劍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寃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席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登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戰而屈人名位幾成史類[illegible]海而受祿退而省察始有愧緣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爲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隣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慎操修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館職啓

宋　秦觀

法同博士閲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龍靈既逮傀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竟賦於直言濫者方物之前叨被尊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符卜虛名秪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隮善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痏三朞之內王尊年俊而年賢七年之中

解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覥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絶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緼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慾羨吹齏尚慮譏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奈壁之光終念播臣為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巳之方為國士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宋　秦觀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維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子之文章鬱爽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注記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兹邪闈命投七箸以自驚忠義本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嘗蒙論次兹焉作氏又獲追攀竊聞進升之崇倍切欣愉之至

上呂晦叔書

宋　秦觀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出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衞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

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眞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牘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駃騠驅通道上峻

岅無所不可然而日莫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罷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困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賾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為風霆雨露者特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七箸而起遂欲身從

服役之後求備灑掃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隷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贄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為書先焉夫大冶無棄金大匠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于肖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宋　秦觀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黯黮汨沒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乎常人者豈復有意求知于縉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商及名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于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于宰相此古人所以書亟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常聞之禍莫大于蔽賢福莫長于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諸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于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爲凡蔣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于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伏惟相公輔先帝巳來陰陽和調庶政具舉吏民効職夷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于從容巳事缺然若無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僚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杜客謝士固于體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訊發于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況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于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于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宋 秦觀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傚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兹矣然志大而才不掩事左而身益困每覩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

抱不售之器以自濵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下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鈏工之惑鈏鈏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胸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惜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以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猥賜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爲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後之君子况不至於是者邪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臨會

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罄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近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維閣下道德文章爲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以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敎水漂而木植之使駑駘蹇服知所趨向不謬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維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與鮮于學士書

宋　秦觀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侮尤常恐一旦蒙擯絕則內傷先人之間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寔深論報無緣愧懼茲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

者之說閤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迹矣觀之去門下於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為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候門墻希望明公一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以聲聞過情深為同進所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乃知君子之所為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為安便但創置之

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干乞皆絲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門緣此故也伏望

垂悉幸甚

婚書

宋　秦觀

忝年擁彗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毋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中結敬承隹命增慰夙心

五百羅漢圖記

宋　秦觀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麈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鳥蔦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燃

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年謁者五人受胡輸贐者七人受胡從兩橐駝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駕象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爲犀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蟒上者一人背樹嘱山鵲者六人注猿飛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癡者𥡳舞從者各五人攝菡萏者一人從後者五人背蕉葉者五人捬蕉葉

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巳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巳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屨者後洗而納屨者振衣而坐者各一人倒髮者爲倒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芒屩肩簦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欬欠杖柱笻負數珠

自緋山曲水隈塗覲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俛瞰仰矚直睇轉眄側覘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猊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挺劒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圭茶奩荷策持鉼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咮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挈筐篚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鵲烏龍虎犀象獅子馬牛橐駝蟠螭戲猊猿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爲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俏恣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昝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恣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

可成非率然而爲之決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敘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閑軒記

宋　秦觀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淵淵之南有横阜背山而面阜據淵之北濵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閑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于進退久矣弁冕端委于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被莽蒼而佃横野獵而漁者閑距而不肯試二者皆

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畧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閑曠處幽寂分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淵兮號不歇雲為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所服撫劍馬兮氣横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摎枝兮水鶩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嗇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閑

遊湯泉記

宋 秦觀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出集賢孫公謂其遊曰漳南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翌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礴旁占數縣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又馳七十里次貢相院明日漳南

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巾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十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爲八方斛殺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湍泉輸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羸櫑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爲湯者衆彼汝水驪山皆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勝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餘脉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歎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

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曀望建業江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巃嵷岑岑不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而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嚙其趾甃以乳石而鼠家其竇仰而覤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恃者或俛踖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鼻口呀而斷齶露其脈互橫遲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

乎閟於龕巖人迹罕至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
之竒者不欲輕售其伎必待夫篤好之士然後與之
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禱多應云夕還
惠濟惠濟有菴一二在太子泉南百步庵中隱者陳
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披
陁前有小澗涓涓而流瀦以寄篠闕以燮訟每泠風
自遠而至泛篠薄激松稍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
籟巽嚮而望自定山轉而西日光照滿星辰亘二百
里迅馳而矗立分秀而取竒各挾其伎以效履舄之

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菴明
年菴成發二竒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
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老焉湯泉之事既竊
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遨求仁謁項羽
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憩于虛樂亭復還
惠濟翌日乃歸恭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
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
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想
汲與存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會者蓋

不可勝計嗚戲玆遊之所得可謂富矣

遊龍井記

宋　秦觀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

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

雪齋記

宋　秦觀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為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

則以為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為最勤故佛之宮室棊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為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為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置亭為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為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為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

龍丘子真贊

宋　秦觀

惟龍丘子以大塊爲輿元氣爲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世莫我疎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宋　秦觀

前一馬驟就樹摩癢百骸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或顧或嬉飲齧自如不相瑕疵殿後一騂尾鬣奮驚背而號鳴若聞其聲寛閒之鄉水遠艸長無覊無絷樂未渠央

劉氏硯銘

宋　秦觀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函明星爲額留作办硎永寶用篆斯銘

潁師硯銘

宋　秦觀

潁師十二歲以書爲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

三生懷素、法潁上人、時於此處、轉大法輪、

二侯說

宋　秦觀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鄕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怪而問焉黑曰不幸墜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亾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傍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相賣曰我已侯白伊更侯黑余謂二侯皆俚巷猾獪之民適相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者未必爾也而今世薦紳之士閒居負道德矜仁義希漢唐而不談貞若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於時稍迫利害則釋易而趨險叛爻而誣親擠人而售已更相伺候若奕棊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怪哉

書輞川圖後

宋　秦觀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砦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砦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仍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宋 秦觀

予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篚玄纖纊青篚底絺域紵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兗爲最乎予游濟河之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兗人可爲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兗人也

種變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藉迺縣之始雷卧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尚卧而不食

時食

桑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既食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凡眠已初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毋食二葉

制居

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莨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爲筐建四木宮梁之以爲槌縣筐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糞其葉餘時去之萑葉爲籬勿密屈稾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爲簇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溫居繭欲涼故以萑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化治

常令煑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筯其緒附于先引謂之餵頭毋過三系則系麄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鼎道錢眼升於鏁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

錢眼

爲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七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爲衣則治繭可爲絲矣世傳繭之未蛾而窺者不可爲絲頃見鄰家誤以窺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爲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于闐治絲法者肯使人則貸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晁錯論

宋 秦觀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爲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爲師老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爲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以異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强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爲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能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

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毋言之則爲是以妻言之則爲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毗睚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則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祗足以危身矣尚能爲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盜賊論

宋　秦觀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戎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慮也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郤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遁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

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

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存亡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恩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汙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

[illegible][illegible]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清和先生傳

宋　秦觀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齊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彌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舂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作巳而逃乎河內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爲曲沃

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巵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歎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龍著聞者中山宜城湓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人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賂入欲以途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

臣心如水上曰淸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歲曰無此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挹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已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唯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

詡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此民弊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虞以虎鬪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冀索行以賣直自售唯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爲奸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權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

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山中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以記

陳偕傳

宋　秦觀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旣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事於兹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敗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墨欣然忘勞葢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債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汩汩然隨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敎之必使縱心之所勸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葢工而不雅者有矣踈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

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况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槃礴元君曰是眞畫者也夫解衣槃礴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爲眞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此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天者耶將内雖不克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衒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汚俗者相去亦

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覩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宋 秦觀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眄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濵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别第中謝絶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物之日聞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

贊曰前史稱劉邕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錄壯愍劉公遺事

宋 秦觀

壯愍劉公朱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詐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丕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疋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

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師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後過盜劫倒橐得一銀釦劍泊一鍮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洎歸贓於主有司以問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鍮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熙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鈌云

簡率

原缺第一葉

代祭韓康公文

宋 秦觀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羣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與人
間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爲
上宰厥有丕績盟府是藏出爲長城臨制萬里姦變
銷亡伯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奉身
而退與道翺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
奉旨祖道供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即窀穸漠然
聲光二聖震驚汰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貫舍

于許里門相望遲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堂承訃
泫然涕泗橫集精遊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比通
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車人具盡傷悲來填膺辭不
成文聊侑一觴

三句一韻

代祭歐陽夫人文

宋　秦觀

吁嗟夫人出於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世之師道德餘事發爲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爲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内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婉通姻好承凶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塋歸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追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弔鎛鐘文

宋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鎛鐘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甬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寳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邪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顔忠肅之碑材寘其所述率僚屬爰及士子躬趨於庭以薦祀事尚饗

遣瘧鬼文

朱　桑觀

邗溝處士秋得痎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凄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沍墊陰崖單衣犯雪龜窄蠖屈奄奄欲絕寒戚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巳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滓澥酌以注嗌未足爲快徂酉盡戌漉然霑汗然後乃巳於是處士乃淉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

髮運斤鼓槖磨鞕注缶揮以大箠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眘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兟爲爾來荒唐是師跖跐是爰果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楺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岈然恬不爲愧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朋儔漫不可省瞀矇之前藻繪徒施巾官流徵而嘖者勿知嘗以爲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於幽玄明師我違以溺奇偏疑信相寇於茲有年披攸氛霧乃覩青天契然故蓺一夕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二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見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游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

閉陽何獨迷繆自喪厥光依憑艸木爲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呿而不合愧其所爲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宋　泰觀

歲功告備方圓歸報之因誕節届期當具祝延之禮
爰修勝會用達悃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
行香飯何煩金粟之遺人聆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
玉珮金鐺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筭後天
日開萬歲之呼歲受千金之鑑

興龍節功德疏

宋　泰觀

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葵今向日頌聲復溢於
華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閱西土
貝葉之文妙會維修悃衷斯磬伏願扆圖鞏固神筭
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
中天

寶林寺開堂疏

宋　秦觀

彌勒開門唯善財而能入毘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林禪院南宋道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繙經之地實澄觀肄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奩玉鑑涵日月於昏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綉錯仍丹艧之鼎新飛閣浮堦就山為勢方疏闤井因木成姿即之而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鯨鐘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箭素號禪關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昔因吉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飛而獲了無異議寔有聖緣往開大總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高郵長老開堂疏

宋　秦觀

棒頭取證尤為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況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贓而叫屈豈知塡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遼天貞匠子之鈴鎚實作家之鑪韛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場敗闕

黃魯直文抄

苦筍賦

宋　黃庭堅

僰道苦筍。冠冕兩川。甘脆愜當。小苦而反成味。温潤縝密。多啖而不疾人。蓋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以活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之秀氣。故能深雨露而飽風烟。食肴以之啓道。酒客爲之流涎。彼桂斑之與夢求。又安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筍不可食。食之動痼疾。令人萎而瘠。予亦未嘗與之言。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則若信。退若眩焉。下士信耳不信目。其頑不可鐫。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王定國文集序

宋　黃庭堅

元城王定國灑落有逸韻才器度越等夷。其少時所與游。盡丈人行。或其大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而不衰。乞諸公多下之。其爲文章初不自貴珍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其作詩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摹遠大必有爲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

未盡如意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富於春秋崎嶇嶺海。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未有以報君爲言戀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未易爲俗人道之王良秩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恐觀者以爲定國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故爲序見之定國名鞏文正公之孫懿敏公之子也八月壬辰序

胡宗元詩集序

宋　黃庭堅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泉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艸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爲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艸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

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

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畢憲父詩集序

宋　黃庭堅

河南畢公憲父以事功知名治郡甚得民所去民思之然不知其能詩也憲父没後其子平仲得其平生詩若干篇以示豫章黃庭堅且曰爲我序其先後之次庭堅持歸讀之三日夜漏常下三十刻所以盡得其所謂因以郡縣爲類少壯耆艾爲次秩序爲三卷歸使藏其家而告之曰此公自以爲不逮其意故不嘗多以示人也者庭堅實始以吏事至於廬陵奉簿領上府比屯吏屢得燕見聽說條理貫穿六藝百家下至安成虞初之記射匿候歲種魚相蠶之篇鼻嚏耳鳴之占劾召鬼物之書無不口講指畫使疑者冰開虛心者滿懷歸而未嘗不歎也今觀公詩如開苔問之聲如見待問之來按其筆語皆有所從來不虛道非博極群書者不能讀之昭然公世家吏治與所藴崇不爲人知庭堅既作銘詩刻之下宮又論其學問如此載之家集

小山集序

宋　黃庭堅

晏叔原臨淄公之莫子也磊隗權奇疎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沈於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特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槃跚勃窣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淸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之風爾

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饑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爲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交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illegible]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illegible]而不悔是[illegible]

[illegible]

大雅堂記

宋　黄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詩諸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

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涣然氷釋於斯文者乎

以詩到李杜猶酒人讀此愧死

張仲吉綠陰堂記

宋　黄庭堅

嘉陽張仲吉寓舍於僰道以酒壚爲家産若朝夕汲汲於囂中之羸惟不足及能種花養竹閒閒於林下之樂嘗有餘其子寬夫又從予學故予數將諸生過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陰啼鳥鳴蛙常與人意相値或時把酒至夜漏下二十刻䆮陰雷風與諸生衝雨踏泥而歸諸生從予未嘗有厭倦焉則仲吉父子好士喜賓客可知也今蒙恩放還去此有日矣故書游息之樂使工今纂刻之綠陰堂上俾後之不及與予同時者得槪焉元符三年六月丙子涪翁記

遊清隱禪院記

宋　黄庭堅

發豫章下流略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行一舍舟行百里有大聚落是爲古之鄡陽今爲都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寬得意岡巒蒼南山之於都昌如婦秀人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翻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洄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磯也野老岩之下盤折爲隈隩其土泉

甘而繁松竹曰清隱寺者唐泰陵皇帝所賜名也其後縣令陳泉用咸通赦書改築於南山之陽百爾餘百年閲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無用芘風雨以食熙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主之遂爲南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建隆卒長老惟是自廬山來百事權輿勠力成就而僧太琦實爲之股肱於今八年宮殿崇成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斬新松竹欣欣安樂雨露而無斧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器械奇巧如人血脉周流於百體也陰房斎壁戶牖通達皆

者蟲虵之寢處虎豹之燕居無不築丹壑貯其寬衍以為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遊少欲而常足無聚祿而望人之福余得意於山川以來隨食南北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清隱之心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不同付與五湖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強為我記之

忠州復古記

宋　黄庭堅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為臨州後周以為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事者以四公俱賢圖象為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

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邽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凛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故聖涂為州撫養柔良知其飽饑鉏治姦猾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駴吏群訴於部使者聖涂不為變日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錄錄畏吏苛民耶亦

會部使者審吏爲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
次啓問故老訪明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教參無閒
燕士安既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
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爲稍遷故爲郡
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
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等以望江南諸山張樂
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
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放於詩復其舊貫種荔
枝數百株移木蓮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

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
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
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
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䰟䰟然常憂瘴癘
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道事蕪沒欲盡聖涂齊
人也益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强撥煩材有餘地
而晚暮爲遠郡守乃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
泄觀花竹蔚然如元和巳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
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爲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
爲之記

風流愷悌此文真兩得之

蜀川松菊亭記

宋　黃庭堅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

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逌然笑曰。韓子眞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予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郵饑問寒以拊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葬以拊宗。補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爲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裒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東郭南園記

宋 黃庭堅

以道觀分於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罔於蓬蓽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友朋見絕自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況其遠者乎東郭居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遊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焉而折軸不能無悶徙而道蹇不能無愠退而伏於田里與野老並鋤灌園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欲乂乃蘧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

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自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居類市隱也總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據群山之會作亭曰翠光遍而視之土石磊砢綠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黼黻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井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翳心亭之葉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仙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涉雞之羽逐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攖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聞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爲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劖之南園之石它日御以如皐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乎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記者豫章黃庭堅

黔南道中行紀

宋　黃庭堅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紘傍崖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爲客煎茶過大悲遵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游問一徑棧閣繞山腹下視深谿悚𠂊一徑穿山腹黕闇出洞乃明洞中略可容百人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立嘗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壬子堯夫舟先

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蟇碚從舟中望之頤頷口吻甚類蝦蟇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淸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潤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黃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淸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淸而歸陸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嫗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夕宿鹿角灘下亂石如囷廪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磐石爲几案牀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爲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粗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餅價甚

平也攜至黃牛峽置風爐淸樾間身候湯手擂得味既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乃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傳子正也

西山南浦行記

宋　黃庭堅

余蒙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西山實與從事譚處道俱來西山者益郡西渡大壑稍陟其山半竹、栢、蒼、蔚、之間、水泉、處處爲太湖亭樹環之有僧舍五區其都名名曰勤封院樓殿臺觀重複出沒烟霏之間而光影在水此邦之人歲修禊事于此凡夔州一道東望巫峽西望鄢郢林泉之勝莫與南浦爭長者也寺僧文照喜事作東西二堂于茂林修竹之間仲本以爲不奢不陋冬燠而夏涼宜于游觀也

瀘州滴乳泉記

宋　黃庭堅

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乳泉滴瀝一州泉味皆不及也余名曰滴乳泉然寺僧宗會埋其上泉濱來不汲汲似爲死骨所觸余聞葬書死而葬泉源者其子孫皆當病水癰而死其毒數世不已惠若有子孫可忠告之遷以避數世之禍

香山寺行記

宋　黃庭堅

太守高仲本率南昌黃魯直楚江譚處道同來遠水喬木僧房高下與物淸絕爲夔路第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申微雨中來庭堅書

吉州三秀亭記

宋　黃庭堅

廬陵比缺守輒以它吏攝承託宿傳舍吏胥視民爲俎豆執鞭者衆羊失其牧歲歲仍饑饉夜有抱鼓不治聲聞京師元豐六年春詔用薦者魏侯魏侯有家法以吏能名一世至則引見官吏問救敝所先下書教民諭以苦語獎拔才能邪勸不勉戒敕宿負聽以功除按行州左右曹三獄累械至三百餘決其得情引惡釋其黠桀攀牽唯上請須報遠逮證左與繫輕而捕重者乃付有司其所裁遣蓋去三分之二人氣

以和下車之十二日芝草二本產於州院獄門之東其後得一本於郡齋便坐之室而最盛於西峯僧舍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產芝二十餘磊落權奇人物象成最後寺僧來獻黃芝與本同頴黃者慶色異本同頴者不爭之祥令郡侯樂士愛民天澤優渥五穀順成鈔盜其將衰息健訟之民且化爲慈祥弟友魏侯亦將鴻漸於臺省以受福民之慶則靈芝之生不獨爲吉瑞魏侯因改秀野亭以爲三秀屬豫章黃庭

堅記之魏侯名綸字君俞其歲之六月甲戌記

宋文如荊公芝閣浩翁三秀皆卽事說理蔚然溫雅使留連玩賞者不覺形穢

游龍水城南記

宋　黃庭堅

龍水城南大雷雨後十里至廣化寺谿壑相注溝塍爲一草木茂密稍花發香邵彥明置酒招余及華陽范信中龍城歐陽佃夫約淸旦會于龍隱洞余三人借馬自南樓來至則彥明及其弟彥昇在焉初至震雷欲雨既而晴則燒燭入洞中石壁皆沾濕道崖險路絕相扶將上下及乃出洞之南東還臥洞口佃夫抱琴作賀若有淸風發于土囊音韻激越余與彥明

棊賭太白彥明自藏形也是日信中從佃夫授琴久之得斂句洞南有喬木似栟櫚熟視葉間有實纍生似橄欖問從者蒳木威也木威本草經無有宜州諸城砦多有之風俗取豚膾合之爲鮮盤中珍膳也佃夫曰廣東蕃號爲烏欖猶邑貴間謂波斯橄欖云木威之葉廣東西人用作雨衣柔韌密緻勝青笠也

游安樂山記

宋　黃庭堅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晦合江令尹自宗愈率江西黃魯直拏舟泛安樂溪上劉眞人山同來者臨潁索繼萬黔安文輝主簿鄧中以疾初起不能來尉馮世範以支軍廪不至安樂山眞人飛昇之宅也眞人諱眞字善慶初卜居此山曰樊道乎山氣歆而不清江安乃山氣濁而不秀求山而清秀唯安樂山耳既定居泉源發甘虎豹服役晦日之游雲霧晦暝將出山晚晴諸峰皆出

與李端叔書

宋　黃庭堅

數日來驟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慵作詩耳公比來亦游戲翰墨間耶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陵厲中州恐不減晁張但公不識耳

與王觀復書

宋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勛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當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苶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及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噀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果歸之期日月到門疲于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艸艸具此世俗寒温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與胡少汲書

宋　黃庭堅

庭堅叩頭晁嫂必孝友解事家居惟雍睦則不以細故傷大義亦使亡者無憾于下泉矣念兄當此多難能自奮發否公學道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蟬蛻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腳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為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得諸儒鼻孔若于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

與廖宣叔書

宋　黃庭堅

獨下見所惠簡喜承體力漸勝所諭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于事有益于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于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于是

與元不伐書

宋　黃庭堅

知命挾雌將雛下荆峽迎元明未得近音也文章殊不能下筆葢才智與齒髮俱衰憂病又侵其半所謂吾猶昔人也有放浪石刻數種亦可以見其衰颯散誕矣

答嫲夫衡州使君書

宋　黃庭堅

望之去後想令弟必將沂國入城其人亦肯調伏成家否諸子弟有從學之所否人生須轂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而不倦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門客畧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蒸麻必不能為粟也向見令嗣眉目明秀但患未得師友耳厲之人夜半而生子求火甚急惟恐其似己也況長者乎無緣會面聊寄一

王元之眞贊

宋　黃庭堅

天錫王公佐我　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來庭上穪宴衎公含疕石責君堯舜釆芝商洛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詩以獨步白髮還朝泣思軒轅雞犬舐鼎羣飛上天眞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匣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叔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宋喬年眞贊

宋　黃庭堅

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爲師用其多以見已相遭於功名之會圖像麒麟獨行於寂寞之濱照彰谿壑大者四時爾小者風雨爾豈眞我哉

長蘆大和尚真贊

宋　黃庭堅

松枯竹瘦，是其歲寒也。山高水深，不可犯干也。取多國士莊嚴此土，如陶家手也。拂除方丈，儼然而坐，一不受也。首出萬物，淵默雷吼，寂寥者之參也。若夫以法界印印毛印海，則鶩俏谿而走巫咸也。

綠菜贊

宋　黃庭堅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爲蔌。蛙蠙之衣，采采盈掬。吉蠲洗澤，不溷沙礫。芼以辛鹹，宜酒宜餗。在吳則紫，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筇竹杖贊

宋 黄庭堅

厲廉隅而不劌。故竊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嚥李而瘦。涪翁聾褎蒼龍掛壁。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乘間而孺子成名。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宋 黄庭堅

凡治有條如機有綜經經緯緯積寸成兩管蒯之手簡功於紉可席可屨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攸居爰及方册宇以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承懷茲道勿嬉勿驁以迪有造得意自已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幙阜几几吳咮楚尾其下脩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隳之永庇俎豆

瘦尊銘

宋　黄庭堅

瘦尊庭堅得之舅李公擇以獻仲父聖謨仲父懷寶不沽曉受福於巖壑鉤深而望遠得意而忘歸載酒乞言賔客從之此尊魁礧譎詭得珣匠而成器也晩其所容盛足以宴山川之暇日仲父撫尊曰斯其以嵬駭俗汝為我銘以曉客庭堅曰甕盎遺老宿瘤三逐說但佐宜名顯齊國相士貌難執柯其則擁腫樛句不受繩墨斵為雷尊於酒為德君子提攜與梮同苛子子孫孫勿替用酒

栢敦禮硯銘

宋　黄庭堅

用為砧不可以調杵擣衣用為鼓不可以退盜寮旗用為鏡不可以鑒美惡用為礅不可以御賔客檀公三十六策我匠鑱石刓其四封以為管城之國旁陳玉斗挹水以和墨腑渦而飲之給出不竭礪筆硫墨宜日書紙涪翁勒銘有告無止

曹伯達硯銘

宋 黄庭堅

巴東南浦巴子國。金崖之下有蒼石。琢而成器受書滸。翰林主人子墨客。不鄙夷之與偃息。不離輕重與南北。重爲輕爲可戒德。曹氏父子百夫特。

研銘

宋 黄庭堅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温潤。可使躁者靜。戾者聰。覩棐几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罄。

勸石洞道眞師染袈裟頌

宋　黄庭堅

丈夫出家當被壞色衣蜀僧袈裟多似蕊蕊尼輕羅綉縠染成春柳絲撩蜂引蝶唯欠遠山眉

缺月鏡頌

宋　黄庭堅

瞭然一破鏡贈與上座涪翁爲之作頌

月墮鏡中。無滅無生。月雖缺半。影像圓成

清醇酒頌

宋 黄庭堅

清如秋江寒月風恬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游絲落花之困人餞之以涪翁清閒鑒此杯而滌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甕中春

書贈韓瓊秀才

宋 黄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宋　黃庭堅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諍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

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沈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邪

書贈王長源詩後

宋　黃庭堅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饑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忽忽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檢詩輒以舊詩十許爲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書贈俞清老

宋　黃庭堅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薾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書秋浦歌後

宋　黃庭堅

紹聖三年五月乙未。新開小軒。聞幽鳥相語。殊樂。戲作艸。遂書徹李白秋浦歌十五篇。時小雨清潤。十三日所移竹及田野中人致紅蓮三十本。各已蘇息。唯自籬外移檖一株着籬裏。似無生意。蓋十三日竹醉。而使檖亦醉。亦失其性矣。知命自黔江得一畫眉。云頗能作杜鵑語。故携來。然置之摩圍閣中。時時作百蟲聲。獨不復作杜鵑語。爲客談此。客云。此豈羊公鶴之苗裔耶。秦少游學書。人多好之。惟錢穆父以爲俗。初聞之不能不嫌。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遂改度。稍去俗氣。既而人多不好。老來漸懶慢。無復此事。人或以舊時意來乞作草。褋之以今已不成書。輒不聽。信則爲畫滿紙。雖不復入俗。亦不成書。使錢公見之。亦不知所以名之矣。摩圍閣老人題

書聖庾家藏楚詞

宋　黃庭堅

章子厚嘗為予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予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予聞斯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人也但頗以世故廢學耳惜哉

題蘇子由黃樓賦草

宋　黃庭堅

銘欲頓挫崛奇賦欲弘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出子由作賦紆徐而盡變二公已老而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陳無已方駕於翰墨之場亦望而可畏者也

跋子瞻木山詩

宋　黄庭堅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舄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實聞所未聞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書爲廢卷竟日

書林和靖詩

宋　黄庭堅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横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幾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概亦似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跋王愼中胡笳集句

宋　黃庭堅

盜城王寅愼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愼中文士孝友淸修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葷羶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世事故其行易持觀愼中詩語所道閨閫中意不應是鐵人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爲難

跋佛頂咒

宋　黃庭堅

佛頂咒筆畫似鄭預洛祠志及般若心經注然此昔自縛規矩不能略見筆妙止是經生絕燕爾觀書者當用此意求之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宋　黄庭堅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西來六祖師人物皆妙絶其山川草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于人有懐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畫列于冠蓋之會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于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礙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恭篳于此蘇子瞻范子功驟來從之故余過門必稅駕焉

題東坡像

宋　黄庭堅

元祐之初吾見東坡於銀臺之東其貌不爾紹聖之元吾見東坡於彭蠡之上其貌不爾紹聖之末有僧泳舟見東坡於惠州之市其貌不爾而彭山石瑜作東坡之像焉廖宣叙東坡作家子也而謂之然予安敢獨謂之不然

題校書圖後

宋　黃庭堅

唐右相閻君粉本北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硯二十二投壺一琴二懶几三楷順一酒榼果檻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門入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其一欲逃酒爲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韈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劣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搘順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懶几左右手開書筆洊簡皆不缺煩者不亂天下奇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滎陽盛孟適蓄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來將下荆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書歎賞彌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爲其大槩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廉者必不取

貪者必不與也趙潤甫家燭下書

題七才子畫

宋　黄庭堅

蒼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書絹卷後

宋　黄庭堅

少年以此絹來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乃來也爾然未必能别工楛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題東坡字後

宋　黃庭堅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麄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跋東坡書後

宋　黃庭堅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嫵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它人終莫能及爾。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宋 黃庭堅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爲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艸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艸書法艸書不難工矣。

鈔解

題蔡君謨書

宋 黃庭堅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處

跋法帖

宋 黄庭堅

庾公所作支髮枕蓋今俗謂山枕

又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劣於此帖令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又

知足下故羸疾而胃暑遠涉而失一筆胃多一筆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又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爭也

又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正觀書評大似不公去逸少不應如許遠也

又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也

跋匹紙

宋　黄庭堅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開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醖問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予予自贊曰能因濯予古銅瓢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爲予書匹紙予予請盡之旣而一舉覆瓢示予因爲落筆不倦是日予予雖醉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有以覘其不凡也

題李漢舉墨竹

宋　黄庭堅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斵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無出無咎之右者便是寛見古人妙斵試以此示無咎

書壺中九華山石

宋　黄庭堅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豈它日湖中石百怪並出當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欲嵡雲雨之上諸峰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峰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習說於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囙然後此石爲蕭洒緣爾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二石北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題練光亭

宋　黄庭堅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爽不可久處若于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鑪設明窗墩筆硯殊勝不爾勝師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欲作虛窗奥室余爲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密而清明于事稱也

題固陵寺壁

宋　黄庭堅

天水張茂先世家南昌黄共聲直俞叔向嗣直建中靖國三年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思順開法席於此山道俗歸心荊棘艸萊化為金碧時新雨晩晴同登鐘閣觀白鹽之崇峭想少陵之風流歎大雅之不作徘徊久之

石門寺題名

宋　黄庭堅

韓城元聿雙井黄庭堅同游石門霜清水落山川高明掃徑上寇雲可以忘歸

又

晩到石門秋氣正肅斜日在青苔上冷光翻衣袂此地憶康樂廷豁淺瀨茂林修竹語使人意遠

浯溪題壁

宋　黃庭堅

余與陶介石遶浯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峿臺銘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以介石徘徊其下賞探千載尚友之心最後於浯亭東崖披剔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玉筯篆筆畫深隱優於中興頌也故書於長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

游愚溪

宋　黃庭堅

三月辛丑同徐靖國至愚溪過羅氏脩竹園入朝陽洞蔣彥回陶介石僧崇廣及余子相步及余於朝陽巖裴回水濱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散漫洞口咫尺欲不相見

游青原山寺後

宋　黄庭堅

予曩時上七祖山極愛其山川故爲予友元翁作此詩又出上方之南得古釣臺嘉遯世不見其光輝者元翁亦請予賦詩詩曰避世一丘壑似漁非世漁獨尋嘉橘頌不遺予公書笋蕨林塘晩絲緡歳月除安知冶容子紅袖泣前魚元翁曰青原遺跡但有顔公大字當并刻此二詩使來者得觀焉其後各解官去不果刻海昏王子駿以生絹來乞書子駿於余外有連故書予之能以青石板刻而送之祖山亦一段奇事

封植蘭蕙手約

宋　黄庭堅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窓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蘭名之曰清深軒渉冬既寒封塞窓戸久而自隙間覷之鬱鬱青青矣乃知清潔遂深自得於無人之境有幽人之操也余既獲謫走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爲卒調護之有士大夫欲遷而去者可以此券示之崇寧二年十二月丙午山谷老人手約

棊經訣

宋 黃庭堅

初下十子以來進未可謀殺退未可占地各逐其宜以求有力此立理之道下及三十子以後布置稍定須觀局之强弱或占地或刑尅必觀於利此乃用行之時也殺不必須得地不必須破占不必廣此三者取捨之道棊之所切無出於勝黨或局勝專在自保或局弱即須作行然作行須是敵人有覺無覺而動必敗之道也棊之機要多在外勢取局之要在於鴻漸棊有三敗一者欺敵二者不辨局三者多錯又有六病一者貪殺二者取捨不明三者無切與切四者若覓奇行五者知微不妨六者稍勝望籌棊之大要先手不可失局初有大利方可棄之局中有倍利方可棄之局末有不得已方可棄之古之經訣皆迹簡易貴於立理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或逍遥得極高道自樂終局雅淡是其長也

筆說

宋 黃庭堅

歙州呂道人作墨池含墨而鋒圓佳作也宣州諸葛家撚心法如此唯倒毫淨便是其妙處恭倒毫一株便能破筆鋒爾宣城諸葛高繫散卓筆大槩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纖與半寸相當其撚心用栗鼠尾不過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則剛柔隨人意則最善筆也栗尾江南人所謂蛣蛉鼠者歙州呂道人非為貧而作筆故能工於是以此授之黟州道人呂大淵心悟韋仲將作筆法為余作大小筆凡二百餘枝無不可人意因見余家有割餘狨皮以手撼之其毫能觸人手則以作丁香筆今試作大小字周旋可人亦是古今作筆者所未知也往往爽道有嚴永者蒸獺毛為余作三副筆亦可用然永未嘗知筆中善病不能為他人作字也大淵又為余取高麗猩猩毛筆解之揀去倒毫別撚心為之率十得六七用極善乃知世間法非有悟處亦不能妙

收遇丁香筆撚心極圓束頡有力可學徐季海禹廟

詩字傳其瑛諸葛元皆不能也作藏鋒筆寫如許大
字極可人意㝡妙

文劝東坡酒經

金崖硯作覆斗說

宋 黃庭堅

紹聖四年正月雨水故人盖明仲守萬州為余劚金崖石作此研堅潤宜筆墨而魁梧難爲室乃作覆斗使之不塵

惠王子均硯說

宋　黃庭堅

涪翁用桂林石作此硯惡其太重故刳其腹至荊州以贈王子均

黎遠字子思說

宋　黃庭堅

龍水黎充字子美余同年進士黎與幾之族子也以名觸其遠從祖之諱乞余更其名余名之曰遠而字之曰子思而告之曰遠而家子也廢書不讀此志不遠也出門從所樂而忘歸此慮不遠也耳目聰明而尚陸沈於此唯不思故也子思自今以始一事而三思可也崇寧四年九月初六日

李惴字相如說

宋 黃庭堅

藺相如出於萬死為趙抑秦歸而退讓廉頗名重太山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雄誇不遜故曰相如惴而不傷仲連傷而不惴相如為可學也。

跛奚移文

宋 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廼得跛奚蹣跚離疏不利走趨顙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廚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忘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與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屨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取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扳車乎能與群狙賦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闔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令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鉼瀹釜料簡蔬茹留精黜觕。

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延洩如截肪煑餅淅注湯
和糜勿投醯韲臼啘用薑蔥滌不欲集旋葅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涘沸鼎斟酌
鄉芼生熟必告姨嬭臨食爬垢撩髮染指䶀杓嘬截
㦬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杈拭
蠲潔寢處覆桃陶瓦綠素覼在謹數兄弟爲行牡牝
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襦器穢器淨濯併其初素衣
當白染衣增色梔欝爲黃紅螺蚜光接藍杵草茅蒐
藳皂藥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停尉帖坦平來往

之役貧宅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關閉護
草竊飲飯猫犬堙塞鼠穴凡烏攫肉猫觸鼎犬舐鎗
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蠶尋卧升簇自裹七晝夜夜
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疎手作無有停時
紾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滸㴔水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笞執
弓懷彈驅嚇飛烏無得叱嗇日使殘少姆嫗駡譏瘡
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鼎烘搔痒抑痛灸手摑凍無
事倚墻鞾屐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皂

霍皆憂將斂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能之不敢
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
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此學王襃僮約而擬議之中更有變化

蕭濟父墓誌銘

宋　黄庭堅

吾友蕭濟父新淦人諱公餉曾大父詠大父漢卿皆不仕父中和福州長樂令以太常寺奉禮郎致仕濟父事親不遺力居喪以毀瘠聞友愛其弟恩意甚異博學能文少時累試禮部在太學有聲稱熙寧中忽自廢不爲舉子元祐六年乃以特奏名試於廷得一命歸而殁於牖下享年五十有九娶盧陵段氏生六子男曰暐曄麟玗二女爲歐陽恭郭欽正妻初濟父

既無仕進意築室於淸江峽之碕巴丘之上曰休亭閒居且二十年於書無所不覩尤好孟子黄帝素問啄其英華以治氣養心遨樂於塵垢之外推其緒餘子弟皆與於學逮其欲出仕不幸而死與濟父游者皆哀之故商濟父之得喪而爲之銘銘曰

玉尚岑岑閟世無疆我以爲朋章貢合而流淸不舍晝夜與我偕行仰其高追配古人鉤其深得意日新力耕孔耘食其新陳其妃能烝以奉祠禴調護諸息其櫝其棘各授之職而老斵輪傴而遇合富貴嶫嶫牛羊賓客金玉僕妾怨塞宇宙榮不滿睫以此易彼君必不厭而心爲田而智播穫穜而自得是曰有秋鄉曰揚名里曰雙秀才宅斯丘龜筮告猷安只樂只無廢無圮

劉咸臨墓誌銘

宋　黄庭堅

南康劉咸臨有超軼絕群之材諸公許以師匠琢磨可成君子之器不幸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未娶後不立其母兄哭之哀甚將卜葬咸臨于九江之原屬予爲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無極使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浴先王而知其統則視古人何遠哉今若此故作銘以寄哀銘曰

和叔劉氏字曰咸臨京兆萬年而徙高安祖渙凝之業令頴陰築屋南康迄至於今春秋八十懷寶陸沈父恕道原其學知往汗簡百世如指斯掌宦世蹇蹇不衹其蘊佐司馬公著書補衮咸臨岳岳秀於林臯爰發雷聲震驚兒曹我予我奪持論不悃其於文章似漢游俠詩則清輿欲自爲家嶷而雄鳴如迦陵伽石介守道攘斥佛老君得其書奉以師保介之道術暴虎救焚百翦而死危斲其棺君曰可人恐不得然我閭夏屋伐木山積不文棟楹林火蕩熄母曰嗟子子不亢劉宗兄曰嗟予季道不佐邦人材實難有又

不遂刻詩下泉慰奬其志九江宜松竈而蕤之尚俾松聲詠予銘詩

非熊墓銘

宋 黃庭堅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生於臨莭先大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歷象爲吉祥以爲門戶所寄兒時黙黑肺肥其可念先大夫捐舘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歲爲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然性資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爲人役於儒生藝事無所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略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例婚晚伯氏元明賣大父府田爲非熊取舒城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説竟棄去由是頗浮沉於酒中亦自恃其命曰我生日在甲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刻苦琢磨欲以恠奇鉤致祿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爰開其家世欲以女子之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三十有六有衜不酬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不耦雖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怨維其不壽

似蘇

陳夫人墓誌銘

宋　黄庭堅

故福州長溪主簿吳君夫人陳氏其父左侍禁知高州諱祕開封人初高州子男女且十人皆蚤世晚得夫人幼童慧寤成長淑慎故高州奇此女閟好久之廼以歸長溪長溪磊落人三佐縣不可意棄官歸藝花遇人情不可堪忍嘑嚛於胸次而上於眉宇之間聊睨畦圃釋然忘懷以是心通意得於草木之性間雨露而封植之能與物爲四時而吳氏花名江南蓋婆娑丘林十餘年而後終雖長溪自得之而夫人燕安田里實有助焉夫人歸吳氏不及皇姑事長姒如姑禮外姻來者初不知其娣姒也自奉養菲薄施畀族黨甚周諸兒皆夫人勸督宦學也尤喜誦浮屠書平生自力以數萬過子姪念其春秋高勸誦索氣其諫止之夫人曰人心所安樂國禁不能沮也其所不願國賞不能勸也吾誦書猶乃翁蒔花也疾革顧兩侍兒掖坐命二子曰吾處常得終汝曹可無憾遂瞑實元豐四年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一維夫人少則能婦長則能母陳義甚高疾亟而不亂斯其可銘長溪諱長裕崇仁人葬番之東岡夫人祔焉五男二女其四早卒又中而令美中進士薦其州女嫁承務郎郭禮立銘銘曰

在番之陽孔樂東岡維息克孝以夫人藏其松其柏其杉其栝築丘岑岑尚勦勿伐深谷既陵土不閟瘞刻詩不磨永孚來世

淡化爲濃

章明揚墓碣

宋 黃庭堅

章君庭字明揚寧縣之石硯人石硯與余所居雙井阻一溪余在雙井明揚略無一日不來來則嚣嘑劇飲夜醉驅馬涉溪而歸未嘗見其有憂色也余家有急難明揚未嘗不蹶蹶而趨事且一絡與而事皆辦鄉有鬬者明揚必揚臂於其間排難解紛使皆意滿謝不直而去余嘗與鄉長者評其人似長安大俠高陽酒徒顧天下安平詼詭譎怪之士虛老田野亦無足怪也元符之元夏六月明揚之子如壎以書來戎州來告明揚死矣且曰將死謂如壎以余之死累黃緜直余為之出涕而為文碣其墓其文曰

鄙夫舌反平地蹇嵼明揚坦坦鄙夫嗟咨戚老羞甲明揚熙熙鄙夫乾沒刮利次骨明揚安拙鄙夫在堂技短畀長明揚一觴醉不慣亂簡不廢弛稽古不售敎子實恥四十蓋棺人謂之短吾謂之長彼耋老人兩之壽吾謂之殤夫人某氏羞其蘋藻如壎如篪尚克有造石靴之峨松竹連阡卜宮其洞億千萬年

語不必多其人已盡

祭十一舅母范夫人文

宋　黄庭堅

嗚呼夫人令德孝恭佐我元舅肅雍于宮柔不逷恢剛不忌克誰傳誰師金玉天質螽斯多子扶牀坐膝笑之怒之慈視如一夫人歸止不及皇姑事我安康進被退扶酒有枕簟溫凊起居婦拜姑老尊重則傲倚嗟夫人老而克孝謹不淑壽大岡楚泰孰是夫人而不中身兒皆詩書女亦箴紩得喪秋毫彼亦何卹庭堅等來自江南哭奠藻蘋毀瘠餘生哀深母黨

祭知命弟文

宋　黄庭堅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惸侍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豪氣穿此一棺柎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際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院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冢絕勵一觴其君尚饗

杜詩箋

宋　黃庭堅

更須慎其儀

陶侃傳諸參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

養望自謂驥達邪

升冰延樂方

傅毅舞賦云朱唇紆清揚抗音高歌爲樂方

得兼梁父吟

諸葛武侯梁父吟步出齊東門

縱有健婦把鋤犂

古樂府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

新鬼煩寃舊鬼哭

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禾頭生耳黍穗黑

齊民要術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春光澹沲度千門

富嘉謨明冰爲春冰澹沲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

尊

始出枝撐幽

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業白出石壁

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純白業得純白報

一箭正墜雙飛翼

箭一作笑蓋用賈大夫射雉事

已令請急會通籍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爲限書記

所稱急取急請急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出詣子

敬盡急而還是也

幾日休練卒

新安吏時練卒收舊京

彭衙行

馮翊郡縣西北有彭衙城秦晉戰地

張公一生江海客

張相鎬

合昏尚知時

合昏木名朝舒夕斂

山鬼獨一脚

山魈出江州獨足鬼

射人先射馬

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無不能進

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向子識損益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也

徒旅慘不悦

一本云徒懷松柏悦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

招隱云熊羆咆兮虎豹號

歲拾橡栗隨狙公

後漢李恂居新安關下拾橡栗以自資

我生託子以爲命

嵩記牛山多蓉自中國喪亂百姓資此爲命

黃精無苗山雪盛

精一作獨黃獨狀如芋子肉白皮黃苗蔓延生葉似薢摩梁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

石笋行

華陽國志蜀王妃物故哀念之遣五千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盖地數畝高九尺盖石俗名爲石笋

不唾青城地

古樂府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

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傅玄盤中詩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眼中之人吾老矣

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陸雲詩感念桑梓城髣髴眼中人

牽牛織女

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已被召弟曰何事織女渡河曰暫詣牽牛

牛馬毛寒縮如蝟

元封中雲大寒士馬皆踡縮如蝟

書貴瘦硬方通神

二碑漢隸極瘦硬

仙李盤根大

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榦倚天舒

風箏吹玉柱

柳惲七夕詩秋風吹玉柱

露井凍銀床

銀床古樂府淮南王篇

五夜漏聲催曉箭

蓋漏盡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出漢舊儀

封題鳥獸形

宋王[illegible]伙苍贊中狀雞鳧具容鶵蔡

初月

王原叔謂此詩爲肅宗作

舉家聞若駭

當作咳偶[illegible]猿猴喜怒飲食常作咳

錦官城外柏森森

成都道西城故錦官也故命曰錦官城

籠竹和烟露滴梢

籠音蔞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野艇恰受兩三人

改作航殊無理此特吳體不必盡律白公同韓侍郎游鄭家池詩云野艇容三人正用此語

湖口紅如練

蒲帽反在彭州

蠶崖雪似銀

蠶崖在茂州帶雪山

更歷少城闉

少城今城都治府張儀所築

軍吏回官燭

巴祗爲楊州刺史與客坐暗中不然官燭

盤渦鷺浴底心性

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久游巴子國

左氏桓九年巴子請與鄧爲好巴姬姓國在巴郡

江州縣
南遶北戸開
林邑日南諸國皆開北戸向日
相失萬重雲
梁簡文朱櫻詩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
鬭雞
侃風樓南起鬭雞殿
胡雛負恩澤
王衍見石勒曰胡雛有奇志恐為天下患

人間有賜金
漢書高后紀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畫省香爐違伏枕
尚書郎入直女侍史執香爐燒薰護衣服漢官儀
織女機絲虛月夜
池中有弋船各四百艘四角各垂幡旄旌葆又作
二石東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
賜被隔南宮
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

艸閣柴扉星散居
寒園星散居庾信
陶冶性靈存底物
顏之推論文章陶冶性靈從容諷諫亦樂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
生本是產人字也誤轉為生
竹葉於人既無分
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成九醞酒
家家養烏鬼

峽中養雅雛帶以銅錫環獻之神祠中人謂之烏
鬼

解疑

宋　黄庭堅

或譏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爲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舍己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歟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不能離此三過者乎翁陶淵明爲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士大夫食時五觀

宋　黄庭堅

古者君子有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尊俎則忘之矣故約釋氏法作士君子食時五觀云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此食墾殖收穫舂礱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多何況屠割生靈爲己滋味一人之食十人作勞家居則食父祖心力所營雖是己財亦承餘慶仕宦則食民之膏血大不可言

一忖己德行全缺應供

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全此三者則應受此供缺則當知愧恥不敢盡味

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

治心養性先防三過美食則貪惡食則嗔終日食而不知食之所從來則癡君子食無求飽離此過也

四正事良藥爲療形苦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饑渴爲主

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醫藥以自扶持是
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五爲成道業故受此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先結款狀然後受食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涪翁雜說

宋　黃庭堅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腴魚腹下肥處也
故杜子美詩云偏勸腹腴貴年少
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鄭司農云酏食以酒爲
餅賈公彦云酏粥也以酒酏爲餅若今起膠餅鄭司
農云糝食菜餗蒸賈公彦云若今煮菜謂之蒸菜起
膠餅蓋今炊餅蒸菜蓋今裹鮓邪蜀人凡果蔬皆漬
之醢以爲蒸餗周官醢人云醢人掌五齊七菹王舉
則供齊菹醯物六千甕齊即虀也豈蜀人尚有古風
邪

釋名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
帟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幄也大次在壇壝之外小
次去壇近矣
凡言貨賄命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自然物賄以人功
乃成
水鍾曰澤澤無水曰藪
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

曰獻通行曰鐠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胢與皆可曰
饋
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鄭康成云耡者里宰
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令昆陽城中有漢街
彈碑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鄭康成云地慝若
瘴蠱然賈公彥云障卽瘴氣出於地也蠱卽蠱毒人
所爲也
保氏教國子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

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
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公彥云白矢者矢在侯而
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相連而
去也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
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
鏃如井之容鳴和鸞者和者在式鸞者在衡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御者逐水
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者謂褐纏旃以爲門闕容
握驅而縶則不得入舞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

於舞節也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驅禽獸使左當人
君所射凡君自左射故公彥又云此當先鄭別有所
見或以義而言以義而言則不可言別有所見則可
又不知公彥何依據如是訓釋也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質人云大市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爲兩書
一札同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
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尺分要手摹
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
契亦用手摹也

太祝辨九㩧㩧卽拜也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二曰
頓首拜叩頭至地也三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
也唐人書末言謹空蓋空首也九曰肅拜但俯下手
若今時揖又曰介者不拜左氏云爲事故敢肅使者
又曰推手曰揖引手曰撎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
畢南人謂箋爲畢因效之人爲手筆乎子京乃謂
手簡爾雅簡謂之畢學記呻其佔畢
上古之人夜則伏常苦恙蠱食人心故晨與相見輒

相問言得無恙乎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椬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也龍眼催關中及南越有之太平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貢土物之貢至於青能目亦不自知其失也劉評布衣蓋言臨武長唐羌也
左傳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句卿云蟹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蓋古人作語詩有皆不省耳楊子云蟹蟹郭索後蚓黃泉語約而寡過也
論俗字呼
蒜々庴侯直鮮音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轍曰川蒜直
孔子於鄉郿恂恂如也漢碑今作者多書黨作郿恂恂凡古人書疊語則書二字今人或於字下作一點或兩點皆非也
橙橘屬也根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江橙楱玉藻曰君入門士介拂橙楱音太蔟之蔟武陵有一種小橘名楱疑即今之金橘今人書凳丁鄧反為橙非是
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礨葢象古之魁礨之士彷彿其言行也

晁無咎文抄

離騷新序

宋　晁補之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説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辭廟鬼神之事以攄憤者故遷于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辭沉淵不可如

何也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爲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録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爲十一則溢而

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十一以爲九若溢而爲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闊矣又十七卷非舊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

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

變離騷序

宋　晁補之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人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楊雄爲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

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爲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爲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爲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羅首之斑然然則續而纍有筐佩玉縢兮

唇無所系之祈招之愔愔厭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
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能復典則列
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
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于風大言小
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皆故繫
荀卿七篇之後狐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楊雄
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于是乎極
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于正義
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于京都山海宮殿

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于古詩惻隱規
誨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
麗不可棄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
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
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頗不足于植粲摘
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
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
足嘉者也鮑照長于文辭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
以劉濞事諷劉瑱有心哉于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

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
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皐一篇首尾楚辭
也宋云雖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嫫姆衣錦西
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爲詩
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
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
曰登古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刪
大約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

其反招魂斬斬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甚者漢毛
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錄以迄本朝名世
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操或宏傑自
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
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于變
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
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于屈平
矣惡夫愈遠而迷其源若服蠱然爲之系其姓于祖
故正名以存之。

此文論述精確當與元微之叙杜少陵並傳

汴都賦序

宋　晁補之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乂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多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官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爲太平親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慕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弃天下景暉亦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后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宴會賓主酬酢匏竹啾咽牖夕厭滿酤酸

有勝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
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楊雄以謂猶騁鄭衛之
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亦不務然補之
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為華葉波瀾
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自然卒不自
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為人薔濟泊寡
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
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慍夫固安為侈麗閎衍者
非耶故備論之

海陵集序

宋　晁補之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
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
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為人若不可及
者皆有它事業尊君芘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
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皆特以緣飾
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
不恥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為賢雄

夸虛張聽者為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
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
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
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為之而工不足以
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鬪
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
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
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
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

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爲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益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益辛苦刻篆呻吟袁氏者有年不幸其犁然之音與吾窮頻然君少年自已得聲譽至宅事業行已位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絃歌霖雨饑餓之

聲樂之而不厭如此且以爲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希於世規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修皆厚云

何龍圖奏議序

宋　晁補之

其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與之主不以兵革本于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爲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爲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于無難無與僞之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爲而士之生于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有以開之

有以培之與夫卒栩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爲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惡禹不以兵革猶八年于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于馬上而不得休比繼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

僅得休息于無爲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己于上而羣臣並進各自明于下君臣有慶衆而下並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爲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諫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爲御史諫官至列侍從

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爲奏議二百餘篇爲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于憂國愛君簡易而適非若世之無得于其中而以爲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爲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自致矣某是以竊嘆于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公之遺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實難蓋必有能聽言之主尊其臣使言而後能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爲天相之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于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爲和川令會天子詔天下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遂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于公爲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郯字聖從某州

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續歲時雜詠序

宋　晁補之

宋氏自宣獻公蓋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彊志爲時賢人與客語亹亹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爲兒時諸老先生爲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

言宋氏藏詩曰歲時雜詠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彬彬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黃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雜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爲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家言憑几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條舒榮槁所以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以其集屬補之爲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矣豳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爲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昔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前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旁礴一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

傳猶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㘞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此矣補之方求爲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公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發也故喜爲剛叔序之

捕魚圖序

宋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菼向摇落草萋然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葢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峭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擥語袂翩然者童負蓑尾馬背而倚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

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蓬篨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罟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竹且漁兩兒兩蓋依蓬篨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舵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杯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

而擠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杯盂者一人推篷間童子俛而曳循涯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但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河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項時戍晥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渠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晝二大夫去國

其色無別恨矣以與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摹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

潁川晁補之序

送劉公權序

宋　晁補之

田文好客、殫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獘、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物忘其中、余爲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日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以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于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氊而辭、饑、不以麥飯葱葉非而不喫也。田野無酒徒、劉君又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揭然去、余爲之悵悵、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于吾人也、故于其來別、以是言贈之、

送段康侯序

宋　晁補之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卧以足加腹報司徒覇書纔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詢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于名陵與道足乎已無求于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

公皆舊故而恃放驁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于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士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若之推可謂不累于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

用藥爲乃入覇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然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勤苦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遣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白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愠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于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高雖然士生一

世取不愧怍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耽察之得無物色有如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清美堂記

宋　晁補之

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美為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為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為不然曰無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人慕交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廷則附

者衆若此皆自以為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為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徼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責汝之陽虜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圃而居之為堂以臨溢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溢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陂隰摧嵬而淡漫青齊之往來者岐路適靡牛羊麥禾膏野極望鳴鸛鶴而下鳧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為錦堤鑿堂之

東西為池植柏其旁以達于門為徑為臺為庵為亭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為樂叢竹雜果奇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塵市者朱墨倥擾之與居米鹽諠呶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余終歲優游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

為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耶柳子厚以謫居遠方一旦得官捨而去孰與余嘗有此也於是求文潁川晁補之以記之補之向嗟乎昔之君子進則急於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懟不逢則誣溪谷草木以自解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可矣近時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羈旅於魏嘗歌曰盧泉之瀕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盧泉也獨嘗以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北也

歲幾乇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照碧堂記

宋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于宋其城郭闤闠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土而樂之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公從宴湖上後謫官于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鶩大空者花則草薫百物斌媚湖光彌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糾柳搖而荷靡鷗鳥簉個客顧而嬉偷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饜于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矣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宋　晁補之

少日讀書不曁孔子之堂自夔咎繇而下若巫咸傳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爲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佐不足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爲策悟非己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檀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時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晚得釋氏外生死訣始

盡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窺其藩謂盡至淸言誤世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辭覺己不似而願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摭陶詞以名之爲堂而圖之艸木曰松菊松菊猶存也爲軒達其屏使虛以來風曰舒嘯登東皐以舒嘯也爲亭廣其址使庳以瞰池曰臨賦臨淸流而賦詩也封土爲臺架屋其顚若檐廡百里曰遐觀穿室其腹若洞深五

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也爲庵抱陽而圓之以嬉晝倚南窗以寄傲也曰寄傲爲庵負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所居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有辯也或曰淵明亦晉人抑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爲其葛天氏之民與奈何曰嘗讀釋氏說嘗如動目能搖湛水今與子常動不足以覩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試與子去夫膠膠擾擾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喉喘寧而顛汗止而后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恍然見其塗巷乃

余與子皆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后淵明可俛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金鄉張氏重脩園亭記

宋 晁補之

濟爲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爲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桷椽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爲見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營而好士厚子弟争學游客晨夜相面背

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勧又好爲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爲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豐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爲王黄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敗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蓊然秀色横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蒼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從之石公爲宰每醉而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與人也蓋六十七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綽孝恭孝孫亦善士好客能脩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遷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驚起馬前俯無遺址尭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殺壠間風雨摧剝蒼皮白枝龍虎躩拏而上數十尺道衍隰而來未見也下馬牛嶺北望南武七白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南數百兔鴈飛集鳴唳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

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于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之大方則愀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疏矣且營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礲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爲近市利日不足鋤

犂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
爲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羸餘既異俚
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才士之
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異
余何愛不爲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予豈但
數過子相從燕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
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潁川晁補之記

白蓮社圖記

宋 晁補之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得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昺道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

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罽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最善陶淵明陸修靜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畏之即驅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咒水洗弟子足使閉目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至如藏跋陀羅嘗見彌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及羣士等皆

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爲限寂厚陶潜陸修靜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靜後得道度世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爲鑿二池種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爲荊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爲此圖筆寂勝然恨其略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八人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馬因龍眠之

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侯翌雲氣倣吳道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艸樹以周昉郭忠恕卧槎垂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鞭服以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鷴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爲山石位置向背物皆非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模寫潤色之余幼慕無生長慣世網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城八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爲山辭十數醉輒歌之初見李圖慈然忽如蠟屐扶杖行其中故爲此圖特盡意

遊新城北山記

宋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絶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行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䁐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上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旣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爲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往何境也日且莫皆宿于是時九月天高露淸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戞聲切切不已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兀之狀二三子又往頓䰟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

淸激雋快讀之心魂若刷

上蘇公書

宋 晁補之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劒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序於席男女别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衞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群起而乘之駕倡佯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峩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閎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

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
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揕人之胸義不返顧詐不
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蓋先王之道披
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
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
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
民險而多詐昔介齊秦之而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
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
土磽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健而少慮秦

倚華山阻函谷臍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
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鬬楚接吳越之封傑荆舒之地
[illegible]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
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與
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
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蓋天下
之名而后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
以望天下之化閤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
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

蓋天下之名矣横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
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
化者非閤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
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衮一治閩而閩之人
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
之[illegible]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閤下亦既知之
矣閤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末流望冠
蓋於後塵者使閤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
不油然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爲吳人慶而次爲

天下有望於閤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
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閤下之前獨幸
閤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
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
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憐補之雖不能亦閤下
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
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宋　晁補之

某再拜上書某官閤下仆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閤下容察之某少爲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紙縞而齧狐裘入楚市而爲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閤下書閤下蓋嘗自謂學出于孟子矣

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執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下事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于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螾兼陳備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閤下之心而竊觀其爲文豪重敢決崩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膠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月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暗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窅冥晝晦搖川震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竊閤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禁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閤下所知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方且爭雄鬬姸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閤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而識閤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邪則非王公大人高門垂箔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

有求於利邪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倀倀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仰聊其所慕而願聞其言名數通於將史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閤下察某之獨何爲哉夫冠鷄佩猳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爲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識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

燕服市焉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郎有人焉其學既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于閤下之門不識閤下其肯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宋 晁補之

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來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己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于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譖然剛潔寡欲奉己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

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後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孰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于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

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為賢于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于淮南有邪謀數漢廷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于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為直不為忮鄭當時為和不為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于見譏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雖黨同門竊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于朝則[illegible]達[illegible]在日一而事無不可為不識左右以為何如復賜一[illegible]幸甚幸甚

與曾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宋　晁補之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懸蒐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曾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君為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茍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為吏至累歲不調々之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々擬求來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涸不通留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愠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

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問則惑焉既惝之又從而喜慍之惑已甚矣若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嗜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淸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郃比疾病卧牀[illegible]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脩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三十篇惟是先君平生

竟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小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於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再拜

書毋丘震

宋　晁補之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條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皋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傅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賴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咎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槩賢不

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鬬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弊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祖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

微悼列位之缺皆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閲舉士蒞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蒞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曰使銜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奸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爲不世之遭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莞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歳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爲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

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内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宅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行付宰相而親閲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而已哉竊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遴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

書王蠋後事

宋　晁補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

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壃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

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於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

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流以爲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柰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

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
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
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
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
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
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樓子
環騶奭之徒迂濶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術之孟子
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
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義在於

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
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
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子
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宋　晁補之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
所謂善人者葢嘗歎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
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爲之其功猶在於百
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
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
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逾亟日一人去有一
人焉充之則已矣昔子產爲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

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
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
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
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
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
也則責治之効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
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又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
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興風俗

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覇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殺、無足怪也、而況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蓋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髣髴、修庠校、損庸役、便轉輸、勸賙貸、緩背斃、折留獄、興圩堰、繕郛壘、皆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爲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志也、昔陳平有興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跋林逋爲士書後

宋　晁補之

余嘗出錢塘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幷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裵回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點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疏、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則反覆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宋　晁補之

常物之情不如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禦寇曰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强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志弱而氣强故少于慮而傷于專此志與氣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軍者或懼于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于禮文悍鄙屈于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

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略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淸而未容故驚世患嘗慨曾敬之會稽尉廨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推剛爲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于義凜凜猶有生氣者至于人之所同爲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昔之所謂英傑良宜魁梧奇偉而貌狀乃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踰于兵甲大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偕曰未識于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爲淸便艷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如方雖平居當爲淸便艷發之語至于臨事感憤余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而明略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然敬之不汙以于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南陽晁補之題

跋蘭亭敘

宋　晁補之

始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蓋譎以出之輒嘆息曰蘭亭敘若是貴耶至是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柰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爲而去矣晩多閒居頗味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於

少年喜官爵遐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足遠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敘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鈞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皋流憩洞

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跋李遵易畫魚圖

宋　晁補之

魚之醜以千百數，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窘不能追也。長塘之水，一斟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罭之所常萃，鰌鯉鱒魴，頒首萃尾之間，蓋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謂畫師喜爲鬼神，而憚爲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鰌鱒所嘗覩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覩鯤首尾之目、針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庾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帋，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爲鯤，則稽天之涯，覩不見其不足；一以爲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繫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隱几翛然，去智以覩天機之動，蚿以多足運，蚿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

話述

宋　晁補之

晁子嘗曰至人鶉居而鷇食鶉無常居鷇仰物食我窮殆似之蚍蜉集其枯螟蜿轉于塗而我不盧開口待餔乃不如彼晁有喙則脈其妻曰水舟而陸居乎悄里巷而愛岐陌乎今日趍而昔者奭乎雲忽忽乎萍不止乎大章虛做步八極乎荒土功乎負羈紲乎孔不暖乎墨不黔乎無乃蠏蛇蚿足踝不一乎陽鳥鶤鷊氣則移乎敗羌擾乎長鋏慨乎匍匐徃三咽乎

人孱食而嬉見哀乎東郭藏而中庭泣乎貿貿來乎頹頹然伏乎西山餓乎雖噫徙乎無乃休儒瞽師困惡瘠乎豢豕犬羊犧儀養乎尼子行人間何以請擇事晁子曰唯既而曰嘻笑不知我知之乎適可則可我不可乎其妻曰唯舍然大笑

猪齒臼化佛贊

宋　晁補之

猪齒臼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豶犬得其棄首骨嚼之猪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牲齒臼中得肉如拇色酣酡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藏之目覩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

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人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覺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身躍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幾時一

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
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
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所
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御若
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
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
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
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
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

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
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
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刹如是一類
是强非强業力所驅啖彼養已是適食者死已能生
反誅其債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
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苦
人非牛馬齊貝瓠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
牛馬與生無齒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悲
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爲此言
普勸横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
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不自知視猪何等或其前世
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壑流
揚湯燖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
謂猪賤畜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伽
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
大小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
汝欲殺猪應作是念罽賓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

臂已墮落白乳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佛出
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
彼佛儼然生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
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
生不啖微食薄荷草度羣業猪菩薩威神示入異類
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曰肉
跏趺坐人稽首至尊在我齒曰我不敢慢無猪無人
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
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輭心去毒害意

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

東坡先生眞贊

宋 晁補之

非儒非佛、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繳、亦不乘風雲而上天、何居乎、猶心醉經目營海、既逍遙乎濤瀨、忽焉橫枝按膝而舒嘯、鸞鳳之音猶隱耳、而人固已反乎無在也、

南華眞人畫贊

宋　晁補之

乾顙坤顧，口海鼻岳，其朕日月，大空之灼，其詞風雷，萬有之作，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蝶乎，何有夢想，惟周能蝨，惟蝨能天，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謂之聖人者非也。

賈甥書几銘

宋　晁補之

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逌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願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彊而夕惕

大圓硯銘

宋　晁補之

黑月模汗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篋遊。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歙硯銘

宋　晁補之

黯其貌。虛而不屈。溫其俯。動而愈出。眉溪。之名躡溪。實如世之不名爾實何

黃君墓誌銘

宋 晁補之

黃君諱某世爲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于里人而家產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糴騰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糴者皆之黃氏立盡盜𤼵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黃某者耶或對曰然于是獨不犯其一毛而慰遣其家人有男子跣而走盜執

之遽紿曰我黃某子也亦得免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葬于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今爲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嘗從補之遊來求銘乃掇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

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是不然觀黃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推之而不求贏已而愈贏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競

鄧先生墓表

宋　晁補之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者必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廼素隱無迹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蓧矣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待神明至竟無乜異故李固以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于用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作者而言之惟夫行已有恥惡衣惡食而不恥而知違患之當遠也

猶足以捄俗壞故范曄因固論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興于是昔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于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與等蚤爲司空平章事呂公所知而性薄榮利方壯則棄舉子服去布裘芒屩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

矣平居頹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愛幼者以孝悌歷里工賈以勤儉不欺故人慕交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難必赴身結茅北郭水濱牛羊鳧鴈之所牧集蒲柳蓊然下窺如壑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出其人頃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昔見河上公今見濠上翁姓名字時與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實事也又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九種蓺養生備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韶爲鏤其書朝

廷請頒之不報乃棄家入廬山學釋氏說將老焉[illegible]得疾其家舁之歸有詩三百篇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年正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曰洵能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九日葬于鉅野縣宋善村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侍禁張覔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亡一夕過所與遊呂與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夕呂復夢之言學果未盡今當至蜀都爲一富家子呂怛然驚覺候之死矣死生聖人難言

此非補之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有于此不
昧者銘曰
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日歸潔其身而已矣。大
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恍不誣。

館閣祭呂申公文
宋　晁補之
維元祐四季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如山
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榮地有
山川氣傑以靈豈惟寶藏百貨所養惟其高深物則
固往善覘國者庶其在兹無象太平望而知之季札
觀樂與衰以喻見蘧伯玉知衛無故秦使入楚楚寳
爲陳昭奚卹在知楚有人楚衛區區何足與謀有是
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在淵何必風雲其威
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圓殊施文武異事一官
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失非國重輕嗚呼公乎敦大
中和代天之工道周透阤處厚持滿彊者莫先清心
守默辨者莫前是惟元宰三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
異職魏公典籌初不自務既執弓矢人服其能徐公
行義亦既有常世自奢儉。吾無低昂。巍巍兩朝盛德
高名內則國幹外則長城洗幾入告成貺先定。家人
不知。剗役百姓羣言並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

其澤二聖統臨公秉政機垂紳搢笏百辟是儀征繇
不典盜賊先攻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渀未具滋章
已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用忠賢既立謂遠
未賓羌戎貢入太平之功可指日與人之無祿天不
憖遺兩宮震悼庶民嗟咨哀榮典冊禮盛一時某等
在廷辱公品識陶冶之公無所歸德旂旆簫鼓送公
國門攄詞隕涕侑此酒尊尚饗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宋 晁補之

維元祐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寬栗柔立
根于明誠進禮退義世爲重輕千乘不居古稱好名
公乎不然志合則行布被脫粟他人爲詐公乎不然
則以身化公卧洛師閉關却掃深衣講道將以是老
公歸朝廷路車乘馬扶攜襁負民拜于野聖母神孫
在宮載祗公率其官正人具來誠心行義令出而聽

國安九鼎大勢已定民以法治法勝則煩譬如魚噞
則清其源賣刀緣畝盜豈得發苟無欲之雖賞不竊
裴公處內如不勝衣問其貌年威行四夷楊公入輔
曾未幾何毀第減騶人去其華忘身憂國晚以骨立
生非其原所愛民力有來遠縣廢食與言問民而沒
反席未安帝祗合宮公薨訃聞微尊往臨追祚故溫
公薨季冬甲戌暮雪民憂歲寒相謠未禍閙諸道路
信有斯言曰公在天胡俾我寒以勞定國人曰宜享
何以知之家有公像生爲民望其沒亦神公乎何憾

悪者世人尚饗

祭端明蘇公文

宋　晁補之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孔子在位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聞曰若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道莫難匪利若性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叫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是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爲國魚不脱淵雖微不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尚如旦暮秦漢而還輕失此學徒既其文謂爲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貨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賈世篤生蘇公干櫓聖門跆韓躐馬匪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季曰此文士豈不炳蔚鏗轟似之至反詭紛蜺然過之何以實斯粤有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蹶阜

踰堆埆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歸反而
滋思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宅道之奥䂀其
獨存有不得已文遂其藏同寄自謂吾言如水行所
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爲嬉惟脩人賢事業
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廼孝移如麟
如鳳胡可僞爲嗚呼哀哉既曰仁賢宜貴宜壽亦貴
壽矣于德不究間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
其摧嗚呼哀哉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謂可教剔垢
求光顧惟寘頑迄未聞道慨負公語以無成老窮嫉

計至沈痛刳腸扁舟東泛道哭公喪作此鄙詞惟公
所喜伸哀一慟絕絃自此嗚呼哀哉尚饗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宋　晁補之

因山之制七月逾殊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劍留鼎
湖之慕衣冠餘渭水之思憭慄徂秋已變風雲之慘
凄涼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牆徒劇于見堯夏服仍
勤于纘禹蓍龜告吉陵寢即安刪黃烏以無從訴蒼
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固妙物以難知且聖祚有歸
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奠莫追西望靈轜
攀號雨血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宋　晁補之

昊穹不弔仙馭難追爰取七月之朔是局萬方之軌遡鼎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雁飛人間事改縗服愁重熙之化見牆暗大烝之思矧茲臣鄰以逮黎庶仰瞻何所擗踊寧堪法仗森嚴悲笳互咽乘白雲而安往瞻黃鳥以無從惟大神功莫大而難知固與景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縻官守阻望靈輴徒有忠誠攀號洒血

祭大孤山女郎文

宋　晁補之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晁補之謹以絲綱碧屨及酒酌時果之奠敬祭告于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而爲權臣所僧脂以朋黨於歲己卯竄諸靈山季秋揚帆舉婦與子旅拜神檣除祠靡它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讀舊誌或行遇神神與之言爲買絲屨客自都返無從致之留屨水邊遺刀石上發去已遠猶不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神若茲肸蠁有聞而非夢寐旋上于越湍流迅奔常所玩穿金山華履前夕惰瀨旦乃覺之去百里餘不可求訪而一漁鯇得於上流履不足云神其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爲神作茲彩約總純俟我歸日荅神之休今蒙國恩全室還北跪獻几下雖菲而誠尚靳它時爲記若贊敘此本末警彼韓頑名非淫詐實如赫尚饗

張文潛文抄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宋 張耒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為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它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乎夫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潢潦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吳人會稽章邦老於宛丘。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歎其不大設施也。

公長于論議三復使人興喟

賀方回樂府序

宋　張耒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爲歌詞含思悽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妙絶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送秦覯徒蘇杭州爲學序

宋　張耒

秦子善文章而工爲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烁蚤寒蟬鶗鴂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氷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噫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夏絺廿食而清飲而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隣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賓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艸根之虫危枝之翼鳴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

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
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
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
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
而初不以是爲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稱是言之古之論
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
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
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

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
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聚徒而授
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
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眞而信當時之所指故
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
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
小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
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覲其全無食其餘據其
源無挹其流于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

余也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宋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桶杙輪輿輹輻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與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予者蒹葭之爲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晉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此文能起懦夫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　張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悽如骨肉後見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聲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

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恠庚午耒卧病城南門無大雞晝卧愔愔端叔雖夜過我以燭視我而目見病有閒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聲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

相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此一旦不遜中國震

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驁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甚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困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駕于中國　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耒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脩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狠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

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衛也其容有悔乎耒頃在洛陽與劉凢老語邊事凢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酣餉爲德所以增士氣也耒聞定武與時從軍吏士豊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賜猶栩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賦之羸此何爲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予從將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决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送吳怡序

宋 張耒

吾友吳熈老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不苟於其職嘗主簿於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黄崗余舊與之相聞而來黄崗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熈老獨喜從予游余謂之曰余棄人也又負罪於有司子與罪人游且累君熈老不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貯藏余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熈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熈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之不可解如此居黄崗無數月又遷蘄水丞將至黄求予言贈其行余爲之不能無言曰子盍觀於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鄰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與其貨啾啾也十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外之則偃然有過色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强學其

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頎熙老好學愈勤樂善愈篤爲吏而有賜於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聲出於四海出入紫闥計議黃閣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爲遺行之言

司馬溫公祠堂記

宋 張耒

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

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慢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十萬環聚嗟歎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詐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

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内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漢泰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

雙槐堂記

宋　張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俊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馭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

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之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蒸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

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克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整潔足以寘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圓共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之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書

進學齋記

宋 張耒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illegible]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傳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自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日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不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不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

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合食而問殺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晳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摭掇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

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者可不勉歟元豐之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既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今陳於其中

有誦習之凭有休偃之席暑則啓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倦也則卽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咸平縣丞廳酴醾記

宋　張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爲縣即以宮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其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酴醾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古庭之太半其花特大於其類邑之酴醾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蕃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擾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閾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孅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鈎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强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閑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鑾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酴醾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旌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伐木記

宋 張耒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泒出没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眩此則蛟龍虬蜃魚鼈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緜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自

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黿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游者皆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

賀潘奉議致仕啓

宋 張耒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即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在於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出試多遺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目顧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者率皆僂伏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宦游之廩祿何有一毫復

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逕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奥學淵源懿行金玉久棲遲於末路遂高退於明時清樂益隆多祥有在未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

宋 張耒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

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僞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悅也夫文章富其變多矣惟詩獨通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仕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於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欲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爲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與技奇言詭述不可勝紀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藉藉皆不足道而遂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遂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於顯情之眞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其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

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蕪穢而擷其眞刊落曼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於詩凡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數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凄風冷露鳴蟲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於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

爲有所不能

上孫端明書

宋　張耒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遇一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

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朋於其前險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俯而有就故戛戛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遂之會可勝歎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

上曾子固龍圖書

宋　張耒

耒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斂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行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其之初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狹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

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疎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尊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瓌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行於道德滅裂之後慕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剷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伏豫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挨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耻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

原缺

上唐運判書

宋　張耒

其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志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

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爲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竊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必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稱焉故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疏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恥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銷亡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亡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

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暴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視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賓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如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

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投知己書

宋　張耒

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視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慍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illegible]情見於物而意洩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也。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黙然相授而不自知也。

答汪信民書

宋　張耒

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可以垂世而辨理足以開物。皆辭達者也。雖然有道辭生於理。理根於心。苟邪氣不入於心。僻學不亂於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言語未嘗不明白條暢。盍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者也。

答李推官書

宋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咏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耒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恧然不以自安而既辱賜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

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横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况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决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

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飇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答李文叔為兄立諡簡

宋 張耒

耒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諡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諡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諡耶。古之私諡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諡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諡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耳。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孔孟顏閔不聞有諡，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諡。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諡而遂不傳哉。繇是觀之，諡不能使欺者傳，無諡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諡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為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尚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筆。僭易死罪。

書韓退之傳後

宋　張耒

有問於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辭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

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瞀亂無所取衷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書宋齊丘化書

宋　張耒

齊丘爲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黄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爲遺忘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物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思思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宋　張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發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謀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讒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內聽婦言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奸謀之士敗於謀奸辯之士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家語後

宋　張耒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問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為論語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於聖人者又著為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為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書鄒陽傳後

宋　張耒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貴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服用為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為今事耳

詩說

宋 張耒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葢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粺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版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於内則土宇廣於外葢人歸

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矦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相與携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葢土宇版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葢后稷救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葢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亾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樂舞之道尚肅故宮室之墻曰肅墻明不蔽也淸不汙也肅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

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illegible]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縶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斁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王之事旣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

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葢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巳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
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泮渙離散之患者何耶葢
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
不及泮溢渙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
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
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葢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
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
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

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
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
學故也
成王於周公之事將毖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
日之戚而首之以來助何也葢昔之不知周公之聖
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
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
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
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
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
廷之不知葢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爲
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溢者未收
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
大武則成王旣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
故曰蹻蹻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
則蹻蹻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於是成
矣葢治至於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

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
以告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語戎兵者政之終歟
成王之征伐其見於書則伐奄伐淮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
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
尚才故也思馬斯作者作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
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
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
也有騂有魚褰骭曰驒二目白曰魚驒則無取於良

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諱言

宋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奥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闔賞言者其流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平江南議

宋　張耒

余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況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胡越威德響振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忘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繇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余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向義之不暇豈不諒乎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爲此言者也

評郊島詩

宋　張耒

唐之晩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閬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釡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絶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詩稱此兩人爲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羇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但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

敢言論

宋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惡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黜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

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憯于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懾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恃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陳湯論

宋 張耒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蠻夷而奇其功惜其爲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贊説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湯不顧身決討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

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説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説告之者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又殊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爲説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沮功之説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至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討者也古之善爲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

當夫事賞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守邊之臣退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illegible]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商瑤墓誌銘

宋　張耒

公諱瑤淄州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獲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

次大澤中一夕有叟客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爲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論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關怒中忽寤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睨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胸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州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

而中乃枵穽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下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代范樞密祭温公文

宋　張耒

嗚呼天祚有邦界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産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袞望之肅然冬陽夏氷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桑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有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公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洎于他邦聞風悵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辭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茇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原農慶於野兵休於邊煥爾懷寒養其飢孱無宥于飢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

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敷修竹夏寒清酌脩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覩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旣進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旣晉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旣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抑且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旣修公志旣畢旣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税駕茲月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代祭劉貢甫文

宋　張耒

嗚呼子之强學博敏超絕一世拏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問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彖俊並馳滿堂賢豪覩子麾揮逸足奇毛不受紲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宛朐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斥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遺而蠱其强誰與子仇敗子有世雖然今日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笑談樽席歡喜其當在耶臨此酒胾

陳無已文抄

仁宗御書後序

宋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王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 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避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窻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己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覘 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王簿臣有基以 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 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宮

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愼焉臣惟　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王平甫文集後序

宋　陳師道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群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弟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恃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於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

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役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降其所棄者邪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秦少游叙

宋 陳師道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楊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予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爲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予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予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予驚焉以問

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强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予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

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邪子年益高德益大子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子棄子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庳御駑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爲子賀蓋自此始

顏師道詩序

宋　陳師道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爲用者才而無助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比出東都門沙行數十里夾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修阻麗華之觀頹垣弊廬棘荆沮洳無池臺花囿鳥獸魚鼈之美吏不勝事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顛揖不通勞苦無飲食歌舞游從之樂征商榷酤號稱才官身雜徒吏下等細微無閒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游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於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遁穿穴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巖崖之下洲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烟雲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陋之內市井之中甕盎之側也啓開其篋

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婦之事夫也爲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爲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爲人之婦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爲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鴟鴞孔子之猗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鄰之子西鄰之父不愛也人雖福心莫以爲意謂之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爲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不

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才爲用才足以身而後物爲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爲之序以詔學者

茶經序

宋 陳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

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成德而後及所以同于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入歐蘇集不復可辨

送湖南其使君序

宋 陳師道

苗氏之頑不率帝命葢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爲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群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猫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絶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絶其抄畧之路而弗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敎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於人奮於勇而嘗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爲昝者三苗之事益贊於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公文惜不多得

送參寥序

宋 陳師道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居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間名於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鷙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癢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裕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於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善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之爲丈夫者乎於其行叙以謝之

思亭記

宋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鬭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丘壟而行墟墓之間荊棘莽然狐兎

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衰於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勉矣遂爲之記

汳水新渠記

宋　陳師道

汳何于蕭其闕如块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過別爲汳汳至蒙別爲獲徐波迤于淮陽東歷彭蕭城于泗汪謂鴻溝官度留獲舟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卽索水也書漢地理志滎陽旣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甾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

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滎波旣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汪敘渠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汳淮注兖豫永平中邈導汳口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汳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汳而入於南淸南淸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

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從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爲以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于東河以道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侮以登

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
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
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
遂為之書

庭莎記

宋 陳師道

介清思堂中謀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
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跂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
癃者芟薙之役勞於夏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
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既悅草之蕃廡而又憫卒之
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
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皆弃難於豐茂非是草
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修徑布武之外悉為莎

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備援之以册楯溉
之以井泉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
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
而晦用其次區别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
則斁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
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
世多同異平津客館尋為馬廄東漢學舍間充園蔬
彼經濟所先而汗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
刊辭琬琰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

不淺也、

賀翰林曾學士啓

宋　陳師道

內翰文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群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召平世之榮光。象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輿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爲廟朝精調寢筵

上蘇公書

宋　陳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分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大託芘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爲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爲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爲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

江海之上違世絶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爲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爲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爲戒以富貴爲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爲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開徂詐成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爲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失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眞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爲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爲戒也不審閣下以爲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

舉剝文廣獄事鬧之未以爲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意所及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爲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爲類州言之可也今爲楊守而與類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罷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爲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爲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

者以爲多事耳嘗爲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慊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温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寒惟爲朝重愼不勝區區

上曾樞密書

宋 陳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身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閤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又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旣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

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在旅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未必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爲四

戰之地故　太祖以兵爲衛畿内常用十四萬人今
罪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
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
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
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
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
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
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
已自潰亂於時師道在秦中閱亂兵所過羣小迎導

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
或降莫敢支梧至如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
盜賊民至今謹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爲將而生
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爲無則過矣師道
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
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既旦覘溪谷有
氷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貴者出止
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
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爲兵

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
柝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
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
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
分也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木之防如薪
之束如獸之穽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
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
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
道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

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
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
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隣阻非
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
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
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
寇至勿戰聚兵於内而清其野内聚則寇不敢深外
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退無所掠則困以
元昊之驕數大入纔破寨門金湯兩城而已罔雖大

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
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
能再況於夷乎雖然繇不已則兵不罷盍先已之乎
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遠而慟哭開西域
發兵事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
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
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
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
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

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
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
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
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
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
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
胡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豆且多磧沙五月
見青七月而霜歲纔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
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

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
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
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
世所知也若今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
不能爾虜雖蕞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
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借其力以有
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則其之變有
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
奪以爲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道嘗謂虜

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
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奈何欲爲之資乎今使諸
道盡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意如師道
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
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
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
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
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
昔康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

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曰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況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閤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子伏惟屬意焉

上林秀州書

宋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媒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喻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蓋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

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旣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

與黃魯直書

宋　陳師道

遞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不何以自存有相恤者不令子能慰意不風土不甚惡不平居有可與語者不仕者不相陵不何以遣日亦著書不近有人傳誦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未知此生亦復能相從如前日不

與秦少游書

宋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使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答江端禮書

宋 陳師道

學始於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學外也思內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名乎聲實相從如影之於形短長曲直惟形之使無實之名衆人敗焉善人畏焉得且畏之況求之乎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爲小小以爲大簡而不約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廣之於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敏勤無成能惟於修文略有師法愧無異聞虛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爲教如醫之量藥以當病如工之量材以當用子曾子益能之矣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不逢夫子也與僕游者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願言其詳

孔北海贊

宋 陳師道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丼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邵之目以爲重何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過鴉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擲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公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英自勝之爲彊

楚議

宋 陳師道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者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殺戮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必至又何怪焉

羆說

宋　陳師道

昔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犬所與敵者皆天下強有力也犬弱而健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數十里羆敗而伏犬夏前而殺之獸之鷙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熊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羆之謂矣

擬學士院試館職策

宋　陳師道

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效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貴

戕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導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述其刑禁正人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協於朝覲而考於巡狩小則訝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是之謂治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楚異變而

魯衛同歸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夫親親尊尊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者以謂齊魯之於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變古振弊作為一代之法則隆殺有焉所以新天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強自桓公始舉賢上功管氏之政也逮晉之興而齊衰矣其事晉如小侯特屈強於魯衛之間爾而魯固暴於　昔矣此無他地

有小大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強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葬諸桓之盛其不奪者幸也繇是言之齊未嘗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代齊三桓弱魯以為親尊之弊不亦陋乎秦漢之諸儒明不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為異說而自智或者有所傳焉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二公之聖賢君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於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

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由天道也政由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鉏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

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佐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雖然治之始也道德既明民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治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之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與焉齊之以禮則智者不

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寬而不苟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惟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退避而未遑問釋之之說則毋甚高論其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慕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謹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察爲明以刑爲義以律爲法以賞罰爲政

而文俗之吏都公卿之位言足飾人之詞文足成人之辠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罪而趙廣漢韓延壽以怨禍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方文帝之時匈奴之强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豈篤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僞蒙褒賞而俗吏習爲虛名欺漫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黃龍之詔張敞之議尚可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効如此

葢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爲寛宣帝爲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向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張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之苦漢吏也而行之以寛故其爲治以安民爲本棄嚴延年而用黄霸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徳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後山策問

宋 陳師道

河患

問河出積石行地萬里至趙魏而爲患豈其勢之然耶自禹治水更商周至漢而爲患漢之後復無聞焉至今而爲患豈其時之然耶今自小吳之決失其故道議者多矣或謂故道可復或以謂因其勢而順導之二者何施而可也禹之治水其事見於書其理見於孟子諸君講之詳矣願聞其説以施於今

備水旱

問水旱有常數雖堯湯不能免而談者以謂能爲之備也夫損上以益下非惠而不費之道而古語有之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三十年計之則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無足憂者此豈所謂備耶國家承平百年而効未臻此其故何也究觀古今儒者之論富之之道母奪其田里之民以時耕歛則其弊安在願聞二三子之說以觀政焉

治外之道

問夷虜之爲患舊矣詩書所載唐虞三代治外之道葢可考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舞干羽而有苗格舜之事也以國與人太王之事也以大事小文王之事也通道夷蠻武王之事也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宣王之事也其事同而治異何也豈其時之異乎擇於數者孰宜於今嚴尤以謂古無上策則數君子者皆非也耶文王旣聖矣顧不能順之而事之何也舜旣能之矣則何畏乎有苗何憂乎蠻夷猾夏耶豈詩書所載不可盡信歟二三子以謂何如

諸子各相是非

問君子之道同而其所以異者人異師學異術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夏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楊子之學出於莊君平君平出於老莊韓子之學出於子輿五家同出於孔氏而其說相反孔子稱夷惠而子輿非之子休舉子方而毀仲尼荀卿非子思孟子楊子卑下老莊荀而尊孟氏退之謂荀楊大醇小疵而孔墨同道然則孟子拒之非耶夫諸子之相非其相存耶而相違耶其屈人而自伸耶抑亦否攻人之短歟不然其有說乎二三子明於六經而通古今之志願有聞焉

祭天地

問政莫大於祭天地又祭之大者學者詳焉古者祭天於南祭地於北王者臨之祭父母之義也國家三歲一郊而不及地於是合祭焉元豐之間罷合祭而議北郊之禮而未及行命復合天地於大壇而禮官以爲非欲修方丘之祭而有司議其費然則何施而可也其詳著之

推行經界

問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井地之法旣失其詳而唐之制授以口分永業賦以租庸調號稱近古尚可考也夫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法異爲今之政其所先者豈亦經界也耶使如孟子之言則唐氏之制願聞其詳其戾於古與宜於今者其說有幾推而行之亦必有道吾子其毋隱焉

孔子周官敎人先後不同

人生而善猶須學以成之故自唐虞三代國鄕黨家莫不有敎而其敎之之道後無傳焉今自京師外及郡府皆置師弟子而又爲之學以敎宗子可謂盛矣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謂其居之然也與夫白衣閭巷約身苦志明習世故者固有異矣則敎之之道宜何先焉嘗孔子之敎先詩禮而成於樂而周官國子聽於司樂何其先後之異耶二三子以謂如何

士之志士之行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本也東漢之末天下之士危言高行忘生以正世而李杜爲之冠卒至喪身破族而國隨之亡徐孺子隱身逃世默然自守以全其生行既不同志亦異趣君子何取焉二三子其詳言之

太史公六家班固九流荀卿非十二子莊周語道術

太史公之論六家班固之序九流知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至荀卿之非十二子則咸無取焉莊爲之語道術又皆出於聖人其故何也烏有同出於道而無一可取其相違戾莫甚於此豈其固相反耶抑各有在歟折衷於經君子何取焉願聞其說

將相

史稱相必曰蕭曹將必曰衛霍何佐漢信有功矣參不事事荒酒無度而與之等夫守而不失庸人之所能而稱賢何也青去病不學兵法以力取勝如史之稱特天幸耳安得賢二三子講之詳矣其著明之

士之言行

古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行則患其飾智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施而可乎今欲使天下之士行而不爲言而能行其亦有道乎二三子其詳之

孔孟之言不同

孔子不居聖而亦未嘗與人也伯夷叔齊賢人也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柳下惠則降志辱身矣而孟子皆以爲聖夫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異何也願決疑於二三子其詳陳之

擇守令

吏之近民莫如守令故選法尤謹歷歲察廉而後得進宜得其人而反不稱所舉其弊何出其法何施而可也古稱得人必曰漢唐稱號循良其何人選用其何法其明著之

取守論

宋　陳師道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士可以進取儒者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文武同之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則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末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悅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為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兎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為王秦

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亾豈爲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霸迭興不得以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墮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以興也私故也故世以爲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雖與慮始可與守成孫叔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

羣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使爲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爲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爲節儀以爲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文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济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踈之者道也無爲而無不爲舜禹是也爲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爲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爲道者也故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己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迨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者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亾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爲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募取以爲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箕龜論

宋 陳師道

夫龜者水産而成形故八百年反大如錢夏則游於荷冬則藏藕節爲人所驚則隨波流蕩在於荷中審而察之有黑氣如煤烟於荷心其狀甚分明遊人往往見之此謂之息氣也故非有太清法者則莫能取之矣或見其氣象輒莫驚動其荷當潛含水及油膏噀之則其龜弗能遁形矣處澤産水術云油可以見水族靈物若獲之可以其色以占於未萌凡卜當以

心揹其龜若卜其生事龜之甲文乃變爲桃花之色其紅可愛若卜其死事甲文乃變爲黯黲之色其污可惡若卜其善事是龜也蹣跚跳躍而弗能止矣若卜其惡事則泊然不復變其色伏息竟日而復典其論曰夫甲黃足赤腹白尾青股黑者蓋禀受乎五行之粹也然而性畏刀鐵之器聞其聲則不能動矣其論本在鴻毛溪之南九岩石室之前石可半私許大其色狀如黃羅故謂之黃羅石覆其岩之上刻以金玉皆周書小篆體故鍾山太嶽主玄真之所秘錄也

李淳風采藥於鍾山鴻毛溪紫嶽石室中遇嶽主語之遂潔誠精心仰視默記錄進唐太宗皇帝故世得聞焉

披雲樓上梁文

宋　陳師道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爲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王化旣成吏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之聲吏絕追呼之擾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華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靚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抛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有朱公

抛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隮已作豐年雨暑飲行聽抵掌談

抛梁西陰陽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酒長隨落日低

抛梁北瑞塔亭亭入雲蠡百年戰鬬及明時千里河山餘故國

抛梁上危架岧嶤逵千丈房星璀璨近簷楹海岱攙藏但空曠

抛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旋增不容罅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露之警盆繅錄割家有稟廩之餘閭闔一空虞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後山談叢

宋　陳師道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殺不可徙隨在埋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澶淵之役眞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為使不能久有言可仰道公恐虜使來使遂以為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

眞君議于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為主言諸臣利于用兵不為國計六符豈欲間兩國邪公曰君寧出此頭余人為之耳如宋不過弱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眞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眞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眞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楊內翰億云莊遵以易傳楊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絶傳至沛周郯郯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凱傳繪所著索緼乃其學也

延師閔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方請以歲終為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轉報如納李易其草報如故

眞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爲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郎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與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于卷冊之間艮可悲也

胡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宦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

之如拾父而魚潛治世可俯烏巢惟不暴爾至人入
烏獸不亂群行之著也

蜀人王晃爲畢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
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捨規矩則無所求其
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
其點畫已失其法況其巧乎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
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
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爲丁其下爲推宋次道曰推者稚也
避高宗諱闕而爲推邑縉叔曰推者推也獨髫爲推
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爲武
溫嗜殺人民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髫長則合
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爲室
當使戶牖疎達者四壁隱蔽終爲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埶棘直而不岐世以爲異
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
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
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
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有盤龍鱗鬣悉
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墨字潘墨之能畧
有大都耳亦如妙有紋如盤糸二物世未有也語曰
良玉不琢謂其不借美于外也

張又後子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
墨常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

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
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之墨一箧十年而麝氣不入
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
雖美而中疏爾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
動而得其法

秘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
月中着襪袴紗綿相半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

出沒上下而耶之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獐無膽兔無脾豚無筋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挍也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溉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眞虎也復

飲斗酒耶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閣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日虛得名爾再往日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閣以畫名一代其于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强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踈乎

御厨不登彘肉　太祖常畜兩彘謂之神猪熙寧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既獲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彘血解術云

茶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萊鰒魚明越江瑶柱莫能相先後而强爲之第者皆勝心耳

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旣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廐吏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蓋映覆美玉蓋不琢也比歲荊揚兩州化洛石爲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諺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浙東地高燥過雨卽乾故春得雨卽耕然常患少

耳

田理有横有巳開謂之立土横土立土不可稻爲其不停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搏如今男髻[illegible]

文思殿奉帝者之[illegible]凡物必[illegible]當閏九年不索一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

至老死而不冠者

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𢾍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萊公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厠間燭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也

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王荆公薨秘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爲懺罪而戒僧示我乃大唱曰妬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爲之笑也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爲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于民家出東新民以爲苦張夏爲轉運使取石西山以爲岸募捍江軍以供其役于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横賦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爲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教坊之樂已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後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于此得爲政之法焉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詩云惟寡婦之笱寡婦乃用笱爾古之漁笱亦有制也

諺曰黄鵲口噤蕎麥斗夏中候黄鵲不鳴則蕎麥

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下熟角田豆也角者麥之訛也

釋氏之類儒者所謂志也志則欲遠大遠大則成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古鏡懸而旋入之四平扣之玉聲

參寥從范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爲甚篤他日爲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爲公報之使知爲善之效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

先後治周隋藥故歎醫有二種

李方叔文抄

太宗皇帝御批記

濟美堂記

安老堂記

登封縣令廳盡心堂記

洛陽名園記

書范太史講月令

書子由論學

藺相如贊

謝解啓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悼東坡文

師友談記

畫品

太宗皇帝御批記

宋 李廌

元祐天子錫宴東宮以御書古詩徧賜執政暨講筵諸臣明日諸臣各進表獻詩以謝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於是有以見人君大略字書未足多尚臣聞太宗皇帝方側微已有書名擅於世及即位益專益工勒之金石藏之延閣布在天下不可勝數在前世中君已足稱述而帝以神武聖文左右太祖自布衣

取天下以湯武拯濟之功全堯舜揖讓之美及紹大統遂集大勲巍巍成憲爲宋太宗則其德業睿智燁燁然與唐文皇爭雄矣故文皇與帝雖以字學名於當代而爲餘事云因覩帝批天下兵馬元帥吳越國王錢俶表故作是記元祐三年八月十一日

濟美堂記

宋 李廌

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修前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蓋曰吾之先正皆有嘉績顯於先王陪食太廟預享大烝載之旂常銘之鼎彝是將昭示後昆無忘其功且夫封圻釆邑俾有爵於國冕弁裳衣俾有列於朝賞之所延其澤甚遠志思之今吾所事之君乃吾先正所事之君其子孫也今吾所使之民亦吾先正所使之民亦其子孫也盍忝其先爲愧滋甚盡

夙夜之志殫股肱之勤必也復有勛勞在乎王室聲名風節奕顯於世然後無愧於心有宋名臣諫大夫贈司徒曰公以忠諫立德事太宗真宗讜言勁節凜凜岌岌如秋霜夏日爲朝廷獻替可否進退賢不肖剴切上意敷奏治道天下穆然底乎隆平士大夫曰唐文皇以貞觀之盛爲魏鄭公勸行仁義之功淳化咸平之治亦曰公忠諫之力雖不登庸丞弼而嘉謀嘉猷惠於生民固足以爲一代賢臣矣廌聞諸縉紳先生論國朝人物以謂有古遺直之風必以公爲稱

首。竊嘗欣慕焉。歲丁丑自其隗將適吳粤稅駕荊州獲從公之曾孫世德新作南堂謂廌曰臧孫達所以有後於魯者、以其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衍生世晚不逮事大王父、而餘慶所被、幸有位於朝惟是臣子之職不敢不勉。蚤夜汲汲冀弗為門戶羞。又期我後之人必紹前躅、故名是堂曰濟美。誠欲如十六族之才能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也。廌曰元凱之賢、非唐虞之世。亦未必能成其功。何哉與時功臣之世豈皆泯滅無聞。苟非逢辰遇合。則欲自振起厥路無繇。深可太息。況夫自求禍自速辜除其國圯其族蠹其軀醢其肉鬼無貪血家無炊火者乎。今聖神在御。孝治之化形於四海。其於名卿之裔、方且求是似之實而左右之、以舉象賢之典。世德乃能傚武砥礪欲世世承承濟司徒公之美於無窮、則君臣之義篤於朝子孫之孝成於家。顧不偉哉。愿載曰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脩先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

安老堂記

宋　李廌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真、勢利幻其前而惑其後、未易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之為、宜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足惜悼而志之未充痛智謀之匪良久且苟求無厭、務得患失、皇皇偷朝莫之生、汲汲為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恥盡喪貪於富者則曰吾老矣、講貨財較贏羨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權兼并而亘阡陌、巧梯航以絕山海。籠物貨而無餘藏、運籌筭而無遺策、甘心於錐刀之間。盡瘁於錙銖之末。負戴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貪夫徇富死而後止、貪於貴者則曰吾老矣。結知遇買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履公門而躡鑠游闕庭而徘徊。術筋力强飲唶染鬚髮逞聰明、識愈隆而意愈切。祿愈豐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年愈高而德愈薄貪夫徇貴死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鍾鳴而未止、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

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爲名。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饔飧。郭内之圃。足以給蔬茹。而未嘗求美。裘葛足以具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藹揚。薦爲禮部一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爭欲出其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耻於附炎。平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恥於自售。居士曰貴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故雖起家郎於朝

有曼容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箕陂山水佳秀。近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奈何跼蹐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者也。合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大之。吾心翛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

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夫安之爲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慮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知以安者爲心。非達觀勇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元祐三年八月初三日太華李廌記

登封縣令廳盡心堂記

宋　李廌

一人之心與夫千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聖人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不然可不可者無有或異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爲然皆以爲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無往而不通誠已奉之以悃愊之誠持之以黽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吾

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推之以及人其以爲不然以爲不可者乎陽翟管景文爲登封大夫爲政期月境内畢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迹其治效嘗在善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傳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慎欽恤而願治者歟民罹罪罟既附刑辟抑揚捶扑之間徽纆箠楚之下彼不能盡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已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於已者徇

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鑽毛出羽粉飾其辭所欲收之則洗垢求瘢傅置其議仰成於吏者不能審克而信其辭文雖高下其手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鬻獄惟貨惟來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爲不冤奪之者没齒而無怨何可得乎然則知一誠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古循長民之風者疇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恭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豈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廪

完物無逋負之擾盡心以務農田野墾闢無愁歎之聲由是推而廣之至纖至悉心之所知皆爲之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爲令者亦當然不惟爲令者當然凡邑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邪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賛皇李廌爲之記

洛陽名園記

宋 李廌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為近闢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為洞一

曰土筠縱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闓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為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流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於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嚮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為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曰醒酒池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故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効奇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岧嶢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嶼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

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迴繚闌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勝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叠石爲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

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煙火遊之過花時則復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園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創亭其

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冣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既古景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相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刱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疏筠琅玕如碧玉椽今刱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泒來可浮十石舟今刱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

之有池宜蓮荇今刱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刱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郊鄏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厮養擁篲負畚鍤者於其間而已蓋人之於宴閒每自吝惜宜甚於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

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栢樅檜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臺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他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者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瀍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間列水石西去其地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瀍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窗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薈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有菴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于前避松檜搴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曰學古菴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圖考之則其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

於人力者不可恃耶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爾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頗行于世所以爲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
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
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
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
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
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
橫地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
逕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猶擅
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畧如

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
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
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園
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
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
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
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

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
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
數十尺或以地考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
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已犂
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
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
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
夫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
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
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
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
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
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
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
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
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
之廢興而得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

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下
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祿盡
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
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
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
知言哉河南邵博記

書范太史講月令

宋　李廌

太史公講月令問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
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
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政時令
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
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
爲鑒也太史公講月令問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
君更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
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尅之氣隨類來應如
人五臟相勝則有受尅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
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
也廌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廌之所
對大略與太史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
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不必泥其繁文末節但時
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
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其虛文
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

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槩稍旣不倣何必道乎

書子由論學

宋 李廌

門下先生蘇公子由嘗論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又曰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小人者非世俗所謂無禮無義不仁不智之小人也以其所知所能行皆小者近者非大者遠者禮樂射御書數凡形器度數之內其粗迹而已若

夫君子聖人則所知所能行皆造道德之妙非形器度數之所能盡此其所以為大也詩有小雅大雅所言皆聖人妙道德性所以立道所以立政其變雅者不能而反之者也此皆所以為大也蓋小雅變雅所言王者政事治天下之迹能與不能而已舉此求之則其類自見今詩之篇有曰大明又曰小明小宛小旻小弁之類皆因雅而為言蓋當時並有小大之名其不見於經者或刪定或已亡之也

藺相如贊

宋 李廌

戰國之所謂君臣何足道哉。交際不以道以勢。進退不以義以利。聚而爲上下。散而爲我爾。頃刻間爾朝爲上卿。暮爲逐客。刑於此相於彼。恬以爲常。吁可哀哉。於是時始終一節。忠貫金石。有若大夫者。不其偉歟。天下傾府庫。捐重寶。獻土地。質子女以餌秦。秦貪皆無厭。奴隸列國。唯唯奉承。甘爲臣妾。趙之於秦。僅比支郡。宜其吞聲飲憤以媚意。愛聊緩誅。各國有君

子。義不自衰。以小抗大。以弱拒强。終爲敵鄰。嗚呼。當太平盛治之世。六合爲家。大夫之迹不可倣也。以大夫之心。推以事君可師哉。過澠池之舊墟。想當年之高台。雖非長卿之才。亦有平生之慕。因作贊曰

鐵可折。白可涅。大夫之節。身且潔。玉可攻。金可鎔。大夫之忠。直而恭。秦方虎。趙方鼠。秦方斧。趙方俎。恔而恐。狠而陳。威蓋岐雍。大夫之勇。懦以剛。變禍以福。轉功踰百戰。大夫之辨。曹沫劫盟。計窮妄出。使羸雖復齊仲魯詘。荆卿復讐。嗟哉鄙夫。沓恥未刷。燕已爲墟。斬傻備武。夾谷相盟。大夫慕此。有茲令名。舞陽橫眉。毛生奉槃。聊効萬一。猶有可覩。竊食太倉。孰非事君。迴來寥寥。獨無斯人。嗟余之生。在於歲後。雖慕景行。有志未就。行邁靡靡。軔車澠池。大夫閔余。有以相之

謝解啓

宋 李廌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版築奚必詩書釣渭耕莘何曾科目蓋君子之學以道義爲己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爲當然有三顧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愧空文凡應舉覔官鄙於自鬻貧與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雄之彀廌行年二十有九蚤若衰殘著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己甚拙許國惟堅雖頻待

詔於公車未得爲郎於金馬屢作逐客毎歎虚生第深没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知己比緣秋試偶爾計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蓋伏遇某官久垂教誨曲賜題評恩等丘山義同卵翼致兹昧陋有望亨衢敢不益勵進修上副矜予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宋 李廌

某聞古之名臣所以下芻蕘者非以匹夫之論必賢於己而廣聽泛謀欲取其智以益己之智若乃用其智而果有功乃己之功也古之志士遇事感慨未能自試其才然時與事會憤不忍失必諷諸在位願行其說若乃行其說而伸其志乃己之志也夫士之先達固可自賢復能不遺微賤取其智以爲己之功士之未達身雖困窮復能不以微賤自鄙徼賢公卿以

行其志非惟世無失時之事事無可悔之策然其人之材識志意亦可槩見某游執事之門有年矣雖祿祿不足比數然不自揆量常以國士自居而亦欲以國士上報與時執事拜諫大夫周嘗貢言欲補萬一自拜宗伯常欲復以愚意思未有以發日者獲侍尊俎竊聽論將置廣文館生之說退而思之欲擬作一議而又不敢輒陳管見以訂其論夫朝廷崇忠信之心惡誕謾之俗以三歲秋賦四方游士客於京師僞爲僑寓之籍以詐有司者無慮數千務有以制之甚

善甚善然國朝著令厲禁姦宄姦生詐起必朋比相
容共爲詆欺故欲嚴地著之法則地著無耻之人爲
容姦之地蓋有以百畝之田畝爲一戶戶爲一姓彼
姓氏皆可通用符券皆能合式人人用之無不可者
有司無得而詰也則地著之僞不可除矣欲嚴玄保
之法則彼冒戶之士自爲朋儔更相掌蔽初未始有
一日之雅而乃相保平生之行非惟戶籍之不明言
行之弗審雖易姓匿喪通四問諜亦無自而知彼結
保之數合或有司無得而詰也則玄保之僞不可除

矣而又况天府試期比諸路爲晚彼無耻之士或易
數名冶數經州試畢而復試於天府已試於前㝱而
復試於後㝱非惟自詭其名而冒喪代人者且士人
應舉責官聯以事君而於試藝之初已誕謾如此欺
有司乃欺君也欺人乃欺己也將安用之然欲廢開
封貢士本額惟罷廣文館生使各用本貫與戶秋賦
之年前期先試以補三千五百人俾就秋試其解額
十一取之其意誠善矣獨不念開封雖爲戶之士衆
然畿內地著與貫之士亦無慮數百今也勿以肯善

之地當優之以爲郡國之表直以亦爲一郡彼諸道
列郡猶且貢士而開封獨不然於義未安或曰朝廷
旣建太學彼解額最優奈何不以歲月居之以應其
格乎借不能居太學而今也又置館生汝則不預尚
奚鄙哉四方之士廢祀與養至京師復多假厚貲可
久居太學者或寡矣今雖設館生凡未補者非學試
不中程則居學未滿歲者也抑亦或以事而靡及或
以病而弗堪或喪期之未終或米鹽之無暇或不及
一時之補或雖補而偶失而乃使弗就秋賦若在可

閔其以謂君子制法當俾變通可推不謬於一曲則
隨事制宜雖久不弊若夫更張前制必覩其甚弊之
處而改作之無但苟易其文不究其實必當使自我
亦至於無弊也已夫僞戶之士非喜於冒憲而樂於
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貲用止以本貫解額太寡故
裹糧負笈雲集京師儌幸於一得而已若也罷廣文
館生雖日使之與用本籍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
術名苟易爾又况遂廢開封之額非允於衆論也歟
其之意以謂莫若平天下之解額使遠方之士自不

爲禍之爲愈天下解額既平雖日提而使之爲僞戶
亦不可得何哉今夫江浙閩蜀舉人極多而解額極
少至有百分取一者矣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諸
路舉人或多或少然解名例爲最優故十取二三者
有之十取四五者有之十取六七者有之至於解名
有餘舉人不足者亦有之若乃通天下解名會計而
總準之約爲中制二十取一乃平無問天府無問五
路通天下皆用此例然則孰有不均者乎然則遠方
之士曰二十取一天下通法也自開封達於四方一

也尚何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貲用以爲開封
僞戶者乎行將使士風不變安居井疆養生送死謹
身愼行鄉里稱爲善人矣是亦教化之本也或曰
國朝以來最優五路一旦解名率與諸路均可乎曰
惡是何言也而以謂河東河北與夫陝西舊所以優
之者以近邊圉歟京東西所以優之者以近王畿歟
夫五路諸路之士皆王士五路諸路之民皆王民既
無偏無黨而有優有抑非王道之平也以邊圉王畿
而優之愛人以姑息也或曰國朝以五路之士文不

勝質故進之以諸路之士質不勝文故退之於五路
當於短中求長於諸路當於長中求短吁是亦待五
路之淺且五路諸科之額甚衆自諸科銷併改爲進
士之額已不加少諸路諸科之額素少而進士之額
不增故不加多至於禮部亦各用其路所貢之士計
其分數以取之以是五路之士得官稍多天下之士
應舉之法有異獨優五路無乃不可
乎今誠能平其解額而禮部二十取一之數亦如之
則王道之平也雖久不弊也愛人以德而非姑息也

或曰子之說誠善矣然亦有可欺乎曰不過妄引稚
儒張爲虛數以給於有司而已今俾天下之士地著
爲學而安處於鄉不爲誕謾而務爲忠信雖張虛數
其亦可與其進矣伏惟執事以道德文行弼亮人主
方且朝夕納誨欲致吾君於堯舜三代之上故有猷
有爲必以忠信爲主而又職當禮教位兼師儒凡厥
士類莫不延頸企踵以須風化之厚今其所有天下
當均晉爲心則天下之美歸之矣夫科舉之弊其已久
矣實有待於執事之更張歟時不可失惟執事不以

人發言姑考其說或有補焉嗚呼此非苛試之論也

祭東坡文

宋 李廌

伏以端明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為累惟行能之蓋世致忌之為仇久蹭蹬於禁林不遇故去遂飄零於瘴海卒老於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與不識罔不爽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倣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係斯文之興廢與吾道之盛衰茲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語所恨十進師席九易歲華豈圖生還遂有死別慕子夏築場之意實罄哀誠誦普賢行願之文庶資冥福

師友談記

宋 李廌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鬬難鬬巧鬬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薦章才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旣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訿之間言也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昔在八月中旬頃與黄門公旣將試黄門公忽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黄門病中

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旣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爲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蘇過叔黨言其堂姊嫁蒲澈澈資政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澈諸婦閉戶不治一事惟滴酥爲花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釘皆工巧盡力爲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滴酥不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

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
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
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
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
爲鑒也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
莫能欺漕運綸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
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
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等或有不

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
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公占風旗廢矣
兆無咎云[illegible]著作職今不修日歷甚閑但攷教坊判
官致語口號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東坡云郭子儀鎭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
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
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
見於史也
東坡謂廌與李祉言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

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
穩須再安排令穩旣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畧按摩訖
便瞑目聽息旣勻直宜用嚴整　关君四體雖復有
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
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旣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
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類面畫服裳衣畢須於一淨
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
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旣集一呼卽興冠帶上馬率以
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愼無以語人也天

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
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也二君試識之
張文潛曰先皇尚經術本欲求賢聖旨趣而一時師
說競以新奇相高妄爲臆說卽附意穿鑿如說詩曰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女曰觀乎士曰
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
謔贈之以芍藥以謂淫泆之會芍藥善墮胎行血故
爲之贈然詩言士與女相謔然則士贈女乎女贈士
乎借謂女贈士安用墮胎行血也此殆是以芳香爲

好之義何至是陋也劉貢父嘗曰贈之芍藥士女不分若夫覘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贈士必矣本草云椒性溫明目煖水藏則女無用也莫不以爲笑嗚呼有是種種陋說而爾類長之此爲罷經義之禍其本亦以此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礿禘蒸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犆礿祫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天子得四表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粢盛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祭之本在於民而已

黃任道見荆公有繆忝辛酉叨竊仲冬之語言同歲也

曾誠存之嘗曰近見少師韓持國云仁皇一日與宰相議政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平君臣亦宜以禮自娛樂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各言有無多寡惟宰相王文正公不邇聲色素無後房姬媵上乃曰朕

賜且細人二十卿等分爲教之俟藝成皆送旦家一時君臣相說如此

東坡爲禮部尚書宣仁上仙乃與禮官與太常諸官直宿禁中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月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送罷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釂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衆坐大笑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旣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葢八九矣

畫品

宋　李廌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日所畫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怪寢陋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爲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落筆氣韻

閻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爲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閻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于古定然知非此不凡也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畫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

倘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温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魚蝦隨之或半空而隕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蹲擧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淵谷瀰漫山下橋路皆没山中居民老

小聚觀闔戶關牖人人驚畏若屋頼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與蓊遇與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樓居仙圖

郭忠恕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黙堂印相國王蒦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恕先自爲一家最爲獨妙棟梁楹桷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會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内者不能也然恕先仕於朝跡强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審非徒精審也瀟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没恕先在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寄于畫也予嘗見恕先清泰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大圖

今併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爲人無法度如彼其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規度量而爲之則亦疲矣恕先亦爲是乎

仙游圖

唐閻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無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六石叢立砣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

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絶不通人跡而深巖委澗有
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屨而遨遊者皆羽毛飄
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
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卧者上
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到便能
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鶴竹圖

南唐朝覇府之庫物舊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
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益之徐熙所作也叢生竹

篠根幹節葉皆用濃墨麄筆其間櫛比畧以青綠點
拂而其梢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馴啄其下羽翼鮮
華啄欲鳴距欲動地近時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渲細
密爲工一羽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
復疏渲分布衆采映帶而成生意真態無不具非造
妙自然莫能至此

棘鷂柘條銅觜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爲姓
名蓋處士也畫筆高澹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成外

無稜刺木身鳥羽皆用潑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鵰狸
鷹隼鳥雀鶻雀之類皆作禽奮搏擊之狀欲示其猛
隱所作鷂二坐枯枝上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鶉其
意欲取蹲縮作得兵家所謂鷙鳥之擊必匿之形使
人想其霜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觜多作環子
艷婦璫籠采縷以爲之飾雖或工巧而凡猥可憎隱
所作銅觜坐柘條上有得隂忘之意傍有大樹蒼皮
蘚駁下有叢竹茂密春風野色駘蕩在目然老樹敧
卧不見條枚竹枝雖多景若未盡當是金陵覇府中

大屏之一扇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
連屬嫁爲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覩其全也

熒惑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焰
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於灌
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嚴儼然挾彈遨遊於二江
之邊成廟食之氣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舉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餘勇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眞人有尊行寓意於畫隱者也筆墨神妙超然度越衆人乖崖公詠鎮蜀雅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任僧舍飲亟損車騎即鳴騶往詣之即投閤遁去乖崖公還朝出劍關道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書曰公所言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即曰適一山人

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余外曾祖正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日居府中相從甚善得畫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贈之即繫於紵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在前朝貴人中最名識畫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衡定益久與知微語得辯之要故也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竝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炎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蛻懼燒劫

寒龜曝背圖

蜀黃監所作即黃筌也筆墨老硬無少柔媚監平時所作

雀竹魚鱉龍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爲水墨枯林之下一龜蹣跚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餘寒未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驕矜之態其趣甚樂頃在丞相尤公家見監一龜筆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水旁之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不殊故觀者當審其畫時用意處也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予遠祖相國衛公爲浙西觀察使慕中傑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拳髮虬鬚

穹鼻黝目一如胡人或作悲蹙相妍柔姣好奇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迹勁細用色精密縑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真可寶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乙七元四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岳瀆君長地上地下主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天帝南面端扆而坐衆眞仰首承望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乎通明殿中也

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怪奇偏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魚蟹於腰以侮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媼嘗醋圖蹙鼻撮口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肴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懸蟹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渡水牛出林虎

皆朱梁時道士厲歸眞所作鉄岸平波遠山坡迤背林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適筆簡意盡氣韻蕭爽與戴嵩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眞畫虎毛色明潤其視眈眈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棚於山中大木上下觀虎欲見眞態又或自衣虎皮跳擲于庭以思倣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得其自然也

普陁觀音像

蜀勾龍爽所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瓔珞銖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居普陁伽山在海岸孤絶處烟嵐蒙密佳氣葱然予嘗與

德鱗游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畧相彷彿恨是中無此大士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衮執圭五星七曜七元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敬其服章皆嚴謹道家謂玉皇大帝爲衆仙天子紫微大天帝爲衆星天子觀此圖者知君臣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也圖作衣文不思吳衣當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墨麄筆如草書

頭舉飛動勢極豪放至於作而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愼無一敗及亦一家之妙用

乳虎圖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蒞椽赤卓鳥喙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衛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群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被髮觀音變相

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時所能爲必五代或晚唐名輩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爲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爲說法也

歸龍入海圖

毗陵戚化元所作筆力崢嶸善作風浪起伏之勢令人心目眩滉一龍蜿蜒翔于水上然先後之浪皆勿未有翻湧濆薄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予見而知之曰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之

菡萏圖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鍾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荷花生泥污之中出於水而不着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直造玄妙蓋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益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比見伯時爲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卧

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
能畫不害其爲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爲賢士
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
於古耶